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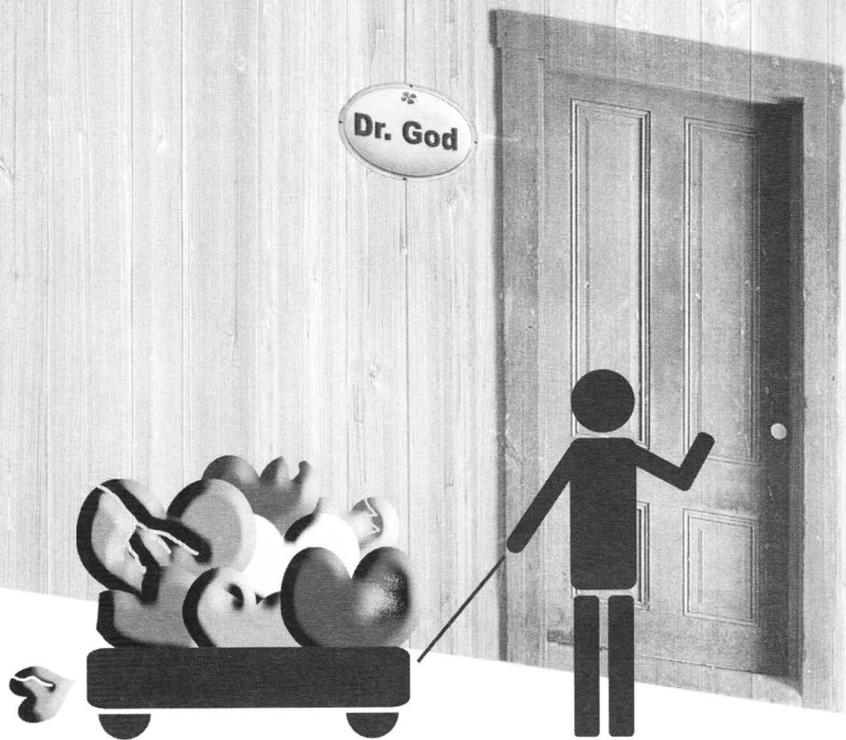
癒我原傷

葛羅謝爾·著

譚壁輝·譯

Healing The Original Wound

痛苦的本身只是生命的副產品，
是脆弱的存在及受傷的本性留下的後果。
但是，它卻成為培養信仰、希望及愛的好機會。
每當痛苦出現時，我們會問「為什麼」，
我們必須準備著去聆聽如問題本身一樣奧祕的答案，
一如暴風雨之後透過烏雲的遙遠陽光，
給予我們一些答案，但仍帶有奧祕的色彩。



癒我原傷

葛羅謝爾·著

譚璧輝·譯

Healing the Original Wound

Reflections on The Full Meaning of Salvation

By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Translated by Cecilia Tan

Copyright © 1993, Benedict Groeschel, CFR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前言 001

序 003

第一章 原傷 007

為什麼我們不能生活在一個較為「平靜、無風暴」的世界上呢？天主彰顯祂驚人的能力時，是否沒有想到或憐憫世上的居民呢？天主是否能以其他方式達到祂的目的呢？

第二章 地獄中的希望：我們的成義 039

不要放棄我們的世界，其實它早該被火山或地震或洪水或原子彈所摧毀，但是，天主卻把它托在自己仁慈的手中，給更多的

人悔改的機會。

第三章 幫助我的不信

067

很多人在日出、日落時目睹祂的耀眼光華，然而你也可以在貧苦及醜陋的鄙人身上看見祂。為要時時找到基督，你必須在這些被排斥的人身上看到祂。

第四章 悔改，我們與世界的掙扎

101

在印度，你會發現很多人無法告訴你總統的名字，但是，他們都知道德蕾莎姆姆是誰，為什麼？因為她相信，有些耶穌的跟隨者應該選擇與卑微弱小的人一起生活。

第五章 狼群中的羊

131

聖保祿不斷提醒我們教會具有多種不同的功能，就如人體各

部分有不同的功能。不論你的特殊功能為何，總要忠實於它。

第六章 在聖德上成長

161

聖人是無怨無尤，完全屈服於剪修、重整過程的人，他們尚未著手於改善宇宙的宏大志願，但是，卻已經由內清除了自己的原罪傷痕，並得到痊癒。

第七章 通往永恆之門

191

死亡可以是很安詳的睡眠，甜美地渡到彼岸。你最後一次閉上眼睛，而你卻在永恆中張開它們。為何擔心？為何害怕？人的本能是退縮，而我們的信仰應該幫助我們面對，且勇往直前。

第八章 萬民四末

215

我對天主只有一個要求，即是，讓我們大家都得救吧！願我

心愛的人及朋友，批評我的人及敵人，富翁和窮人，陌生人及一切在遠方的人都能得救。

跋 偉大的治癒

235

癒我
原傷



前言

廿年來，幾乎每一年，我都為紐約市不同的教堂講一系列的靈修道理。身為紐約總教區靈修發展中心的主任，從廣義來說，我負責全紐約人的靈修生活。這重擔很容易使人陷入失望之中。我希望在末日審判時，這些講道能確實證明我曾努力做過一些事。

這些一天退省的目的是加深信徒的靈修生活，並向別人敞開自己的心，即是向家人、朋友、堂區或修會團體的成員、工作夥伴，尤其是窮人及有需要的人敞開心門。許多講道已製成錄音帶及錄影帶，在電台及電視台播放，或編集成書《踏腳石，絆腳石：心理問題的靈修答案》（*Stumbling Blocks and Stepping Stones*），由保祿出版社出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把它們編為在百老匯上演的舞台劇呢！

當僕人出版社的編輯與我商討將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的講道以「救恩之真理」書名出





版時，由於當時，我正忙於撰寫其他許多文稿，而無法承諾有餘暇將錄音帶整理為文字，交給該出版社，幸好，在經驗豐富的潘默然（Pam Moran）先生全力相助之下，本書終於與讀者見面。

在最後定稿時，我增加了一些在初稿中沒有的觀念和經驗，尤其是我因司鐸工作而遇見的人，在他們生命中被天主所觸動的經驗。本書所引述的例子，都已獲得本人或家屬的許可，所採用的姓名，均為化名。

其實，我並沒有寫什麼書，我深信，而我更希望，自己只是聖神的工具。我感到是聖神把我領到那些在救恩之路上掙扎前行的人面前，使能將他們的故事告訴別人，幫助其他走在同一道路的人。我的整個生命，包括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是希望能為那些已答覆了天主的恩寵的人盡區區之力，此外，我無其他興趣，我的著作也無其他目的。

我以傳統神學為基礎，並參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其他著名神學家如拉內（K. Rahner）等人的觀點，來撰寫這本有關救恩真實意義的書。

一如往常，本書的思想以聖經為主，此外也引用教導我多年的大師聖奧斯定的著作：希望你由書中獲得益處，並把它介紹給別人：讓我們彼此代禱吧！

葛羅謝爾於紐約

一九九二年聖伯鐸聖保祿慶日

序

關於生命的絕對意義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即是：我們能得救嗎？其他問題，如生命的目的、愛與正義等都與這問題有關係。很久以前，聖奧斯定便寫道：「啊，富人，你一無所缺，但你沒有天主，你便一無所有。啊，窮人，你一無所有，但你有天主，你便一無所缺。」本書的內容是探討生與死的終極意義。假如天主的恩寵使你意識到生死奧祕的重要性，或者假如你很自然地關心自己及你心愛的人的未來，那麼你就應閱讀這本書，否則，就不必讀了，因為它會使你心神不安。

天主按照祂的肖像造了我們。萬物創造者將生命注入我們身體中，同時也賜予我們永遠分享祂神聖生命的能力。天主教會是將天主的愛注入人心及將希望帶給人的一個工具。天主透過聖事、司鐸、修會生活、家庭、歷代聖人，以及平凡的你和我，將大量的恩寵賜給人。





類。它有時如大水傾注，有時如急流，然而我們常常感到的卻如涓涓細水。很多次，我們也嚐到乾枯之苦。

我們都渴望更認識天主，以及我們得救的可能性。我們想要更接近天主。我在本書中將與各位分享我個人的經驗，及對救恩真理的看法。天主是極其奧秘的，但是我們知道祂的仁慈卻是日新又新的。然而生活有時對我們大家都是苦澀而充滿憤恨的。一位身為隱修士多年的朋友這樣描述生命：

天主很奧妙

亞當及夏娃把生命弄得一團亂

耶穌稱猶達斯「朋友」，卻稱伯鐸為「撒殫」

耶穌被釘死，而你卻認為這是一次野餐。

這位隱修士是一名虔誠而嚴肅的基督徒，他期待永生，但是他也是一個實際的人。他曾罹患重病多年。我們兩人有時談論人類的處境及我們唯一的真正希望。本書便是在探討這希望，及如何在這異教意味充斥的社會中，活出它來。

假如你曾經愛與被愛過，你或許對永生的許諾略有概念。對天主的愛，你可以略知一

二。假如你覺得自己沒有愛與被愛的經驗，那麼在你內心極為渴望得到天主奧祕的愛。無論在哪種情況中，你都知道自己最深的需要，內心的不安，渴望找到愛，不變的愛，這便是我們所謂的事實。

我希望在本書中能更清楚呈現人對愛的渴望及人類痛苦絕望的處境。第一章勾勒出致命的罪的圖像，它如何進入人心，使那可憐的靈魂瀕臨死亡。接下來我要講的便是在自己的地獄中，找尋一線希望之光。天主已經來拯救我們了嗎？第二章裡引述一些得救的故事，說明天主如何使我們起死回生。

我們在第三章裡探討耶穌基督這個角色，這位世界的救主是誰？超性如何改變我們的生命？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到祂？即使我們相信，我們有時也要盡力不使自己沒頂。第四章針對不信神的現代潮流而寫，以及我們如何避免陷入這種潮流中。每日生活中的戰鬥能使我們筋疲力盡，而我們天主教的信仰中又如何能幫助我們戰勝這一切呢？

我們個人與天主的關係，與基督內的兄弟姊妹密不可分。數世紀來，天主教會遭到不同的苦難，而現在又飽受媒體的攻擊，我們又如何來看今天的教會呢？它在我們生活中居於何種位置？面對媒體的迫害，天主如何召叫我們更緊密地團結一致？我特在第五章中探討這個問題。

天主召叫我們成聖，成為完善的，我覺得那真是不可思議！祂怎能在我們每人身上恢復



祂的肖像呢？第六章將要探討這看似無法達成的任務。我們常常把聖人看成高不可攀，處於遙不可及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的情況，而我的心靈之旅卻像蝸牛般地爬行，而不是跳躍前進。不幸的是在天主對我們失去耐心之前，我們已對自己失去耐心。

在第七章裡，我們進一步探討死亡及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後事。我們如何克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我們能否窺見在生命末刻時，天主把我們帶往何方？我們如何使天堂及煉獄對自己更有意義？

最後，在第八章我們要討論正義的問題。我們對地獄及最後審判的想法為何？它對天主的仁慈，尤其是在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身上呈現的仁慈是否是一種譏諷呢？

天主教信仰內容豐富，發人深省，激發人的思考。你渴望進入靈魂的食糧，救恩的真理之中嗎？讓我們走進田園，準備收割吧！

原傷

天主，我的靈魂渴慕你，

真好像牝鹿渴慕溪水。

我的靈魂渴念天主，生活的天主，

我何時來，能把天主的儀容目睹？

有人終日向我說：「你的天主在哪裡？」

我的眼淚竟變成了我晝夜的飲食。（詠四二 2、4）

我記憶中的蓓蒂是一個滿面笑容的小女孩。隨著時光流過，即使在充滿暴力與混亂的東





哈林區裡，蓓蒂仍然長得楚楚動人，是位美麗的少婦。她嫁給一位負責任的青年，並教育了幾名健康的子女。

幾年前，我再遇到她時，是我們悲傷地跪在她丈夫靈柩前虔誠地祈禱。她的丈夫被一名找錯地址的人誤殺，死在她眼前，我記得在那極端痛苦中，她堅強的表現。

我記起她的第二任丈夫，他們的新家庭，及五名小孩等我把捐贈的聖誕禮物放在他們面前的情形。我想到那間位於五樓的公寓，雖然狹小，卻貼滿了全家人感到自豪的孩子們的作品，使整個家倍感溫馨，那台黑白電視及由一名志工贈送、深受蓓蒂女兒喜愛的布娃娃，仍歷歷在目。

如今取代這些快樂回憶的卻是握在我手中五張由蓓蒂以鉛筆所寫的哀傷短箋，告訴他的五名子女，她愛他們，當她回到天鄉後，她將為他們祈禱。蓓蒂由第二任丈夫傳染了愛滋病而死於此病，他是一名吸毒者，經由未消毒的針頭感染到愛滋病。

當我乘電梯離開西乃山醫院時，心中湧出對天主的憤恨。蓓蒂從未擁有許多世間的財物，在短短卅六年的歲月裡，她走出哈林區不超過十次。這位波多黎各籍的婦人只毫無保留地付出她的單純、有生命力的天生母愛，從不要求回報。

與她許多朋友不同的是，蓓蒂出自一個三代都很健全的家族，從他們由波多黎各遷來紐約後，我便認識他們。到醫院探視蓓蒂後的第三天，我便要在那間古老的教堂，在悲傷的親

人面前為她舉行殯葬彌撒，我如何能掃除我心中的痛苦與悲傷呢？

當我為如此一個溫柔的靈魂準備殯葬禮儀時，我發現自己過度氣憤而無法祈禱，無法與天主真正交談。極深的悲痛及挫折感已將我淹沒。她子女的目光及家人的哭泣更加深我內心的矛盾。我一生都努力愛天主……但是，我無法否認我的氣憤與傷痛。

面對罪惡與痛苦，我不斷的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當我開始舉行彌撒時，陽光照射在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大片彩色玻璃窗上。在讀經的時候，我凝視那片玻璃，我漸漸了解基督自己如何受到罪的折磨，而痛苦不已。蓓蒂是罪的犧牲者，她那位被槍殺的第一任丈夫及不幸死於貧民區的第二任丈夫都是罪的犧牲者。出生於從事非法勾當之地的蓓蒂第二任丈夫，除了吸毒外，沒有更好的第二條路可走了。現在他也生命垂危。

我繼續注視這幅巨大而栩栩如生的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彩色畫。加爾瓦略山絕不是這樣。無疑的，一定是醜惡可怕、令人厭惡的地方，唯有基督高貴的祈禱，才能把它從罪惡中拯救出來。

我沒有從這幅圖中得到安慰，但是在心神混亂及滿腹疑問中，我卻有了同伴，為什麼？為什麼你拋棄了我？當基督在十字架上發自心靈深處的呼喊在我心中迴響時，我虔誠懇求耶穌基督的寶血傾注在我們每人身上；傾注在蓓蒂的兒女及家人身上；傾注在她那位在監獄服





刑的丈夫身上；傾注在一切身心受苦的人身上，包括我在內。

殯葬彌撒的最後祈禱文，提醒我們得救的希望。當我再抬起頭來時，看見陽光已照射到另一片有關復活的彩色玻璃上，死人復生，死去的天子在這悲慘的世界中復活。我的精神慢慢恢復，內心不是被喜悅所觸動，而是被希望所填滿。那天殯葬禮儀中，向蓓蒂靈柩所唸的最後祝福詞對我頗有意義：

願天使領妳進入樂園

願殉道聖人前來迎接妳，帶領進入新耶路撒冷聖城

願天使樂團與生前也是窮人的拉匝祿一同歡迎妳

願妳獲得永世的生命，蓓蒂。

懷著這樣堅固的希望，我們開始了閱讀本書之旅，一趟由罪惡到救恩，由憤恨到平和，由死亡到生命的旅程。

宇宙向度

所有這些悲慘事件的起因是什麼呢？就是罪。當罪侵入人的靈魂後，人便失去靈性，只剩下一個能行走、能說話的軀體而已。

當我們計算一下數十億的人對地球所造成的傷害時，從宇宙的角度來看，這些災害代表什麼呢？自然災害明顯表達世界的「嘆息」，熱切期待天主子女渴望的實現（羅八22）。我認為火山爆發的奇景，也象徵了這強烈的嘆息。

趁講道之便，我在西雅圖停留一週。星期天早晨四時起床，開車南下到聖海倫絲火山（Mount. St. Helens）一睹她的面貌，我想像她的爆發景象必能展現出天主的大能威力。對此，我只略有所知。

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兩旁高約兩百呎的樅樹，幾乎使我停止呼吸。接近山邊時，我注意警示牌上畫著不幸遇到聖海倫絲火山爆發時，正確的逃生路線，因為她仍有爆發的可能。此時，在我腦海中現出一幅毀滅的圖像。

聖海倫絲火山曾如日本富士山一樣，是一座山頭終年覆蓋白雪，極為美麗的山。自從爆發之後，就像二次世界大戰被原子彈摧毀的廣島，成為一片廢墟。

一九八〇年，一千三百呎的火山熔岩噴向空中，其威力如同五百顆原子炸彈，被熔岩燒





焦的範圍有五百平方哩。五十哩外的公路橋樑被夾雜著大量灰燼、樹木及熔化的冰塊所壓垮。這種景象似乎暗示了天主的尊高與威力。

我在平坦的新路上開了廿分鐘，眼前沒有其他車輛。路面上覆蓋的灰燼有數呎長，無數光禿禿的黑色樹幹以幾何形散開在山頂四周，好像一個巨大的輪子，其軸心便是火山口。凹陷的噴火口如同無法癒合的大地傷口。

我停在一個小商店前，和店員交談，「那年火山爆發時，妳在這兒嗎？」她回答說：「在，真可怕。我們必須用鏟雪車來清除火山灰，好幾天都是暗無天日的。」我又問道：「有多遠？」她說：「只要向下走幾哩，你就進入火山區。」

「看起來像什麼？」我想知道。她說：「我不知道，我從未去過那裡。」

這位店員早已嚇壞了。住在距離世界知名的火山爆發地只有幾哩之遠，卻無膽量到那裡去看看，而一位名為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的老人，當火山要爆發的預兆已經極為明顯時，卻拒絕離開山區。他多年來住在山區清澈的湖邊小屋裡，他說：「我不怕山」。

他應該怕，對能傷害我們的事或物，我們都應該心存畏懼，這是很正常的。七十人死於那次火山爆發，哈利的屍體未曾尋獲。幾年之後，湖面上仍漂浮著燒焦的樹。好一幅令人驚愕的毀滅景象。

但是在這突如其來令人無法抵擋的自然災害的背後，我們看到它的另一面。假如在遠古

時期沒有火山爆發，就不會有今天的大氣層。或許也不會有植物，因為火山爆發時，噴射出可散播到全球各地的化學肥料。的確，當聖海倫絲火山仍在隆隆作響時，四周的生態已經開始復甦了。爆發後的第二年，奧勒岡州（Oregon）與華盛頓州（Washington）的蘋果和梨子大量豐收。無論何處，只要放眼四望，總可以看見在焦黑的土地上長滿了美麗的野花。在極短的時間裡，樹木也復生了。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環現象。

面對火山的摧毀力，我們驚訝不已。但是，假如沒有火山及地震，地球將會如同太空望遠鏡之下的其他星球，一片死寂，了無生意。這種豐富的生命力，億萬年來不斷切割及塑造了這個地球。

但是，疑問仍然揮之不去。為什麼我們不能生活在一個較為「平靜，無風暴」的世界上呢？天主彰顯祂驚人的能力時，是否沒有想到或憐憫世上的居民呢？天主是否能以其他方式達到祂的目的呢？

我不知道。我從未問過祂。我不是神，我也不知道成為神是什麼樣子。「啊，天主的富饒、上智和知識，是多麼高深！他的決斷是多麼不可測量！他的道路是多麼不可探察！有誰曾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誰曾當過他的顧問？」（羅十一 33-34）

的確，誰能如此呢？天主是無限的，是深不可測的。我們不能以人的觀點來蔑視光明、生命及能力的根源。祂是溫和的天主，祂使山丘綿延，使繁花由火山灰燼中綻放；甚至當大





地在強烈的地震搖動中，痛苦呻吟時，祂仍然是美麗與光耀的天主。

假如你遇到一位不相信最後審判，或不信天堂、地獄的人，請他到聖海倫絲火山的災後現場來看看吧！就在這令人難以想像的被火山摧毀的前方水平線上，你抬頭便可看見雷尼爾山的美景。這一片覆蓋白雪、寧靜的山峰，好似頭戴白紗、等待新郎的新娘，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座聖海倫絲火山，為大地留下傷口。許多事，並非人有限的推理所能想像，所能理解的。

人的情況

這恐怖的毀滅景象，足以說明人的情況。世界上存在一種可怕的事實，即是原罪。原罪並不是我們真正所犯的罪，稱它為來自祖先的原始傷痕，或許更恰當。

曾如法國靈修作者及哲學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所說，天主在每人心靈上都放置一個黑洞，真如同聖海倫絲火山的火山口一樣。

來自原罪的原始傷痕，對人類造成的創傷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常常因為過度害怕而不敢去查看它。我們寧願每天忙自己的工作，假裝一切都平安無事，就如同那位在聖海倫絲火山附近的店員一樣。我們會看到新生命由我們已經僵硬的心中冒出的記號，但是，我們極容易

忽略一些警訊。

我們通常以兩種方式來面對失落與痛苦，即是逃避或否認。我們或者逃走躲藏起來，或拖延時間並忽略事實。那位店員不走進火山岩漿焚燒的地區，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我們聽到所有關於災難的報導，甚至看照片，但是，在情緒上卻感到無法前往現場，親眼目睹驚人的場景。

從哈利·杜魯門的身上，我們看到否認事實的後果。他愚笨地拖延時間，最後葬身火山岩漿之中。

我們不需要說服紐約人相信原始傷痕的事實。我們「暴露」在由人所散發的煙霧和灰塵中。我注意到所有紐約人包括無神論者在內，都相信有原罪，即使他們不承認。不幸的是，許多紐約人不相信救恩。但是，他們都相信住在曼哈頓岩石上的無毛兩腳動物確實出了嚴重問題。

原罪是什麼？讓我們以戲劇來呈現。兩個人手牽手在伊甸園中漫步，享受可口食物，及每日與天主的共處。突然，我們看見他倆去摘禁果。由於禁不起誘惑而墮落，又以奇妙的方
式，把這墮落的後果傳給他們的後代。

首先，原罪是第一對人類，亞當與厄娃的罪。按照天主肖像受造的他們，卻選擇與創造他們的天主對抗。身為人類的第一對祖先，他們不僅自己失掉進入永恆生命的權利，也使其





後代子孫同樣喪失這份權利。我們深深受到這原始的罪、我們自己及周遭的人實際所犯的罪的影響，我們都因這原始的罪而損失慘重，苦不堪言，尤其是與天主關係的破裂。

無論如何，當你有困難時，坐下來讀《創世紀》的前幾章，你將發現自己面臨的困難是有某種意義的。我們看到躲藏在樂園中的亞當厄娃，由於自己所犯的罪及裸露而害怕得顫抖不已，他們是你我的父母。幾年前，一位心理學家曾對我說：「我們都是亞當厄娃的犧牲者的犧牲者的犧牲者。」

原罪也指我們喪失了與天主保有良好關係的聖化恩寵。與我們生命之源的分隔，使我們在很多方面處於極大的冒險之中。聖保祿曾教導我們說：「罪惡藉一人進入世界，死亡藉罪惡而來」（羅五2）。彼得·克瑞夫（Peter Kreeft）在其打動人心的護教學《信仰的基礎》（*Fundamentals of the Faith*,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gnatius Press, 1988）一書，敘述了人與天主的關係破裂後的結果：

在創世紀作者講完天主創造了美好的世界之後，接著便述說人類墮落的故事，藉此回答「罪惡來自何處？」的問題。我們如何了解這點呢？精神上的罪惡如何能引起身體上的痛苦與死亡呢？

天主是生命與喜樂之源。因此，當靈魂反抗天主時，它便喪失了生命與喜樂。

人有靈魂與肉身，不是單單只有靈魂，或只有肉身。因此，靈魂所受的懲罰也波及肉身，正如跳下懸崖導致骨折，或吃了不新鮮的食物而導致胃痛的必然後果，而不是好像學科的分數或因做錯事被打手心，這些人為及外在的懲罰。

原罪在我們生命中所留下的創傷好似火山爆發後留下的痕跡。亞當及厄娃本來生活在一座栽滿各種水果的花園裡。在他們故意反抗天主之後，突然間，他們必須在烈日下耕地種植，自食其力，方能果腹。他們通往生命之樹的路上，一片荒蕪，他們想要走近造物主的努力，被罪所破壞。

這原始創傷的後果，帶給我們什麼症狀呢？罪剝奪我們獲得永恆幸福的權利，對自己存在的意義及目的模糊不清。罪擾亂我們的理智，削弱我們的意志，使我們的情緒失控，產生孤獨與疏離感。

曾經一度是極為正面的經驗，現在已變為痛苦、懼怕，甚至恐怖的考驗。勞力已經成為重擔與詛咒。生產與痛苦、悲傷、害怕及情慾密切有關。本應該是快樂與勝利的離開世間，歸回天鄉的死亡，卻變成了一片哀傷。聖保祿說：死亡的芒刺便是罪（格前十五56）。





是造物主搗的蛋嗎？

原罪與惡是密不可分。由無神論皈依為英國國教信徒的英國作家魯益師（C. S. Lewis）深受這兩難問題所困擾，他說：「我不相信天主存在，我又氣憤祂不存在。我也氣憤祂創造了這個世界。」（Lewis, C. S., *Surprised by Jo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55）

我們看到善惡衝突不斷，核子武器布滿世界各地，無數社會福利機構設法保護無辜受虐的兒童。反毒戰爭在抵抗古柯鹼及海洛因流入社會。今天的心理治療師面對一群一群奮力想要從各種焦慮及毒癮中獲得痊癒的人。

朋友為何反抗我們？為什麼當我們把最好的道德價值教給自己的兒女，他們反而走上墮落之路呢？答案便是原罪。我們無法完全了解這神祕的靈性原則。然而，原罪無論如何都深深影響我們的生活，及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它把悲慘與邪惡的事帶入人類的歷史中。

精神上的痛苦常引起身體上的疾病。商業世界充滿奸詐與貪婪。上升的離婚率顯示了夫妻不合情況的普遍性。少年法庭的判決不能趕上青少年吸毒人數的增加。而我們都有一種毛病，就是無論何時當別人指正我們時，我們常有勃然大怒或害羞退縮的傾向。

假如天主是美善的，那麼世界為何如此敗壞？為何不幸的事都發生在好人身上呢？在創造工程上，天主是否是笨拙不堪的呢？假如人會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團糟，那麼天主為何給

人自由意志呢？為什麼那位創造雄偉的山峰及豔麗的玫瑰的天主，不能在祂的創造物中安置純潔無罪、不會玷污祂光榮工程的人呢？

然而天主的創造是全善全美的。祂並不責怪我們的致命傷痕。我們有一種把罪惡想成是一件活生生的東西或存在之物的傾向，如火山爆發、地震、持槍的殺人者等。其實，罪惡與意志有關。誠如克瑞夫所說：「罪惡不是物品，而是錯誤選擇，或因錯誤選擇而造成的傷害。」

讓我以瀏覽一個人的生命來說明這點。我曾經看過一張座落在奧地利的奇怪房屋的相片，屋前有塊不整齊的石頭碑文。曾有一名與所有新生兒一樣可愛的男嬰在這屋中誕生，他是一個極有希望的男孩——能言善道、聰明、外向、精力充沛。

日後他怎麼樣了呢？他，成為一名反基督的人，他，就是希特勒，誕生在那棟奇怪的屋子裡。

無數的書本都在探討為何這位名人變得如此邪惡。大多數的研究結論都認為希特勒的仇恨是出自於他是私生子的緣故，他嫉妒比自己聰明的人，他羨慕那些在學校裡功課比自己好的猶太學生。希特勒對於自己的德國家鄉受奧地利統治，尤其感到憤恨，他稱之為「德國殉道者」。他那如火山般的怒火誤導了他選擇建立更好世界的方式。

雖然希特勒曾經是教堂唱詩班的一員，但是他完全拒絕教會，及一些對天主的敬拜。他





漸漸陷入仇恨的深淵無法自拔，最後，甚至將自己最親密的朋友處死。

臨床心理學無法將希特勒的行為歸入任何類別中，他似乎是一名精神病患及嚴重的行為偏差者。在希特勒行為的陰影下，各種門派的心理學都黯淡無光。

這點又引起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天主為何讓人類受到這種罪惡的傷害呢？許多人的遭遇可能與希特勒相同，但是卻沒有為人類歷史造成如此殘酷的傷害。那些參與希特勒罪行的人又如何呢？今天在我們國家中參與違反倫理計畫的人又即何呢？墮胎行為便是基於納粹黨「優良人種」的理念而提出的。

那麼你我的情況又如何呢？當我們能反對罪惡時，為何不採取行動呢？答案便是原罪的影響，只是它留在每人心靈上深淺程度的不同而已。不要小看生命，不要輕視罪惡，不要矮化天主。我們都捲入一場宇宙大戰中。我們擁有絕不消失的價值與意義，或者我們光榮地把它帶進天堂，或者恐懼地將它送入地獄。

面對罪的可怕事實時，我們都會感到自己的軟弱。看到自己的弱點、失敗，及難以抵擋的可怖誘惑時，我們變得極為失望。身為司鐸，我聽過市井小民、社會名流，甚至一些極有聖德的人的告解，從他們的告解中，我發現大家對自己都失望，除了那些有狂妄症的人之外。這便是他們的瘋狂，除了對自己之外，他們對每一個人都感到失望。人們常說我們應該有好的自我形象。廿世紀中，有最好自我形象的人便是希特勒。而我們常覺得自己糟透了。

我喜歡聽告解，因為藉這機會能使對方因天主的恩寵而覺得自己還不錯。靠天主的恩寵，克服原始創傷所遺留之後果的罪，便是聖人。

假如你無法想火山的毀滅性，我建議你想像一隻小蟲闖入蜘蛛網的情形。掛滿露珠的蜘蛛網，以它具有黏性的網絲捕捉一隻誤入的小蟲，一旦進入，牠幾乎就無法全身而逃。事實上，牠白白的掙扎只讓牠的身體被蜘蛛網纏得更緊。

在此同時，絲的振動使蜘蛛立刻警覺到已經抓到了獵物，確定可以飽食一餐之後，牠便射出毒液以結束這隻小獵物的生命。兇手把小蟲的屍體裏好放置一邊，便回到牠原來的觀察位置上。無疑的。另一隻蟲很快的也爬進同一陷阱，甚至沒有注意到前一個無辜者的屍體。

誘惑就好像蜘蛛網，隨時等候網住那些走得太靠近它或漫不經心的人。一旦被網絲黏住，我們就有被注射毒液的危險。我們對世界的關懷似乎使我們看到這是何等複雜而容易令人陷入絕望的事。漸漸的，我們開始沈睡，精疲力盡，不想再作任何突破了。

誰能救我們逃離這悲慘的處境？誰能救我們擺脫罪與絕望的羅網？當我們迫切需要天主時，祂在哪裡呢？





失去控制

凡願意在靈修上成長的人不能總是對自己感到不滿，或者對周遭的環境感到絕望。我並不認為另一個極端，就是常常覺得自己是頂好的、是對的。我的訊息是，並非事事都令人嘖嘖稱奇。另一種面對自己更實際的方法便是個人徹底的轉變，而不是覺得自己一團糟。我們必須一步一步的由原罪的控制中掙脫出來。

自從原祖父母犯罪之後，這場宇宙之戰便開始了。有些時代比其他時代更激烈。依撒意亞先知預言默西亞的誕生將為被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人民開創和平的世代。或許取了人形的天主能暫時阻止罪惡的擴張。然而耶穌也警告祂的門徒，在祂死後，將要發生暴力與戰亂。

一位虔誠、自我學習的女性神祕家，名為真福諾威其的朱莉安（Blessed Julian of Norwich，真名不詳），她生長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一段極艱難的時代中。一三四二年出生的這名神聖婦女，獨自居住在英國北方一座鄉間教堂入口處的小室中。她在世時，兩年間，曾有兩千五百萬人死於黑死病。從土耳其到冰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瘟疫。

當時，有幾位司鐸領導農民發動爭取人權的革命。在朱莉安居住的附近，有一位教區司鐸被捕並遭受五馬分屍的極刑，他那殘缺不堪的屍體被棄置於街角，以警告農民不許再輕舉妄動。

這種殘暴的方式是否令人震驚？相信在我們的時代裡能找到比這更駭人聽聞的事件。在不顧人性尊嚴及價值的事件中，納粹的集中營的殘暴作法可列為萬惡之首。每年無以數計死於母親中的胎兒，是對天主美善的侮辱。不幸的是，人類在靈性上並無長進，其傷痕已潰爛，並且嚴重影響每個時代的受造物。

一三七三年，朱莉安身患重病，痛苦不已，在這期間她體驗到所謂的來自天主的「陳述」。這些個別性的啟示與聖神在聖經中的啟示不同，但是卻極有趣並富啟發性。以下是真福茉莉安描述一名倒楣的僕人，被主人派去辦事的一段強而有力的文字：

我看見兩個人，主人和僕人……主人悠閒安詳，但又莊嚴坐著。僕人以隨時待命的姿態恭立主人身旁。主人以疼愛、慈祥及和藹的眼光注視僕人，並派他到某處去辦理事務。他立刻起程，快速前往，滿懷愛心，完成主人的命令。幾乎就在同時，他跌進水溝中，嚴重摔傷。他痛苦、呻吟、呼喊、掙扎，但是總無法爬出水溝，站起來。依我看來，他最大的考驗便是身邊無人安慰，而他又不能抬頭仰望那位愛他，並充滿安慰的主人，雖然主僕關密切。他不顧自己的軟弱與愚昧，所想到的只是自己痛苦與不幸。

在這種精神中，他忍受極大的痛苦。首先是跌倒受所引起的痛苦，其次是體





重帶來的痛苦，第三是上述兩種情形引起的軟弱無力，第四是過度驚嚇而忘了心中原有的愛，第五是無法站起來，第六便是他孤獨無援。我四處張望，看不到一人能幫助他，最後的痛苦便是他孤獨的處在一個狹隘、簡陋，外人不能進入的地方。

我驚訝這名僕人如何能如此溫順的忍受這些苦，我仔細查看是否能在他身上找出任何過錯，或主人對他的責難，但是我什麼也沒看到，讓他跌倒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善意及他的渴望。他目前的心情與站在主人旁悉聽吩咐的心情並無區別。

這名僕人的情況是否讓人覺得熟悉呢？當我們陷入重罪時，我們的無助使身體的痛苦加劇。即使我們出於好意，但是天主對我們的行為仍是厭惡的。總之，是誰竟如此大膽在寬廣的道路上挖這條水溝？當我們抱怨，並指責別人造成我們的痛苦時，通常都會引起極大的「同情」。我們共同的傷口很快化膿潰爛，使我們感到孤獨，得不到天主的救恩。

然而我們的痛苦中，天主真正垂顧我們嗎？祂是否像我們所假想的，對人充滿了詛咒呢？讓我們繼續看一看真福茱莉安的比喻：

疼愛他的主人，溫柔地垂視他的僕人，他從兩方面關心他。首先，表現在外的是無比的憐憫、慈愛與溫柔。其次，看見主人對那些稱職的僕人倍感欣慰，並要

賜給他們豐厚的恩寵……主人似乎在說：「請看，我所愛的僕人，他們出於善意，出於愛為我服務，因而受傷，忍受痛苦。難道我不應該為他們所受的驚嚇、傷痕、痛苦而加倍報答他們嗎？如果不這樣做，那是極不仁慈的。」我看見深愛僕人的主人出於自己的美善而慷慨地、樂意地酬報僕人，遠超過他能期待的。是的，他的跌倒，反因跌倒而引起的痛苦將轉變為極大的光榮及無窮的喜悅。

我明白了，那位悠閒安詳的主人是天主，僕人便是亞當。一個人的跌倒，說明了天主如何關心所有的人及他們的跌倒。因為在天主眼裡，所有的人代表個人，一個人也代表所有人。在他身體強健時受了傷，由於心情不佳而不再仰賴他的主人。但是他的意志仍絲毫不離天主；因為我看見天主在影響他的意志，而他自己卻未認識自己的意志，因而造成極大的痛苦，他既沒有看出溫和又謙遜的主對他的愛，也沒有在主人的愛中看到真實的自己。我深知，當我們明智而真實的看到上述兩件事時，我們在現世的生命中便會有平安，並且藉著他豐厚的恩寵，在天堂上能享有圓滿的喜悅。

很明顯的，茱莉安並沒有直接把亞當描寫為人類的原祖父母，而把他視為陷入重罪的善良人士。你我都是跌進水溝的那人，而來救我們的那一位，便是愛我們的天主。





我們多麼需要知道，天主就在我身邊，甚至當我們感到失落或被拋棄時，祂仍然愛我。但是，我們常常不注意祂的存在，更糟的是，當只有祂的愛能救助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故意躲藏起來。還記得嗎？樂園中的亞當與厄娃，當他們聽見天主的呼叫聲時，立刻遮掩自己裸露的身體，並躲藏起來，因為他們害怕祂的憤怒，而不信賴祂的慈愛。

我們常常彼此掩飾自己羞於見人的事。甚至在兒童身上也可明顯看到這種傾向。一名年輕女孩被一名面善心惡的鄰居強暴，她感到羞愧，覺得被眾人所棄，也無法了解為何自己會有如此遭遇。她幼稚的想法將所有的錯誤都歸咎於自己，她究竟做了什麼使這名男子強暴了她？由於害怕父母親的憤怒，而不敢把實情告訴他們，或許父母才是日後保護她最有力的人物，但是，她卻沒有信任他們對她的愛。

誰能幫助我們爬出我們自己以害怕所挖掘的深溝呢？天主教信仰裡很重要的教導便是在一個人去世之前，常常都有得救的希望。天主從未預定任何人要下地獄。甚至十惡不赦的大罪人也能藉天主的仁慈及美善而得救。祂不願見到罪人的喪亡，而願他們獲救。事實上，天主懷有熾熱的愛，不斷的說服我們。

然而。我們卻懷疑自己是否有得救的希望。聖方濟在去世前幾天請弟兄們為他祈禱，使他不至於失掉救恩。有時候，我們都認為自己是集萬惡於一身的大罪人。但是，大多數的人都領受大量的恩寵。我們接受基督信仰以及保持信仰的恩寵。我們也領了聖事。

我們知道自己恩寵上加恩寵，但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還是覺得自己是罪人。我們接受很多，但是卻回報很少。領受多的，對他的期望也大。從唸中學以來，我幾乎每天領基督的體血，在最後審判時，天主將問我：「你付出了多少？」

許多敏銳的基督徒都會問：「世界怎麼呢？他們怎麼呢？我們怎麼呢？」許多人似乎都失掉罪的觀念。現代心理學成功地說服我們，內疚是一種不健康的習慣，我們應盡全力避免。天主聖神不停的在我們內心工作，告訴我們要盡力對抗那反叛天主的傾向。

很多人仍未警覺他們罪孽深重的生活。的確，在我們周遭的人中，誰開始看到這腐蝕人心的事實呢？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直覺的感受到在我們內心的最深處出了問題。

得救如果只憑自己的力量，則毫無希望可言。假如要說誰配得上天主的救恩而得救，那麼，甚至童貞瑪利亞也不能得救，天主以無玷受孕的方式救贖她，選中她為救主耶穌之母，但是，她還是藉基督的恩寵獲救。

身為亞當及厄娃後代的我們，在一種無法令人了解的奧祕情況中，變得如同聖海倫絲火山一樣，在一次震撼大地的爆發之後，成為荒涼與死寂、杳無生氣的地方。





憐憫人的天主

亞當厄娃犯了嚴重的罪過，然而就在《創世紀》裡，就在他們犯了罪之後，天主已經承諾一位救主的來到，救恩已經賜給了我們。天主為何要這樣做呢？因為祂是充滿憐憫的天主。

有時候我們能在耶穌的死亡，尤其在耶穌聖心的圖像上看到一些天主的憐憫。我們能由瑪利亞身上看到天主提高了人性，使她成為天主的憐憫及寬恕的具體表現，但是我們卻很少想到天主的憐憫。真福朱莉安以這段話結束她的神視：

祂那棕色的秀麗臉龐，充滿了仁慈，溫柔平和的眼中充滿溫暖的愛，呈現出天堂的圓滿。祂不斷以仁慈的眼光注視祂的僕人，尤其是那些失足跌倒的人，祂的愛似乎能融化人的心，在祂愛的注視中，可看到無比的美麗。一方面是憐憫與同情，一方面是祝福與喜悅。祝福與喜悅超越憐憫與同情，憐憫屬於地，祝福屬於天。

天主滿懷慈愛，祂常常設法尋找失落及被棄的人。紐曼樞機（John Henry Newman）曾指出，適合這人的恩寵，並不適合那人。我們沒有權利說天主何時、何處及以何種方式將救恩

賜給人，天主拯救人的方法是千變萬化的。我們受傷的心靈需要不同的藥來醫治，祂甚至可以一個人的弱點及罪來引導一個人。我們不是很驚訝祂能變邪惡為美善嗎？

在過去幾年中，我認識許多死於愛滋病的病人。他們之中不少人最後在祈禱中向天主敞開自己的心靈，安然去世，天主的恩寵使他們接受痛苦的短暫生命，以及這種看起來毫無意義的結束生命的方法。

這種致命的疾病常藉性行為或注射毒品傳染。你認為這些行為能阻止天主嗎？祂常在那裡，祂到醫院、監獄、貧民窟裡去。祂進入人心最黑暗的裡面，召喚他走出黑暗，因為祂滿懷憐憫之情。祂來拯救罪人，而非自認為是正義之士的人。我常想天主常常臨在於吸毒之處或妓女戶，就如同祂常在教堂或退省院一樣。祂在何處可以聽見發自內心最痛苦的呼號呢？

天主教信仰教導我們，人人都有原罪，但是，原罪並未消滅這些人的善良本性。原罪是一個傷痕，一種致命的毒藥，但是天主卻準備了解毒劑。當原罪留在我們身上時，便阻礙我們獲得救恩，使我們失落。雖如此，仍有某些美善留在我們身上。誠如真福朱莉安在她的神視中所看見的，光榮的主坐在祂的寶座上，以憐憫的心，而不以憤怒的眼注視那遍體鱗傷的僕人。

朱莉安的神視以生動的畫面呈現出耶穌的話：「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





到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十一 28、30）

凡意識到自己的軟弱與罪過的人必能常常記得耶穌來召叫罪人悔改，而不是召叫義人（路五 31、32）。善牧來找尋走失的羊，祂離開那些安然無恙的九十九隻羊，而去尋找走失的那一隻，「使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喪亡，絕不是你們在天之父的意願。」（瑪十八 14）

我們如何能了解天主的憐憫呢？我們在人類的墮落中，看到祂的美善與仁慈。或許在我們身上呈現出來的某種無能使祂要主動地拯救我們。一位母親如何回應她的初生嬰兒因饑餓而發出的哭聲呢？她會給嬰兒一塊錢，要他自己去買牛奶嗎？不，她會溫柔地抱起孩子，為他準備牛奶。

天主知道我們的一呼一吸都要靠祂的恩寵。祂從不放棄我們，也從不轉面不顧我們。天主常常在，常常召喚我們到祂面前。所有罪人都在祂大愛的垂顧之下，而祂使我們成為祂找尋失落之羊的工具。讓我們聽一位母親看到自己已成年的孩子墮入罪惡深淵的故事吧！

潸然淚下

有一次，我到羅馬治公，在那裡停留數日。我住在羅馬城的舊市區。清晨起來後，我便到聖依納爵教堂奉獻彌撒聖祭，然後我就到聖母大教堂去。

最後，幾乎是無法抗拒的，我來到了一座很古老的教堂，在旁邊一個小教堂中有一座在一千六百年前死於羅馬的婦人的墓。我在那裡祈禱良久，並因想這位名叫莫尼加（Monica）婦人的事蹟。在裝飾牆壁的壁畫中，其中有一幅是畫著正在哭泣並接受主教安慰的莫尼加。當主教問他為何哭泣時，她說：「我哭我的兒子」，主教說：「放心，淚水的兒子，必不會失落。」

她的兒子有他自己的想法。在年復一年反叛與荒唐的歲月裡，他不但沒有與天主的恩寵合作，反而時時使這位以天主的愛來對待他的母親傷心欲絕。莫尼加是否因此而不再愛他的兒子了呢？一點也沒有。

莫尼加不僅有一個令她憂心的兒子，而且她還嫁了一個具有虐待狂的丈夫。這位聖善的婦人並沒有陷入自己的痛苦中，反而不停的為自己所愛的人祈禱。莫尼加的丈夫領洗後不久便身患重病，並妥善準備自己去面對死亡。天主也答覆了莫尼加多年來為兒子所作的祈禱，我們知道他就是聖奧斯定。天主俯聽了這位偉大婦人的祈禱——一位寡婦，也是一位母親持續以淚水所奉獻的祈禱。

耶穌向祂的門徒講了一個恆心祈禱的比喻：

某城中曾有一個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在那城中另有一個寡婦，常





去見他說：請你制裁我的對頭，給我伸冤吧！他多時不肯；以後想道：我雖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只因這個寡婦常來煩擾我，我要給她伸冤免得她不斷的來糾纏我。於是主說：你們聽聽這個不義的判官說的什麼！天主所召選的人日夜呼籲他，他豈能不給他們伸冤，而遷延俯聽他們嗎？我告訴你們，他必要快快為他們伸冤，但是，人子來臨時，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嗎？（路十八2：8）

我們應該認真地記住這則比喻中的教導。耶穌並不是告訴我們天主是一位不公平的判官，而是告訴我們祈禱要持之以恆。世界上各種錯誤事情的發生並非出於天主的意願。而天主的主動意願與允許性意願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前者使天主第二位降生為人，後者則允許聖子被釘十字架。而我們需要記得的是，無論發生什麼事，天主都與我們同在。天主臨在於耶穌被釘之時，也臨在於耶穌復活之際。

當我凝視聖莫尼加小教堂的壁畫時，我想到這位母親很像我們中間的許多母親。我相信這位母親必定多次懷疑是否有人關懷她。多年來，她的丈夫一直都是一名異教徒，她的兒子連異教徒都不如。這兩名她所愛的人可能視她為宗教狂熱者、干擾別人者、愛管閒事者。幾乎沒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只有兩位主教被她的祈禱所感動。

莫尼加成為當時第一批每天領聖體的信徒之一。在她的時代裡，只有主日、大節日及殯

葬禮才舉行彌撒。很明顯的，莫尼加由當地掌管殯葬之事的人員手中得到亡者登記簿，因而能每天到不同教堂，參加殯葬禮儀。

莫尼加是一位祈禱聖人，也是一位眼淚聖人。她的標記就是手帕。假如你看到一尊拿著手帕的婦人塑像，那便是莫尼加。這位虔誠的母親或許沒有料想到，她這名既反叛又固執的兒子，常在不知不覺中，偷窺自己暗自流淚的老母親。

在她去世前幾個月，奧斯定告訴母親自己的悔改。「她充滿勝利的喜悅，讚美祢，我主，祢遠超過我們的理解；因為她看見祢賜給她的遠比她以淚水向祢祈求的還要多。祢使我回心轉意歸向祢……」。

奧斯定是教會歷史中一位談論祈禱的偉大作家，他自己曾陷入黑暗的深淵中。但是，由於他的母親多年來不停的祈禱，奧斯定才能對主說：「當路途遙遠又崎嶇時，請以祢的光明照耀我們，使我們知道祢的臨在。」

是誰教他祈禱呢？必定是一名無數次向天主呼求過：「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何捨棄我？」的婦女教他的。然而天主的話一再提醒我們祂是充滿憐憫與慈愛的。「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看哪！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依四九15、16）

就算生養撫育你的母親會忘記你，天主也永遠不會忘記你。祂的愛與憐憫都烙印在祂的





聖子耶穌基督的釘痕上了。

屬靈的人也會陷入低潮

假如你認為自己是屬靈的人而不會經歷黑暗時期，你就大錯特錯了。有一次，當我正講完這個主題之後，我接到一通電話。一位痛苦的司鐸請求協助，他是一個虔誠、慷慨、全心奉獻自己的人，而今卻陷入低潮中。

就如同任何陷入這種內心戰鬥的人一樣，他感到痛苦不已。我們中許多人遲早都會覺得一無所有。我們常常以痛苦、羞愧、內疚把自己折磨至死，尤其當我們極嚴肅看待自己的靈修生活時。

在這種黑暗時期，耶穌給我們一種祈禱，一種憾動人心，令人不敢相信是出自他的口的祈禱，是不會記錄在聖經中的祈禱。當耶穌身懸十字架時，他大聲呼喊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瑪廿七46）當耶穌陷入黑暗中時，他怎麼辦？他按照他告訴別人的方法去做，即是：「警醒祈禱，因為你不知道那時辰何時來到。」（谷十三33）

耶穌為何要向天父呼喊？難道天主真的拋棄了祂的聖子嗎？當然沒有，然而，在默西亞的人性方面，他必定感到極度的孤獨、失望及被遺棄。

耶穌並不失望。其實他是在唸預言自己被釘十字架的《聖詠》第廿二篇的開頭幾行，每行字句都令人震驚。他的痛苦呼號並未充滿失望，而是深信天主將會來救他，「我們的祖先呼號了你，便得到救贖，他們信賴了你，而從未蒙羞。」（詠廿二6）

唯有當我們知道自己的祈禱是發自內心時，我們才開始成長。什麼時候我們能由心底向天主祈禱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我知道很多人只用這一種禱詞。在我生命中有一段時間，我只能以這幾句話來祈禱。這是聖經中的祈禱，我們遲早都會用它的。

「祢為什麼捨棄了我？」這是出自極深的愛的祈禱，是垂死的默西亞發自內心的祈禱，在這祈禱中流露出天主對我們的愛。

聖十字若望說：「我看見一條河，每一個來到天堂的靈魂都必須渡過它。河流的名字叫痛苦，渡河的船便是愛。」愛不會讓我們失敗，為什麼我們一再忘記天主愛我們呢？

天主對我們的愛是出於祂對我們的看法。天父視我們如祂的子女，如同父母喜愛自己初生的嬰兒一樣。嬰兒不能承受恐懼，相反的，他需要很多的照顧與支持。父母吝惜嬰兒的所有花費嗎？當然不。我們總不要忘記天主也是這樣對待我們，天主救我們，因為祂愛我們。

人生的旅途似乎既長又苦。當一年將盡之時，我們回顧過去的日子時會說：「大致還不錯吧！」很少有人回憶過去的一年，而能滔滔不絕地說：「這一年真太棒了。」有時候我不





相信講這話的人，但是並非常常如此。我們更常說的是：「今年還不太糟，我已爬升到丙上了。」

而常常經歷過最壞的情況之後，我們會說：「情況一定會好轉的，統計資料顯示，情況總不會一直這麼糟的。」

因此，我們滿懷希望，鼓起勇氣，邁步向前。或許在靈修上最有長進的時候，正是那漫長、幽暗的歲月。誠如聖奧斯定一樣，我們要向愛我們的天父呼求，以祂的光明照耀我們的路途，因為，即使在最黑暗的夜裡，祂也在聆聽我們的心聲。

我以蓓蒂悲慘的故事作為本章的序幕。在節慶及有特別需要的時刻裡，我仍然看到她的子女及孫兒孫女。每次當我開車經過那座古老教堂或西乃山醫院時，都想起她的葬禮。蓓蒂的家人在經歷了艱難與痛苦之後，仍保存了那份力量和勇氣。他們能笑，奮力向上，他們注視著未來的世界。這便是窮人的力量與智慧。

凡是與窮人一起工作的人，無論在哪種民族身上或哪種文化裡，都能看到這種特質。不幸的是，財富、休閒、安逸常常把人與力量和智慧分開。極為諷刺的是，富人缺乏這種特質，所以從精神層面而言，他們似乎要忍受更多的痛苦。我感謝天主讓我大半輩子的歲月都為窮人工作。從他們身上我學到如何信靠天主，並向前邁進。

一名來領取食物的年長黑人婦女為我所說的作了極好的結論。她曾經面對許多困難，並

且深知痛苦是什麼，我請她為我祈禱，她雙眼注視著我說：「神父，假如我不常常祈禱，我就無法活下去。」



主耶穌，祢與我們一起經驗並共嚐世間之苦，在黑暗的時刻裡，我們相信祢與我們同在。生命有時是美好而順心的，有時卻如同地獄，它的灰暗常使我們憂傷萬分。

然而祢的聖神卻在耳邊告訴我們，祢與我們同在。我們的失敗、忘恩、軟弱，甚至我們的罪過，都不會讓祢轉面不顧。祢視我們為迷失的羊，放蕩的兒子。祢以憐憫之心垂視我們，而不責怪我們。祢不拋棄我們，卻來拯救我們。假如我們拒絕祢，我們便要自食其果。

在黑暗中，請握住我手。在孤寂的夜晚，請來陪伴我。請引導我走過危險之地。幫助那些來到我這裡尋找祢的愛的人。慈悲的救主，請以祢的聖神向我們保證祢常常與我們在一起。阿們！



地獄中的希望：我們的成義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到你們靈魂的安息。（瑪十一 28-29）

二次大戰末期時，德國集中營裡的戰俘聽到一個令人驚恐的謠言，即是：希特勒已下令處決所有的戰俘，並燒毀各處的集中營。這些瘦弱不堪的男女俘虜每天都聽見大炮聲及轟炸慕尼黑黑的聲音。當所有的衛兵都突然逃跑後，驚駭的囚犯便相信集中營也即將炸為平地。

命運已確定了，這些可憐的犧牲者準備面對死亡。終於他們聽見坦克車已駛近了並且包圍了集中營。一輛坦克車開始衝撞營區大門，幾次之後，大門被撞倒。俘虜們擠在一起，因





過度恐懼而動彈不得。

奇蹟突然出現了！從大門開進來的一輛坦克車上漆著美國國旗。這些囚犯以僅有的氣力高聲歡呼，他們獲救了。第二天，他們舉行感恩禮，由一位被關四年，高齡八十四歲的立陶宛司鐸主祭。

在美軍拆下大門時，發現在門上橫木底部的隱密處寫了四個白色的字母spes，是拉丁文的「希望」一字，它是囚犯在修理門時偷偷寫上去的。這些被判刑的人如何能在地獄般的集中營裡，仍懷有希望呢？寫這拉丁字的囚犯是一位司鐸嗎？

聽了我的好友亞瑟·羅傑克（Arthur Rojeck）蒙席由這個集中營被釋放的故事後，我的眼淚濟然流下。身為波蘭隨軍神父，他曾被關在三處不同的集中營，前後共四年。在奧殊維茲集中營裡，他親眼目睹聖馬西米廉·柯比（St. Maximilian Kolbe）的殉難，而且他相信自己的死期也不遠了。

雖然猶太人慘遭大屠殺，但是他們不是希特勒手下唯一的犧牲者。在德國一處集中營裡，每死去的十名囚犯中，便有一名是天主教司鐸，總共有三千司鐸死於集中營裡。羅傑克神父曾遭受嚴刑拷打，他原本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由於挨餓，使他瘦得僅剩皮包骨，體重只有六十六磅，在獲釋之前，他已經奄奄一息了。

獲救的故事何等神奇！集中營裡囚犯的命運似乎已確定。在最壞的狀況中，他們已無門

志，只有等死。突然間，他們獲救了，得到重生。

漂泊於大海之上

整個人類獲得更大的解救，我們這些從嬰兒時期便領受洗禮，並生活在基督信仰中的人，很少想到這令人稱奇的事實。我們的生活將因反覆思索這件事實而改變。我們何等需要從永恆的觀點來看我們個人生命中那些如地獄般的部分。

解救是什麼意思呢？救恩的另一個字便是成義。特利騰大公會議為成義所下的定義是：「人由亞當之子的身分，藉著第二位亞當——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的功勞，而改變為恩寵滿被的天主之子。」偉大的神祕學家，聖文德（St. Bonaventure）以優美的文詞描寫道：

在創造之初，人為適合那幽靜的理想之境而受造，因此，天主把他放在樂園裡（創二15）。但是，人因自己的過失而背離真光，轉向變幻不定的世物，這原罪在兩方面影響人類，即是心靈的愚笨及身體的情慾。其後果就是，盲目的人，生在黑暗中，看不見天堂之光，直到恩寵與正義解除他的情慾，知識與智慧消除他的愚蒙。這一些都靠耶穌基督才能完成，因為天主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與





救贖（格前一30）。因為他是天主的德能與智慧（格前一24），降生成人的聖言充滿恩寵與真理（若一14），祂創造了恩寵與真理。祂傾注大量愛的恩寵，由於它從純潔的心，善良的意識及真實的信仰流出（弟前一5），它能在上述的三方面導正人的靈魂。

前一章，我們曾描述原罪是我們承受自原祖的傷痕。聖文德在這裡說了什麼呢？他說我們的受造是要享受天主的臨在。亞當及厄娃受到誘惑去嘗試片刻的快樂。人遠離天主，想要知道善與惡是什麼，人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卻揚棄永恆的真理。

這樣的反叛為我們留下悲慘的後果，即是：罪、死亡、無知、黑暗。我們坐在黑暗中，除非藉著天主恩寵，我們看不到天堂之光。除非天主救我們，否則我們便墮入永遠的黑暗之中，除非天主賜給我們智慧，否則我們便死於無知之中。

我們常常忘記我們悲慘的處境。人在快樂中不會想到發生危險的可能。一群露完營的人，快樂地收拾營帳，清理營地，撲滅營火，幾天的野外生活使他們神清氣爽，帶著煥然一新的精神離開營地。他們料想不到的事終於發生了，就是他們認為已經完全撲滅的營火卻開始燃燒，並且引發一場森林大火，原因便是在他們滅火時，忽略了殘餘的火星，更忘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們的逃生之路也消失在烈焰之下了。

我們常常忙於撲滅自己熾烈的誘惑之火，而沒有意識到就在附近燃燒的罪惡之火。但是天主不會讓我們葬身火窟，祂派遣自己的唯一子耶穌基督來把我們從罪惡的烈火及其可怕的後果中救出。

為何很少人停下來思考耶穌基督來救我們的世界脫離罪惡的黑暗與永遠的死亡這件事呢？或許你生長在天主教家庭中，自幼便度著虔誠的祈禱生活。或許你天天領聖體。與救恩的真理建立密切的關係固然很好，但是，有時卻使我們對天主的無限仁慈視而不見。

另一方面，或許你已離開天主多年，不再想到祂，也不祈禱。或許你正與個人的困難，例如酗酒破產或癌症掙扎。你可能記得某一次獨自孤坐於黑暗中，看不到一絲光線。常常那些遠離信仰而又回頭的人，比那些時時忠於信仰的人，對得救有更清楚的了解。

其實，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我們都像那乘小船逃亡，漂浮在大海上的難民，只希望不要有狂風巨浪，吹翻了我們簡陋的小船。但是有些人卻以為我們乘坐一艘食物充沛，設備完善，備有求救無線電的遊艇。

我們真的如想像中那樣安全嗎？假如我們知道自己的情況是何等不可掌握，可能許多人無法面對明天。沒有天主的仁慈，我們便會萬劫不復。耶穌基督把我們從某種死亡中救出。好好想想這點吧！你要像那些集中營裡的死囚一樣，向天主歡呼吧！

我非常欣賞彼德·克瑞夫在《信仰的基礎》一書中對於得救的描述。他說當我們「在羔





羊的血中洗滌時」，我們才能找到安全：

愛要進入所愛的人的裡面；愛要互愛互換。因此，天主以祂的救贖換取我們的罪惡，以祂的垃圾車收集我們的垃圾。在十字架上所發生的事，不是意外，也不是例外，是愛的普遍原則。愛如同吸墨紙，把所愛的人由罪惡中吸出來。

基督以血救援了我們，在祂的傷痕中，我們找到了救援。還記得那篇古老（已被遺忘？）的禱詞嗎？「在祢的聖傷內，救祢隱藏我」。魔鬼畏懼基督的血，不敢走還，那裡便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們的解救便是「在羔羊的血中洗滌。」

想像一隻漂浮在大海中的難民船。突然在地平線上出現了一艘巨大遊輪。船長看到這隻小船，他仁慈的將這群可憐的遭難者接上船。他慷慨的招待他們，包紮傷口，備以美食供他們享用，給他們換上乾淨的衣服，讓他們睡在溫暖柔軟的床上。

對於船長的招待，船主並不滿意。當這批難民獲適當休息之後，他來探望他們，並帶來一項驚人的消息，即是，他已經取得法律的認可，正式領養他們，成為他的家族的一份子，並能合法繼承他的財產。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得福分的。

這一則故事是否很荒謬？那是真正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天主親自把我們從大海上救

起。當時，我們可能還在奮力地游，並且要留意四周的鯊魚，或者我們已經筋疲力盡，就要下沈了。此時，若無一位強有力者來救我們，我們是必死無疑的，天主聖子——耶穌基督，就是這位拯救者。

由於我們的罪，我們已走上死亡之路，然而耶穌十字架之死償還我們的罪債，使我們在天主眼中成為正義的人。但是，成義並不能立刻使我們獲救並進入永恆的光榮中，因為原罪的傷痕深深的烙印在我們身上，天主派遣聖神到我們心中，治癒我們，轉變我們。

改革派人士並不同意成義的這種解釋。他們相信人處於敗壞的狀況中，以加爾文（Calvin）的話來說，即是人是「完全無能為力的」，由於恩寵，我們才能得救。他們認為成義如同一件外衣，也像愛斯基摩人的雪屋，罩在人的外面。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帶有德國地方色彩的表達方式來描述被恩寵所救援的人性，即是「覆蓋雪的糞堆」，這便是馬丁·路德所認為的得救的人。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自己就像這個樣子。年輕時的路德常有罪惡感，他知道無論自己如何努力總不能得救，而最後這位熱情、聰敏但又帶有些許悲觀的人卻不需要靠自己的苦工也能得救成義了。

特利騰大公會議的神學家對我們得救的真理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主張成義是墮落人性的更新。有些人就是看起來似乎沒有在救恩中獲得更新的样子。即使我們的心在基督內煥然一新，但是，我們的改變卻是一種持續而漫長的過程。讓我們面對吧！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





都堆積了許多垃圾，有些人比別人更用盡方法掩蓋它。

罪人中的罪人

以殘酷手段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及其他無辜者的希特勒，被視為邪惡的象徵。史達林與聯軍合力打敗德國，之後下令處決上千名波蘭軍官，以準備共產黨的接管。他也下令餓死一千一百萬烏克蘭人民。

天主難道救不了希特勒或史達林嗎？天主教會中，最重要的教導之一便是當基督死在十字架時，祂已經用自己的血拯救了地球上古往今來的每一個人。教會教導我們沒有一個孩子生來就命定要下地獄的。每一個人都被召接受救恩，因為基督是來拯救全人類的。任何一名十惡不赦的罪人，甚至希特勒或史達林都能得救，只要他們真心悔改。

保祿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人，他說：「這話是確實的，值得完全接納：就是耶穌基督到世界上來，是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者。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憐憫，是為使基督耶穌在我這個魁者身上，顯示他的完全聖恩，為給將來信靠他而獲永生的人一個榜樣」（弟前 1:15, 16）。

被稱為塔爾索掃祿的保祿是基督的死敵，是早期基督徒的兇狠迫害者，斯德望殉道的傲

慢見證人。他得到大馬士革會堂大司祭的准許，逮捕更多的基督徒，把他們解送到耶路撒冷去。當掃祿以處死來威脅基督徒時，復活的耶穌基督親自來到這名兇殘無比的罪人前，以天堂之光照射他。天主仁慈的對待掃祿，因為祂愛他，並憐憫他的罪惡狀況。在他全心全靈皈依天主後，天主派遣他向外邦人傳揚福音。

我們可以由本世紀一名罪犯身上學到一些事。他殺了一名叫瑪利亞·葛萊蒂 (Maria Goretti) 的十一歲女孩，在她死後四十五年被天主教會封為聖女。瑪利亞出生在義大利一個窮苦家庭中，是六個孩子中的老三。自從父親死於瘧疾之後，她便慷慨而快樂地工作，幫助自己的寡母。

瑪利亞的家與若望·斯尼里先生及其兒子亞力山大共擁有一個農莊。斯尼里因酗酒而耗盡家產，父子二人沈迷於色情雜誌中。在兇殺發生前一個月，亞力山大開始對瑪利亞進行性騷擾。有一天，當瑪利亞的母親在田裡工作時，亞力山大命令她替他縫補襯衫。突然間，他抱住她，並以刀子威脅她，命令她順從不許動。

瑪利亞奮力反抗，不願意犯罪。亞力山大在憤怒下，猛刺她的心、肺及腹部共十四刀。當她母親進來發現女兒傷重躺在廚房地面上時，兇手已回到自己房間，假裝睡覺。

瑪利亞被送入醫院，在傷口劇烈疼痛了二十個小時的最後幾個小時裡，她為兇手祈禱並原諒他，祈求天主使這名邪惡的人有一天能與她一起同在天堂。亞力山大被判監禁卅年。當





他尚在服刑時，他宣稱手捧百合花的瑪利亞顯現給他之後，他終於痛悔自己的罪行。當他由瑪利亞手中接受這些百合花時，每朵花都化為一縷白煙。

亞力山大·斯尼里原本度著一種黑暗無望、心中無神、消極墮落的生活。但是，當他悔改後，他度著極虔誠的生活，在他最後的廿年，他以贖罪者的姿態，與嘉布遣修士們一起度隱修克苦的生活。

無人不能得救，甚至你不能向希特勒或史達林說：「太晚了，你做了太多壞事，永遠不能被寬恕。」

即使當教會因某種極大的惡行而將某人開除教籍時，其目的不在定罪，而希望他悔罪改過，因為教會希望人人都能得救。任何開除教籍的罰責都能獲得赦免。事實上，任何一名冠上開除教籍之罪的信徒，在臨終時都能由任何一位司鐸手中得赦免，甚至一位離開教會的司鐸，在生命末刻時，也能得到教會的寬恕。所有限制在死亡時刻都解除了，因為「靈魂得救是最高法律」。

你是否知道某些人看起來一臉倒楣相？我們都有幾名心愛的人已經很久不祈禱了。記住，就如耶穌為聖德蓮及右盜死在十字架上，同樣，耶穌也為他們而死。在加爾瓦略上站著代表不同類型人的瑪利德蓮、若望使徒、右盜及耶穌的母親。人類的得救便在這山上完成了。當然，當基督賜予我們救恩時，我們必須主動接受。這便是我們所謂的成義。

當一個人藉信德而轉向天主時，他便成為義人。

古老的爭論

對成義的爭論由來已久。聖保祿說人憑信德生活（羅一 17）。許多新教徒相信，只要有信德便夠了，而天主教徒及東正教徒則相信要有信德與善工才可得救，爭論可能便由此開始。

幾年前，我在檀香山的一次福音傳播大會上演講，在一千八百名聽眾中，有一千七百名是新教徒。我向他們說：「我認為信德與工作的爭論，是宗教改革時代的文字爭論，新教及天主教彼此打文字戰，互相較勁。」我看見在聽眾中有人點頭表示贊同。之後，一名知名神學家站起來，表達相同的觀點。

你是否見過任何天主教徒認為只要善工而沒有信仰就能得救？你是否見過任何天主教徒認為單靠善工而無耶穌基督的恩寵就能得救嗎？你是否見過一名虔誠的新教徒不行善工？一定沒有。因此，爭論的本身必有問題。

因著耶穌基督的來到，全人類都獲救，祂是我們的正義。若說我們因信德或因善工或因信德及善工而得救，是不正確的。我們都因耶穌基督而獲救。唯有祂是我們得救的理由。我





們被耶穌這個人所救，而非被任何我們所相信的教理所救。當我們相信祂時，我們的生命得到光照，受到觸碰，成為正義的。

新約明確告訴我們，唯有耶穌基督有能力消除原罪的後果。祂是我們的救主，沒有祂，我們毫無得救的希望，藉著祂所犧牲的生命與死亡，我們才能在天主內成義。

在宗教改革時期，有些天主教徒相信，只要捐獻就可得救，尤其是贊助羅馬聖伯多祿大教堂的建造。某些愚昧者處處販售贖罪券，鼓吹購買此券保證升天堂。數世紀以來不少騙子假宗教之名詐財，在當時，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常常看見福音之名，行欺騙之實。

聖奧斯定正視這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生活放蕩無忌的信徒說：「我們已經得救了，不必管善行了，我們可以為所欲為，多麼自由呀！」聖奧斯定以《雅各伯書信》中的話對他們說：「把你沒有行為的信德指給我看，我便會藉我的行為，叫你看我的信德」（雅二18）。凡進入恩寵之中的人，必須藉善行彰顯他們的信仰。

皈依天主教信仰的彼得·克瑞夫博士回想起天主教徒是藉善行而相信。他寫道：「我仍清晰記得當我還是一名年輕的新教徒讀到聖多瑪斯及特利騰大公會議講論成義問題時的興奮之情，並不是找到藉善工而能自救的『另一福音』，而是一項若無天主恩寵，我們便一無所能的明確教導，以信仰所接受的恩寵能使我們得救。」

答覆信德善工之間的爭論並非難事。我們所做的善工具有無比的價值，因為它們是藉基督的恩寵而行的，並且是出於聖神的靈感。它們並非真正屬於個人的作為，而是基督在我內工作。

你我的善工以及每個人的善工都加在一起也無法拯救一個人。只有信德也不能使我們進入聖化的豐富寶藏之中。信德為我們打開天主寶庫之門，使我們在天主眼中是「正義」的，並能接受祂的恩寵。

當我還是一位年輕神父時，常被派到紐約一所由善牧修女會所辦、訓練少女犯的學校去為她們舉行彌撒，為這五十位曾被法庭宣判交付由善牧會修女觀護的少女——而今是修女——送聖體是一件令人難忘的事，她們不分長幼或膚色，都共同度著懺悔與默觀的生活。當觀護期滿，可自由離去時，她們卻選擇留下，成為該修會的一份子。

有一天早晨，我做完彌撒要離去時，看見一位年長的修女，她也曾是受觀護的少女犯，正在花園種一棵小樹。她莊嚴的臉孔被傳統的舊式修女會服所包裹，我停下來問她：「葛修女，為什麼很多少女犯都當了修女？」她以很重的波蘭口音回答我說：「神父，當沒有人再關心你時，天主便關心你。」

或許葛修女和其他許多少女犯一樣，早年都遭遇很多困難。誠如大部分遭遇困難的青年都肇因於被忽略或被遺棄，她也不例外，但是天主藉著善牧會修女熱心愛護、細心照顧了





她。她對天主之愛的領悟，使她一改自己反叛的行為，而全心度祈禱、悔罪及充滿平安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清楚意識到自己完全倚靠天主的恩寵。有人對我說：「啊！我聽了你講道的錄音帶，真太好了！」我回答說：「我跟這些毫無關係。」的確，我根本不記得我講了什麼，或寫了什麼，我要再看一遍才想起來，我不覺得這些話是出自我的口，我也不認為我要對它們負責。有時候，一些衝口而出的是我從未想到過的，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並不完全相信那些話，「主啊，我信，請幫助我的不信。」

其實，我只是天主的工具，所以不要執著於我的書，或我的講道，請為我祈禱。有一次，一位可愛的愛爾蘭老婦人寫了一封很坦誠的信給我，說道：「神父，我曾有嚴重的失眠症，後來，我拿到你的講道錄音帶，聽了之後，我立刻就睡著了。」天主，謝謝祢沒有讓我認為自己的每句話或每個字都是字字珠璣。

我們都藉信德因基督的恩寵而得救，而非因善工，否則有人會以自己的作為而誇耀（參閱弗二8：9）。成義便是接受天主的教導與糾正。原罪是在天主與人之間豎立一道無法穿透的牆。耶穌基督擊碎這堵牆，越過它，來拯救我們，因著祂的恩寵，我們進入祂的光明之中。

假如多年來，你度著罪惡的生活，也不祈禱，你能了解什麼是生活在陰影中的滋味。或

許，你是一名信徒，但是在酗酒或性慾方面卻無法控制。美國目前似乎沈溺在食物與性之中，你也可能逃不了這些誘惑，甚至無力抗拒而陷入其中。然而基督拯救了你，讓你走上新的道路。現在，你便能清楚的覺悟到得救或成義的真實性了。

假如你現在正處於掙扎之中，不要失望。在天主救人救世的計畫中，你分擔了耶穌基督的痛苦。你體驗到你自己的加爾瓦略山，不要放棄，想想那位執行了死刑之後，站在近處觀察十字架上的耶穌的百夫長時，所發出的驚嘆：「這人實在是一個義人」（路廿三47）。

舊罪再犯

假如你最近已擺脫了習慣性犯罪，那麼我告訴你，你將會重犯同樣的罪。我擔心的是那些自認總不會犯罪的基督徒。我對「無罪」抱持懷疑態度。天主教會忍耐各種不同的罪人已有兩千年之久，這也是我們有和好聖事的原因。

主耶穌向宗徒說：「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十六19）。我們邀請信友以懺悔的方式來面對他們生活中的罪。聖人們常常領受和好聖事。據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每天辦告解，而我知道德蕾莎修女是經常辦告解的。他們知道自己是罪人，唯有倚靠天主的恩寵才能生活。





凡不意識自己罪過的人不會去辦告解，可悲的是，最需要辦告解的人，卻不要去。

對於拯救，我們需要有更清晰的意識。假如你或你認識的人陷入重罪，記住耶穌基督曾把我們由罪惡中救出，這是何等的安慰。讓我們充滿希望吧！因為每一個人的救恩之路是漫長而艱難的。

出現在我們腦海中的保祿宗徒，再一次成為正直的模範，無論在何種情況中，他都仗義直言。保祿不停的祈禱，即使在遭受鞭打被關在牢房中也是如此。他的信德與望德似乎總是堅定不移，在他寫給他所建立的教會的信函中，流露著無限的愛與鼓勵。但是，他如何描述自己呢？

因為我不明白，我作的是什麼；我所願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我若去作我所不願意的，這便是承認法律是善的。實際上作那事的已不是我，而是在我內的罪惡。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內，即不在我的肉性內，因為我有心行善，但實際上卻不能行善。因此，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所不願意的惡，我卻去作（羅七 15:19）。

我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而我確實如此。但是，在我們的誘惑中，天主要賜予我們希

望。當我們與罪惡掙扎時，應記住我們在基督內成義的奇妙真理。

保祿為自己的罪惡傾向感到悲哀無比之後，他呼喊說：「我這個人真不幸啊！誰能救我脫離這該死的肉身呢？感謝天主，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羅七 24, 25）。保祿從不相信自己的肉性，他的力量來自他的得救。

神修作家弗德瑞克·法伯神父（Fr. Frederick Faber）說：「即使在大罪之中，信德也不斷對我們宣講。」無人確切知道自己是否犯了大罪，只有天主知道。一名盡力而為、努力向善的基督徒，雖然有時表現出一些弱點，但是在天主眼中，也不被視為大罪。

真正的大罪是極嚴肅的一件事。凡記得《教理問答》的人一定知道，大罪是某人在嚴重的事情上明知故犯。根據傳統的倫理學家的主張，明知而故犯是出自人的弱點。

凡自認為自己已經犯了大罪的人應盡快懺悔，他們應真正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抱歉，若可能，則應辦告解，領受和好聖事，若無法辦告解，他們便要以最純樸的心，以信心、以祈禱來到基督前，求祂寬恕。我聽過的告解無法數計，我只能確定我所聽到所謂大罪都是出自人的明知故犯。一名罪人可能在內心充滿悔意、感到羞恥、挫折沮喪；但是，當他在犯下大罪的那一刻，他的意志是否完全清醒，並且是出於自由的決定？在很多的個案中，可能並非如此。

大部分聽告解神父不會基於上述對大罪的定義而給很重的補贖。在我聽告解的經驗中，





我只給過一次重的補贖。不要認為五遍天主經、五遍聖母經，或幾串玫瑰經便是大補贖。唸一串玫瑰經便能為大罪做補贖，這是荒謬之至。某些多年生活在罪惡中的人，只以十分鐘的祈禱作為補贖，這似乎不能使天秤兩端平衡。

我只給過一次大補贖。這位老兄真的需要結束他那荒唐的生活了，因此，我問他：「你不要不要作一個大補贖？」當他同意接受時，我告訴他：「我們修院裡一位很有聖德的弟兄想到山上的聖母亭去，你願意開車陪他去嗎？」這是一位德行出眾，年事已高的弟兄。

這位老兄回答說：「神父，那不是補贖，是一份榮幸。」他對實際狀況所知有限。

七月一個酷熱的主日早晨，約六時半，我出來祝福他們二人，他們便開車向聖母亭出發。在四小時的上山路途中，他們唸玫瑰經，誦唸聖詠，詠唱聖歌。他們及時趕上在烈日下舉行的隆重大禮彌撒，彌撒之後隨即在棒球場又有以小女孩裝扮為玫瑰珠的「活人玫瑰經」。這一切都在豔陽之下進行，這位虔誠的弟兄很高興的與一些高齡的修女談談來自法蒂瑪或其他聖母朝聖地的最新消息，然後才踏上歸途，在四小時的回程中，他們又作了許多祈禱。

當他們快要到家時，正遇到星期天下午的車潮，他們陷入車陣中緩慢行駛，此時，這位弟兄唸四十九遍聖母經，以紀念聖母七苦。

幾週後，我遇到這位老兄，我問他那次到聖母亭的情形。他說：「很好，我們唸了很多

經。」我肯定的對他說：「那就是你的補贖！」他扮著鬼臉，笑著說：「你告訴我了。」

「有效嗎？」我想知道。他說：「我現在純潔無比，全身似乎都沖洗過了。」

那是一個很大的補贖，廿五年來，我沒有再給過任何人相同的補贖。假如你覺得你要這樣的補贖，就來找我，我會設法安排，這位親愛的弟兄早已去世，不過，我一定可找到另一位。

失足跌倒

我們要記住，成義並非使我們一帆風順地踏上天堂之路。誠如保祿所指出的，我們也有挫敗的時候。他說：「我這樣打拳，不是如同打空氣的，我痛擊我身，使它為奴，免得我給別人報捷，自己反而落選」（格前九26，27）。新約經文警告我們要警醒，否則我們會失落天主，耶穌所講的比喻中，其中最多的便是有關最後審判的警告。

主耶穌不斷的呼喚我們回歸救恩之道，因為「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在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告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八38，39）。

伯鐸三次否認耶穌，當耶穌復活後問他三次：「你愛我嗎？」（若廿一15，19）此時，他





有了痛悔的機會。另一方面，背叛耶穌的猶達斯卻沒有請求耶穌的寬恕。兩位門徒都犯了背叛老師的大罪，伯鐸日後成了教會的領導者，猶達斯卻在絕望中斷了自己的生命。

無人能一直保有最初的成義狀況。某人一旦被基督召叫，他便如同保祿一樣，立刻起程到大馬士革去尋進一步的教導。聖文德如此描述一個曾得救，但又犯罪的人的情形：

當人跌倒時，他躺在地上動彈不得，除非有人扶他站起來。因此，我們的靈魂看不見自己的情況及在靈魂內的永恆真理，除非這真理與降生成人的基督一起成為通達天堂的梯子。

因此，無論一個人如何受到大自然以及知識的啓迪，他也不能進入耶穌基督的喜悅中，除非透過基督中保，因為，祂說：「我是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場」（若十九）。

除非我們相信祂，企望祂並愛祂，否則我們無法走近這扇門。因此，假如我們希望再度進入真理的樂園，我們必須藉著對天人中保——耶穌基督的信、望與愛才能進入，祂如同樂園中的那株生命樹。

「假如基督沒有復活」

原罪摧毀了通往天主的梯子，但是耶穌基督修復了它。我們應該承認唯有基督才是救主。在當代的基督信仰中，需要不斷重提這條明確的真理。許多美國人屬於不同的教派，所有教堂的門窗上都有十字架的標記，但是在每週或每月的禮拜講道中，卻從未聽到有關基督如何拯救世界的講道，相反的，他們卻被灌輸許多其他精神及心理學的知識。假如他們感到內疚，他們的心理治療師就會幫助他們面對自己的感覺。

我們救恩中最奇妙的真理便是耶穌基督的恩寵是賜給每一個人的。基督藉著天主的眷顧及仁慈，以我們無法了解的方式，不經由洗禮而能將救恩賜給別人。

假如換一個方式來看天主的眷顧，這並不表示任何人可以不經過耶穌基督而得救。非基督徒也是因天主唯一聖子的寶血而得救，他們可能不了解，但是這卻不是他們的過錯。

有時候，談到某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時，我們常說：「他們比我更像基督徒。」我有一位猶太經師的好朋友，他對基督表現出極大的敬意。每年聖誕節必寄給我一封祝賀的信，但是他卻面對自己的同胞遭受篤信基督教的德國人的殘酷迫害。

某年的復活節，出人意料之外的，這位猶太經師與我一同參加在兒童村所舉行的基督教日出禮拜。當一位客座牧師在講道中說基督的肉身並未復活時，我的經師朋友向我耳語說：





「我真應該在家睡懶覺，不來參加也不覺得遺憾。」這位猶太經師並不相信基督的復活，但是，他卻期望基督徒應該相信。其實，他重覆了另一位偉大的猶太經師聖保祿的話：「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十五14）。

我們必須每日每時由衷的接受，除我主耶穌基督外，沒有得救之道。這種觀念會改變我們的觀點嗎？絕對會的。我可以為許多我認識的人擔憂，但是，我不必，因為那是天主的事。耶穌是善牧，祂把九十九隻羊留在荒野而去尋找走失的那隻羊（路十五4）（我將以一一則與這比喻有關的真實故事結束本章）。

離開主耶穌基督，誰還能有得救的希望？沒有救贖，無人能走人生之路。沒有聖人遠離天主的救恩，甚至無原罪的聖母也是被天主所救，教會的教導告訴我們，在她受孕之時，她已為天主所救。

天主拯救人類的事實給予我們莫大的希望，我們應向祂表達無盡的感恩。我們甚至要提醒那些多年來度著虔誠生活的人，我們都走在一道滑溜的斜坡上，只要稍不留意，便跌倒。

教會告訴我們，直到我們呼出最後一口氣，我們的得救完全仰賴天主的仁慈。感謝天主使我們成為現在的我。

我們處於最安全的地方——即是在天主仁慈的手中。我們應該多麼的愛耶穌基督，榮耀他，恭敬他，重視他，敬拜他。

在天主教仁慈的手中

我要告訴你一則有關一個生活在天主教仁慈手中的人的故事。許多年前，我十一歲的弟弟馬克罹患嚴重的兒童糖尿病，身為醫生的叔叔向我們保證，只要馬克按時服藥，遵照特定餐食，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他便可以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對一名小男孩而言，限制真不少。

時間證明馬克無法遵守這些要求，他從不向朋友表示自己得了這種病。他當然要服藥，否則便沒命了。但是如同許多糖尿病患者一樣，馬克在食物及照顧自己上卻未能遵守規定，他擔任志願救火員，半站在雲梯上救火，證明他的身體強健無比。

我知道馬克已經遠離天主了，實際情形，他沒有告訴我，日後我知道，他認為一切宗教都分文不值。我有一張他青少年時參加我的首祭的照片，他看起來悶悶不樂，徬徨無主。他曾是一個可愛討喜的小男孩，人人都喜愛他，因為他總是滿臉笑容，逗人開心。

但是，當他生病後，他開始抗拒天主，就像雅各伯與天主搏鬥一樣。在與天主爭鬥了多年之後，他就不再相信天主了，他以最關懷他的父親取代天主，但是，多年來他與父親常有激烈的爭辯。馬克日後與父親同住，在父親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他最大的願望是與已逝的愛妻在永恆的天鄉裡相遇，唯一使他日思夜想的問題便是：「我能否在彼岸找到美姬？」





由於天主聖意的安排，當父親臨終時，我的弟弟是唯一守在父親身邊的親人。其他兄弟姊妹正巧不在病房，而我卻在愛爾蘭領導避靜。當我回來準備殯葬之事時，馬克到機場接我，並且說了一句奇怪的話：「他找到她了。」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

馬克解釋說：「我在他身邊，看見他臉上的表情，他在微笑，他已經在彼岸找到了她。」家父毫無反應已有一個月了，這段期間他一動也不動。身為一名心理學家，對馬克所看見的，我只能稱之為某種宗教經驗。但是，卻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經驗，是我弟兄從未有過的。

不久，這位聰明過人，具有批判力、知識豐富，但又固執的青年參加了祈禱會，並且積極參與神恩復興運動。他的完全改變使得親戚朋友感到神奇不解，他們的反應從驚愕到鬆一口氣。我的妹妹說：「這真好像水變成了酒。」

幾個月之後，我到醫院去看我弟弟。他患了嚴重的肺炎。「你怎麼樣？」我想知道他的情形。他說：「我不行了。」我問他：「你害怕嗎？」他回答說：「有一點，跟我一起祈禱吧！」我們一起祈禱，他以神恩的方式，而我們倆心中都感到無比的安慰。

我走出病房之後，發現忘記了自己的帽子，便轉身回去拿，弟弟的背朝著門，但是，我聽見他大聲祈禱說：「謝謝祢耶穌！謝謝祢耶穌！」

這是我聽見的馬克最後的祈禱。當晚，他便陷入昏迷。弟弟在父親冥誕那天天下葬。

那真是一場有趣的葬禮，一件聖神的化工。你知道聖神頗富幽默感嗎？聖神常做一些令人作夢都不會夢到的事。馬克的葬禮充滿了聖神，一場充滿頭等奇蹟的葬禮。

當我在講道台向參禮者講道時，我發現我從未面對過如此多樣的會眾，有看起來徬徨無主的馬克昔日酒友；有六十名祈禱會的弟兄姊妹；有滿面驚愕穿著整齊制服的消防隊員，他們似乎剛由火災現場回來；有早年教過我們而現在已退休的道明會修女會總會會長；有在當地政治事務上與馬克有來往的民主黨及共和黨人士。

在參禮人中還有馬克幼年時的同學，他的前妻及前妻的家人；有馬克的男男女女的工作夥伴，他們似乎是最難過的。由此可明顯看出，馬克離婚後有極活躍的社交生活。此外還有廿五位神父、修士及修女參加這次葬禮。

我環視出席葬禮的人，心中說道：這樣的集會，只有聖神才能辦得到。這是一位卅歲中年人的葬禮，他的去世部分原因是他多年來都不遵守醫師的命令。馬克衰老得很快，每一杯啤酒都縮短一天他的生命。他曾經視宗教為廢物；他曾經不相信天主。怎麼會這樣呢？他最後的一句話怎會是：「謝謝祢，耶穌」呢？這真太神奇了。

正如我所提到的那位死於愛滋病的婦人，馬克也被托在天主仁慈的手中。不要放棄任何你知道的人，不論他離天主多遠，任何人都躲不過天主的慈目。





不要放棄我們的世界，其實它早該被火山或地震或洪水或原子彈所摧毀，但是，天主卻把它托在自己仁慈的手中，給更多的人悔改的機會。

不會放棄教會，假如它靠自己的力量，它早在第一世紀就被消滅了，而耶穌受難日將永遠不會出現。但是，天主卻派遣聖神運行在洶湧的大水之上，使萬物復甦。祂教導那些拒絕受教的人，祂召叫那些拒絕聆聽的人。有時祂使用最嚴厲的方法幫助人脫離邪靈惡神。他願意以謙遜之心與那些抗拒祂的人一同掙扎。

我們都在天主仁慈的手中，天主在我們生命中不同的時刻裡召叫了我們，有人在生命的開始，有人卻在生命的末刻。假如你知道某人遠離了天主，為他祈禱吧！我為我的弟弟祈禱了廿七年之久，看起來似乎毫無效果，甚至，可以利用廿七年做更多的事。

參加馬克葬禮的一名救火隊志工，是與我一同畢業的小學同學。葬禮之後，穿著一身整齊制服的他走到我面前說：「你有空時，請來消防隊，花上五、六個小時，跟我談談你弟弟是如何回到教會的。」

這是一個用五、六年時間都無法講完的奇蹟，怎能讓我在五、六小時講完呢？但是，我可以用一句話說明，就是：耶穌救了我弟弟。沒有他，你我都不能得救；沒有他，世界也不能得救。但是，藉著他，我們自己，我們心愛的人，遠離天主的人，甚至他的最大敵人，都能得救。

假如你在早年已獲得天主的恩寵，你要全心感謝。繼續祈求聖神的恩賜，尤其是智慧之恩，使所有在精神上有需要的人都能目睹天主的仁慈及恩寵，並由衷的回應。人人需要得救的希望。

耶穌基督使我們出生入死，這便是成義的意義。無論我們的情況多麼困難，天主召喚我們度一個新受造物的人生。即使他們就要因癌症或愛滋病而喪命，我們也可以因耶穌基督而歡躍，因為祂使我們成義。馬克能在卅八歲安然去世，因為他知道耶穌基督就在他身邊。我慶祝他的出生入死，希望有一天我能與他及我們的父母重聚於那超乎人的想像之外的美麗天堂。

請與我一起用《懺悔錄》中的禱文，作本章的結束禱吧：



主，我們的天主，讓我們投靠祢雙翼的保護之下吧。如同嬰兒一般，看顧我們，背負我們，直到我們老去。因為當祢是我們的力量時，我們的確有力量，但是，當我們依靠自己





時，我們便軟弱不堪。當祢與我們在一起時，我們向善的心願不會半途而廢，當我們轉面不顧祢時，我們就詭異多變。

主耶穌基督，讓我們回到祢面前，使們不被邪惡所征服。因為與祢在一起，我們找到了屬於祢自己的那份美善。我們不會因自己曾經失足而害怕，我們的跌倒不會減少我們對永恆生命的希望，因為祢自己便是我們希望永遠居住的永恆家鄉。阿們。

幫助我的不信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的父親立刻喊說：「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罷！」（谷九 23，24）

我的朋友，查理·麥克泰格（Charles McLague）是一位具有奉獻精神，了不起的神父，有一天，他鼓起勇氣要拜訪住在紐澤西州的世界知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這位穿著整齊黑色神職人員西裝、晉鐸不久的神父，並未事先通報，便來到愛因斯坦的住處。祕書驚訝的看著他，說：「請問有什麼事嗎？」

麥克泰格神父勇氣十足的問題：「我可以見愛因斯坦博士嗎？」





「你有沒有先約好？」當回答是否定的，祕書說：「抱歉，我想你無法見到他。」
 麥克泰格神父說：「那麼，請你問問我可以見他嗎？」

祕書雖然有些敷衍，但是還是請問了愛因斯坦博士：「有一位天主教司鐸想要見您。」

愛因斯坦的回答令她驚訝：「請他上來。」

似乎這位全世界最偉大科學家正在等他。麥克泰格神父回憶起愛因斯坦說：「他的本質是好客與謙遜」，一位確定來客坐在一把最舒適的椅子上的仁者。他在想什麼呢？他要談談天主教有關聖體聖事的道理及彌撒。他對神學中所說的形質論特別感興趣。大約半小時後，愛因斯坦對麥克泰格神父說：「請給我一本有關聖體聖事的德文書。」神父照辦了。

愛因斯坦具有開放的特質。整體來看，美國是一個極物質主義的國家，處處所見所聞都是有關這個物質世界。科學是研究我們五官所能感覺的種種現象。由於他們所接受的訓練，許多人對感覺的事就一無所知，甚至否認有所五官不能感覺的事物。愛因斯坦對宗教抱持極大的尊重態度，這是人人皆知的，他甚至觀察到宗教沒有科學是瞎子，科學沒有宗教是跛子。這位聰明的學者雖然沒有將他的科學研究導向超自然的方面；但是，很明顯的，接受有超自然存在的可能性，對他並不困難，他似乎樂意探討這方面的可能性。不幸的是，大多數的人只執著於科學或精神的觀點上。

本性及本性之外

宗教人士常被批評把科學知識或理論拒於心門之外，然而科學人士也可能是心胸狹隘的。因狹隘的心胸而阻止醫學研究，此類悲慘例子，屢見不鮮。在十九世紀末期，科學的研究嚴格限制在看、聽、嗅、觸、嚐的範圍內。法籍化學家及細菌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首先覺察到一種引起發炎，尤其手術後發炎而致人於死的細菌，這種小生物非肉眼所能見。

你知道嗎？發現這件事實的人在當時受到很大限制，因為巴斯德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可以發表對當時的醫學具挑戰性的理論。凡接受這種新思想的醫師，被視為迷信者或瘋子。怎麼可能有肉眼看不見的東西存在？手術前以消毒劑洗手的外科醫生常被拒於醫院門外，或撤銷其職務。

最後，顯微鏡的發明，證明了細菌的存在。你能想像那些拒絕在手術前作必要準備的醫生的感覺嗎？今天，他們便會因醫療過失致人於死而接受法律訴訟。誰能說那些我們不知道，或看不見的東西，不會傷害我們呢？

電波是另一個例子。無線電收音機便是因為短波的發現而發明的。一名義大利青年馬可尼（Marconi）在家中玩耍時發現，他可以不用電線，將由平底盤所發出的訊號，傳到另一個平底盤上，他終於利用這不可見的通訊方式，在城與城之間，大洋與大洋之間傳遞訊息。今





天，你仍可在卡角（Cape Cod）看見當年馬可尼為將訊息傳到大西洋彼岸而樹立的高塔。

無人真正了解馬可尼所做的。無線電波的訊號是看不見的。即使我們看不見紫外線、伽馬線或X光線，而它們卻廣被使用於各領域。超自然事物是我們無法直接感覺到的，其存在常令人懷疑。

你或許會說：「沒錯啊！科學是局限在自然界或物質世界的。」那麼，你所謂的物質世界是指什麼呢？

「人人都知道物質世界是什麼呀！」真的嗎？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物質是什麼，其實，物質的最小單位是無長度、無寬度、肉眼看不見的，但是卻蘊藏無比的能量。當我將眼鏡掉在地上時，是什麼力量把它拉向地面？你說：「那是地心吸引力」，那麼什麼是地心吸引力呢？是鍊子嗎？是一根看不見的線嗎？如何發揮作用？

物質及地心吸引力似乎是我們每一天所接觸到習以為常的觀念。科學家無法確實的解釋究竟電及地心吸引力是怎樣的物質，如何產生其力量。而在科學上最大的奧秘之一，可能就是生命來自何處。因為沒有人知道生命究竟是什麼，當生命消失後，才為它下定義。其實，生命是不死不滅的，近年來，科學家對自然生命的研究指出，假如某件東西不再移動位置，內部亦無活動現象，那便是一塊石頭。

對大自然我們心中總有幾分不安之感，似乎沒有人知道它的起源，它來自何處又歸向何

方。身為受造物的我們，應該知道哪些是屬於自然界的，哪些卻是超越自然界的。

神秘的領域

上述各點與治癒原罪所留下之傷痕有何關係呢？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認為通往信仰之路的兩大阻礙便是惡與超越自然。我們已在第一章討論過原罪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的問題。超自然要求我們相信，有些事物是超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由於我們都受困於日常生活各種需求，而很少停下來想想這方面的事。

然而我們的宗教信仰便是建立在超自然的事物上，它存在於另一領域中，但是，對人類所居住的世界是具有影響力的。超自然雖不屬於物質領域，或出自物質領域，但是，有時它卻與我們的世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無人知道其中的奧秘，我們也無法解釋。

無法接受超自然的人，必定在了解耶穌基督上有很大的困難。這位耶穌基督來自另一個存在的領域，祂來召叫我們回到祂那裡，與祂永遠相聚。那些沈迷於物質主義的神職人員常有減低信仰事實的傾向。超自然與不相信有這種領域存在的文化是互不相容的。更糟的是，有些人把超自然的存在與玄疑的或精神的現象連在一起。

甚至許多科學家對超自然方面的知識也很欠缺。在科學上最困惑人的問題便是：「這事





實來自何處？」許多大科學家不假思索的忽略這個問題。當世界受造之時。空無一物，因此，物質世界必定來自另一個存在的領域，對我而言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科學家發現眼前的宇宙的大小時，對於相信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穌基督便受到極大的衝擊。當人假設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時，相信基督似乎較為容易；但是，一旦了解太陽才是宇宙的中心時，又使他們心神不安。伽俐略以自己的科學研究發現這件事實，而他仍是一位具有信仰的人。有些神學家認為假如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天主子如何來到世界上呢？他們的反應無異於那些不接受顯微鏡的醫師們。

科學家不僅發現我們所知的銀河系，還發現在這銀河系之外數十億的星球。由於這些其他世界的存在，人便說：「那麼人類也不是什麼很特殊的了。」然而，科學也沒有任證據顯示，在這無邊無際的宇宙中存在了一些會思考「我是誰？我來自何處？我往何處去？」的受造物。

或許當發現太空的時代過去後，我們將做出地球是宇宙的心理中心，這樣奇特的結論。假如我們果真在外太空發現其他理性受造物，我的信仰也不致因此而消失，天主有足夠的能力處理這一切。我們說地球是宇宙的心理中心，其實，科學家們必須面對地球的事物，因為當他們探測太空的星球時，他們是以地球人的身分，運用地球上的工具，從事這些研究工作。

將三明治藏在袖子裡

假如你要相信基督的天主教性，你必須相信有超自然的世界的存在，否則基督便是瘋子或騙子。耶穌說他來自父，在他降生到世界上之前，他已存在，他也說到復活後的生命，並承諾我們將與他永遠生活在一起。耶穌的承諾深深印在保祿心中，他與歐瑟亞先知一起說：「死亡，你的勝利在哪裡？死亡，你的芒刺在哪裡？」（格前十五55）

彼得·克瑞夫把基督的天主教性解釋為「基督信仰的核心，是開啟其他相關信條的鎖匙」，然而卻是猶太人及外邦人所認為的絆腳石。他又寫道：「一個生於婦女、死在十字架上、會疲倦、饑餓、發怒、激動、在朋友墓前痛哭、雙手骯髒的人竟然是天主，這真是古今中外無人能接受的最荒誕、令人驚訝，不可置信的想法。」

新約中的群眾視基督為「行奇蹟的那個人」。人們都設法接近他，請求他說：「主，讓我看到……使我潔淨……救救我的小兒子吧。」耶穌基督以所行的奇蹟答覆他們的請求，所謂奇蹟便是一種超越自然科學法規的人類行為。聖經學者指出，耶穌要求那些有求於他的人，甚至連異教徒在內，都要相信他能以超出自然力量的奇蹟幫助他們，而他是靠天主的力量行這些奇蹟的。很多人質疑耶穌所做的這些超自然事蹟。他們說耶穌並沒有行奇蹟，每個人都帶了餅和魚來聽他講道，當耶穌一聲令下時，他們便把事先藏在袖子中的三明治拿出來。我





確實讀過這類文章，這是一種無神論的思想，完全不相信基督宗教。

偉大的宗教辯護家法蘭克·希德（Frank Sheed）曾經告訴我，當有些學者把新約中的奇蹟刪除後，剩下的只是一些碎紙殘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耶穌的奇蹟有引申性的教導。他指出為何有些學者否認奇蹟之歷史性的原因。

簡而言之，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所提出的——反對在創造工程之後神的力量介入歷史的觀念——廣被接受。很多人認為這種介入是不可能生的。當啟蒙運動排除無論真假的超自然的傳說之時，也將耶穌所行的奇蹟一併排除。這是一種自然神論，即是，天主創造了這個世界之後，祂就不再關心它了。天主如同一名鐘錶製造者，當祂完成一件作品，把時間設定好之後，就從遠處看它，而不是一位關心人的得救與成聖的與人建立密切關係的天主。

那麼，天主教對基督的教導又是什麼呢？簡單的說，祂是天主的唯一聖子，祂生於永恆，祂在萬物存在之前，就已存在，祂由死亡中復活，祂與天父同等，無大小先後之分。

在歷史中否認這些真理的人，被稱為異端分子，今日被稱為現代主義者，因此，不要讓任何人誤導你。每個主日我們所誦唸這些信條，以免忘記：基督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由天主所生而非受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祂而受造的。假如這不夠清楚，還有什麼更清楚的呢？

耶穌由人而生，是人類的孩子。天主教徒開始便肯定他的人性。他行走、談話、憤怒、

疲倦、與人交往。生為人，耶穌也不免一死，其實是遭到謀殺。

根據新約的記載，教會教導我們，基督帶給我們救恩，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耶穌以對父的服從完成了這項使命。耶穌以嬰兒形象來到世上，教會在聖誕節時，慶祝他降生成人的奧蹟。

天主知道我們無力克服罪惡與死亡，便派遣無罪的聖子，為我們償付罪債。為了我們的得救，耶穌不顧一切，服從聖父的命令。真福茉莉安寫道：

我的眼注視曾安慰我的十字架。我的舌述說基督的苦難並背誦信經。我全心全力信賴天主。

天主的旨意使我在愛中與祂緊密結合，似乎祂所做的一切，都是只為我而做。因此，每個靈魂都應該在內心思念他的愛人。

祂希望我們的心超越世間的痛苦，而在祂內歡欣喜樂。祂愛我們，與我們同樂，因此，祂也希望我們愛祂，信賴祂；一切都會完美無缺。

除十字架之外，基督由死者中的復活，使我們戰勝了死亡。保祿在《格林多前書》強調這點說：「我們既然傳報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復活了，怎麼你們中間還有人說：死人復活是沒





有的事呢？假如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仰便是假的，你們還是在罪惡中」（格前十五12、13、17）。

最後，我們也被祂的二次來臨所救。一名猶太經師與一名司鐸辯論基督宗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差異，經師說：「我們相信默西亞要來，而你相信默西亞還要再來。」真是很恰當的結論。

基督啟示了過去無人所知的天主極有趣的一面。早期的猶太教以含糊的方式暗示過這點。當時的猶太人提到天主時，他們常用全能者、主宰、至聖者、不可命名者這類名字稱呼祂。他們也談降在先知身上的聖神，至於這聖神是否與天主同等，或是天使，則無人知道。

當耶穌來了後，祂向我們啟示了三位一體：父、子及由二者的愛而產生的聖神，在永恆之中，在萬物存在之前，三位一體的關係便存在了。天主雖只是一位，但是，在父、子、聖神三位之內，卻有一種奧秘的關係，是明確的愛的聯繫。

基督不僅顯示了這種愛的關係，而且還自由的與受造物，尤其是與人類這能思想的受造物分享這種關係。

我們知道，天使也是能思想的受造物。大多數的人對天使都有固定的形象，通常圖片上的天使都是貌美的青年，金髮碧眼，身旁有兩隻翅膀。你看過醜陋的天使像嗎？其實，這種圖像有礙我們對天使的意義的了解。聖經中常提到的天使，是指「天主的使者」，在福

音中，他們執行重要的任務，如向瑪利亞報喜的天使，或在山園中安慰耶穌的天使。天使具有純潔和樸實的特性，沒有血肉之軀的弱點。他們只做一件重要而不可反悔的決定，即是：服從天主或反對天主。基督徒的信仰也包括相信墮落天使的存在，他們對人類造成極大的傷害。

天使能向天使說是及說不，而人能向天主說是、不、或許，人能做出違背自己的事，然後又反悔，犯了無數次的罪之後，仍如同聖人般死去。天主愛了這極為特殊的受造物，祂的聖子竟然來到世界上拯救他們。「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16）

聖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經歷了與茱莉安相同的困難時期，因此，她們二人的祈禱也極為相似，下面便是以「愛的結合」為題的祈禱文，它敘述了降生成人的天主所表達的愛。天使所崇拜的聖子，來到人間找尋出自人的愛的答覆。

我主，請轉慈目，垂視祢子民及祢的奧體，至聖教會。假如祢寬恕他們諸多罪過，並賜予他們知識之光，祢的光榮將會更大。當他們看見祢無限美善由致命之罪及永罰中救拔了他們時，他們便要讚美祢。這些發自他們的讚美遠比我這罪孽深重的人的讚美更大。因此，我懇求祢，神聖永恆的愛，請降罰於我，而仁慈的善待祢





的子民，直到我親眼目睹這一切，我不會在祢面前消失。

假如死亡是祢子民的命運，或者假如我的過錯以及其他受造物的過錯使祢的淨配顏面無光，那麼我擁有永恆生命有何意義呢？因此，我堅定的懇求祢，以祢那按照祢的肖像創造我們的永恆之愛，憐憫祢的子民。永恆的聖三，以祢的肖像造了我們，祢願意我們分享祢的所有。永恆的父，讓我們記憶祢的恩賜，分享祢的大能。賜我們明悟之心，好能看到祢的美善，分享祢唯一聖子的智慧。祢賜我們自由意志去愛祢的真理，並分享祢聖神的仁慈。

為何祢如此抬舉我們？以無法想像的愛，祢垂視祢的受造物，並深深的愛著我們。是愛促使祢創造我們，使我們成義，因而，我們能品嚐祢至高的永恆美善。然後，我了解，我們如何因自己的罪而喪失了祢賜給我們的尊嚴。

我們是如此的叛逆，我們向祢的仁慈宣戰而成了祢的敵人。但是，出於祢創造我們的同樣熱火，祢決定給這好戰的人類和好的機會，由爭戰轉為和平。祢將祢的唯一聖子，祢的聖言賜給我們，成為我們與祢之間的中保。祂承擔了我們應受的懲罰，使我們成為義人，祂服從祢的旨意，降生為人，取了人形。

啊！深邃的愛，誰能見到祢取了卑微的人形，降生成人而不動心呢？我們是祢的肖像，而如今祢卻屈尊就卑，取了人形，將祢的永恆神性隱藏在可朽壞的亞當的

後裔的身軀內。為什麼呢？為了愛！天主，祢成為人，是要使我們成為神聖的。我以這不可言喻的愛懇求祢——甚至強迫祢，憐憫祢的受造物吧！

布朗斯的加爾瓦略山

很多人在教父的作品中找到救恩的真理，我鼓勵你不妨讀幾篇。我的目的並非教導基督的奧蹟，而是幫助你在自己生活中身體力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居住在我們中間，並且以種種奇妙方式觸碰人心，耶穌說：「看，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20）。

很多人在日出、日落時目睹祂的耀眼光華。然而你也可以在貧苦及醜陋的鄰人身上看見祂。為要時時找到基督，你必須在一些被排斥的人身上看到祂。

一九八七年，當我們著手重整這個新修會團體時，我們特別覺察兩件事，即是：我們要忠於聖方濟的精神，我們處在極不穩定的狀況中，只要稍有失誤，便前功盡棄。我們決定在布朗斯南區設立一個新團體，目的不是因為該區以美國原住民聞名，而是因為要繼承早年拓荒者以警官自居的責任。有時，我覺得該區原住民的首領應該控告紐約的人如此蔑視他們。

稱為阿帕奇（Fart Apache）的地區以其低收入聞名。房屋破舊，垃圾遍地，甚至許多空屋





中都堆滿了陳年廢物。就在這充滿暴力與疾病之中（尤其是結核病與愛滋病）住了上千名的貧困父母及子女，他們有人只為餬口而努力工作，也有人向命運低頭，放棄奮鬥。對一個要實踐聖方濟貧窮精神的團體來講，這是我們能找到的最佳處所。大部分讀者一定無法想像那是怎樣的一個世界，然而在那裡工作卻能獲得深刻的靈性教導。我們漸漸相信，在這裡不僅能找到基督的臨在，而且是更明確，更無法逃避地看見祂的臨在。在最後審判的描述裡，基督告訴我們，在窮人、病人、饑餓者、無家可歸者及囚犯身上可以找到祂（參閱瑪廿五章）。

我十九歲時便負責照顧來修院進餐的窮人，我可以告訴你，凡有眼睛的人都看見基督就臨現於他們身上，就如昔日祂走在塵土飛揚的路上，治好癲瘋病的乞丐一樣。人們在貧民窟裡聽見天主的聲音，就像昔日在山邊聽祂講道一樣。祂的天主性隱藏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耶穌基督的天主性也隱藏在祂被釘的加爾瓦略山的十字架上。祂為我們而被鞭打得皮破血流。大司祭及長老們恥笑祂說：「他救了別人，卻救不了自己，他是以色列的國王；讓他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相信他」（瑪廿七42）。耶穌臨終前向天父呼求：「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隨後，便把自己的靈魂交付給天父。你必須在加爾瓦略山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基督。

奇妙的禮物

聖體聖事是一件奇妙的禮物，使我們意識到耶穌臨在於我們生活中。雖然基督處處都在，但是，聖體聖事卻使我們注意到祂在我們世界中的臨在。基督的神性及人性都隱藏在聖體中。我們相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及完全的人性，祂在天上也在地上，祂在我們將要去的地方，祂現在也與我們同在。

身為天主教徒應該如何將聖體視為我們生活的中心，視祂為至寶。我常注意許多人進入教堂並未向聖體致敬。

因此，我們這一個革新的修會團體，首先決定的是每天一小時朝拜隱藏在聖體中的基督。我們急切地需要祂，而祂就在那裡。有一次，我看見泰澤的羅哲（Br. Roger）修士匍伏在聖體櫃前，在很長的祈禱之後，他轉過身來對我說：「天主教會的聖體是耶穌基督在世上的真正臨在。」而羅哲修士是喀爾文派的基督徒。

聖伯鐸·朱利安·伊瑪德（St. Peter Julian Emond）曾寫道：「把聖體給我，否則就讓我死吧！」這只是一句虔誠的誇大之詞嗎？不是的，沒有聖體持續的滋養，無論我的靈修或道德生活都將是茫然無望的，必是迷失無疑。救恩來自對基督的信仰，而基督臨在於聖體櫃內中的聖體內。





詩人對聖體的描述常是最動人的。因簽署愛爾蘭獨立宣言而於一九一六年被英國政府
在都柏林處死的詩人也是《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的編輯約瑟夫·普朗克(Joseph
Plunkett)寫了以下的這首詩：

我在玫瑰花瓣上看見祂的血，
在群星間目睹祂雙眼的光芒。

祂的身體在永恆的白雪中閃爍，
祂的眼淚自天而降。

我在每朵花裡看見祂的臉龐，
雷聲鳥鳴都是祂的聲音，

祂以大能在岩石上刻下自己的文字。
祂腳下的道路都已踏平，

祂強勁的心跳激起洶湧的海濤，
每一根刺，鑲入祂的茨冠，

每一株樹是祂的十字架。

宇宙的基督

讓我們從「宇宙的基督」的角度，來探討我們的救主基督。當越來越多的人受「新時代運動」所影響之時，有必要對這臨在於窮苦、病弱、孤獨的人中間，甚至假如你是踏上月球的太空人，你也可以呼求祂，祂也在那裡，因為祂是永恆的天主聖言，萬物都因祂而受造。

《若望福音》以極震撼的語氣說：「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若一3），他所說的，基督處處都在。但是，你必須很留意，不要誤解基督的臨在如同所謂的世界靈魂。對宇宙性臨在的信仰常演變出異教信仰及自然宗教。古代人相信「世界靈魂」，似乎創造的本身具有靈魂。那並不是基督，這類宇宙性的靈魂或思想，並非事實。

具有完整體系的佛教與印度教，其教義包括對超自然的深刻信仰。它們所謂的「世界靈魂」或許反映了對宇宙性的基督的信仰，但是，那並不是天主教的教導。現今很多人對東方宗教極感興趣，不幸的是，其中不少的人放棄基督信仰而接受那基本上與基督信仰相抵觸的宗教信仰。

有關基督是世界靈魂最完整的顯示的觀念，你們必須提高警覺。印度教信徒相信人是世界靈魂或神的降生，因而極為神聖，這即是所謂的阿凡達。基督不是阿凡達中的阿凡達，也





不是上師中的上師。雖然印度教徒稱基督是一切神明的化身中最偉大的一位，我尊重這種信仰，但卻無法接受。

當我們講到耶穌基督時，我們要注意。假如說基督是神職人員時，你怎麼想？我想你會有些不安。假如我說基督是蒙席、主教或教宗，你會感到舒服些嗎？不會的。我們神職人員只是代表而已。教宗不是基督，他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有一位羅馬聖神醫院的院長修女向教宗若望廿三世自我介紹說：「我是聖神的院長。」教宗回答說：「聖神的院長！我只是基督的代表而已。」

由於耶穌洞察人心，我們就說他是一位心理學家嗎？簡直就是褻瀆！我們可以加給他兩種頭銜，即是：他曾經是木匠，而現在他卻不是了；你也可以說他曾經是「拉比」（老師），而在新約中，他被稱為永遠的司祭，一切受造物的司祭，其他任何頭銜都毋須再提了。

跟隨真正的耶穌基督

曾經生活在世界上的真正基督是一位住在納匝肋，這個偏僻小鎮上的藍領工人，一名木匠。至今，納匝肋仍是一處純樸小鎮，很像紐約地區某些窮困的地區，當我第一次到那裡

時，心中不免浮起「我從未離開家」的感覺。

暫且不看那些偉大的宗教藝術作品，我們總不能忘記——主耶穌是一名窮木匠，他放棄自己的木工而到四處傳道，他與窮人生活在一起，也愛他們。我們在福音中讀到他使五千人吃飽的記載：「耶穌一下船，看見一大夥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遂開口教訓他們許多事」（谷六34）。

美國給人的印象是富有，最違反基督精神的媒體廣告，莫過於聖誕節的種種廣告，它們使這個慶祝他誕生的日子，越來越物質化。商店裡貨品堆積如山，其中有些是可用的，如衣服，有些純是討好兒童的，如玩具，有些真的是我們不要，並且永遠不需要的廢物。

事實上，聖誕節時，我們神父收到許多送給窮人的禮物，目的是藉此帶給他們一些喜悅。我真希望我可以向他們說：「歡欣踴躍吧，窮人們！」但是，他們無法了解，因此我們給他們一些有形可見的東西，希望他們能看到那是天主之愛的象徵。

我們按照名單把由郊區的慷慨志工所準備的食物及禮物分送給兒童後，便到紐約城最窮的街道上，那裡住著許多來自南美及非洲的窮人。我們把手上所有剩下的禮物都給了他們。聖誕節當天，許多貧戶到我們的退省院吃一頓大餐，那晚我在流浪者之家服務。在這給予的喜悅中，我為自己小小慶祝一番。當黑夜將盡時，我倒一小杯酒，對鏡自飲，看著自己這張年邁的老臉，說：「老葛，聖誕快樂！」你可以隨自己的喜愛慶祝聖誕節，這是我的方式而





已，我高興極了，我真的覺得我與耶穌一起慶祝。不要笑，不妨自己試試看！

浸泡在基督的血液中

凡靠信德生活，宣講納匝肋的木匠，相信那位愛我們及寬恕我們的天主、為所有的人爭取仁愛與正義的人，幾乎從開始便遭受迫害。相信耶穌基督是天主之子，也就是浸泡在他的血液中。凡如此生活的人，甚至有時候還會受到信徒的考驗及迫害。

當我們這個小小的修會團體初創之時，我們以為讓大家都去一次羅馬是一件好事，因為創會的前輩們都必須拜訪修會聖部，所以整個團體包括初學生在內，一起到羅馬去。我們在聖伯多祿廣場所拍的團體照，至今仍掛在我的房間內。

在聖伯多祿大殿前有一根巨大的方尖碑，這是埃及人用花崗石所雕鑿的。羅馬人由埃及把它搬回來，安置在尼祿皇帝競技場的中央，無數的人因信基督而死在它的四周，它真的接受了殉道者的鮮血的洗禮。這些為信仰而犧牲的人被絞死、被分屍、被野獸咬死，或在方尖碑的陰影下被燒死。

當新大殿修建完畢後，有一位教宗將方尖碑移到教堂前廣場的中央，一個巨型十字架豎立在花崗石上，十字架的底座上用拉丁文刻著：「基督征服、基督率領、基督命令、基督由

萬惡中拯救祂的子民」。

基督如何征服？祂以自己的血及殉道者的血征服世界。祂以行動來生活，以失敗而得勝。數世紀以來，基督藉殉道者的捨命而贏得了救恩之役。

或許某些實例有助於說明這種弔詭的表達方式。不知你是否看過一部有關薩爾瓦多總主教影片《羅美諾》(Romero)？一位服務於當地的方濟會主教告訴我，羅美諾總主教是一位虔誠、文靜、溫和的司鐸，他極力反對該國政府殘酷對待窮人的政策，尤其是那稱為死亡小隊集體屠殺無辜人民的行為。

影片中動人的一幕是，羅美諾總主教來到一座已遭褻瀆但仍供有聖體的教堂門口，守住大門的士兵威脅他，如果他敢走進教堂，便射殺他。大批群眾屏息凝神，注視這位勇敢的總主教，走過重重瞄準他的機槍，進入教堂。

鏡頭對準一名無牙但卻具有高貴氣質的印地安原住民婦女，她跟在主教後面走向教堂。當所有的人都進入教堂後，士兵也放下了槍械。

這的確是劇情的高潮，基督就是這樣征服了人心：「不是藉權勢，不是藉能力，而是藉我的神能——萬軍的上主說」（匝四6）。

對薩爾瓦多及中美洲其他幾個國家的暴行，尤其是一九八九年無辜者被殺的暴行，全世界都對此感到憤慨。六名薩國大學教授指責該國政府在羅美諾總主教舉行感恩祭時暗殺他的





不當行為。某夜，卅名武裝人員衝進校園射殺這六名神父及他們的女管家和她的孩子。事後，部分兇手接受審訊，但是，大部分卻逃走了。年前，幾位美國修女被殺的事件，仍使我憤慨無比，其中一名死者是我昔日的學生。

毫無疑問的，人常假借宗教之力來達到政治目的。無論採取偏左、偏右或中間路線，都是不智之舉。對教會而言，遠離政治聯盟才是更好的。那些看似英雄的人物，常有不為人知的缺點。然而更重要的是，教會的領導者應突破自己的弱點，向所有的人宣講福音。

不要為殉道者擔憂，他們的血是教會的種子。曾有人說，殉道者的殉難之日，正是他們開始工作的時候。我不為中美洲國家的天主教會擔心，我們應該為當地政府的暴行抗議，但是，我們不要憂慮。假如有神父、會士及平信徒願意為爭取正義而冒生命之險，他們就配得上真福八端中所說的：「慕義如饑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6，10）。

耶穌嚴肅警告那些為個人目的而濫用宗教之名或那些迫害宗教人士講出真理的人。若翰洗者因指責黑落德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的不當行為而遭斬首，一個微不足道的政治理由，卻斷送了一條人命。

讓我們虔誠的為敵人的悔改祈禱，為在中美洲殺害神父修女的兇手祈禱，為全世界的政治兇手祈禱。我們為那些濫用職權為保障自己勢力的人民領袖們祈禱，他們會遭到黑落德王

及埃及法老所受的詛咒。

我不要與他們為伍或與他們有任何關連。我同情那些必須與這類政治兇手同居共處的家庭，我祈求天主使他們醒悟悔改。我們也要為自己祈禱，好能在這不信天主的時代裡，不忘為耶穌基督作證。

真實的信仰需要真正的勇氣

你可能對大眾生活影響不大，但是你們都有鄰居，你在某處工作，你認識一些人，你有價值觀混淆的家人。我們都被召為基督的生活和光明作證。我們都能宣揚救恩的真理。耶穌說：「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但若誰在人前否認我，我在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瑪十 32, 33）」。

我們容易忘掉基督的信仰會造成不便、誤會、反對、甚至流血。明智的信徒不會忘記這些負面後果，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而使自己成為更真實的基督證人。

我想起一位五十多歲經濟狀況不佳的女士，因反對墮胎而被判下獄，她僅有的財物也可能遭沒收。當我表達對她的同情，並要安慰她循某些途徑或許可保護她少許的財物時，她遠遠超越了我的觀點，她緊緊抓住了信仰的基本事實，即是：對基督的信仰會為其門徒帶來痛





苦。

假如你覺得這種教導太難接受，請回想在聖伯多祿廣場殉道者紀念碑上的那句話：「基督征服、基督率領、基督命令、基督由萬惡中拯救祂的子民。」我們不要失望，我們不能逃走。

地平線上的烏雲

為與天主的工作合作，將治癒及救恩帶給所有的人，天主教會必須堅忍到底。數十年來，為了使福音仍能存在於東歐及前蘇聯境內，基督的門徒在面對迫害、社會的摒棄，甚至死亡時，依然堅忍不懈。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福音的種子在各地發芽滋長。

當鐵幕倒塌後，我為那些從共產國家壓迫下獲得釋放的人感到憂傷。他們將受到吸毒、色情書刊、有害風化的錄影帶及娛樂之流行風所席捲。究竟公開的迫害或人心的糜爛，何者比較好？

我們為俄羅斯的悔改祈禱了七十年。我們應該為出口道德垃圾的美國祈禱。我們應該關懷我們所在的這世界，目前令人憂心的是：美國何時悔悟改過？

辛恩總主教（Archbishop Fulton Sheen）曾說過俄羅斯擁有一個沒有基督的十字架，而美國

則有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兩者都不符合天主的救世計畫。要成為基督的真正門徒，我們必須擁抱十字架，並準備犧牲性命。耶穌對他的門徒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他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十六24、26）

我們生活在一個欺詐、虛偽、不信神的悲慘時代裡，一個藐視天主法律的時代裡。今天的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的人贊成那些患重病忍受極大痛苦的人自我了斷。當傳播媒體每日將暴力謀殺的畫面帶入我們的客廳時，我們便回到了古代的競技場上了。父母似乎未覺察這些如垃圾般的節目已嚴重影響他們的孩子。

目前在美國及歐洲某些地區已開始對年老、重病、精神病患，殘障者施行安樂死。

一個以人的標準來判斷新生命是否有價值的社會，會將懷疑及恐怖帶入家庭。父母看著自己的子女，擔憂地想著：「有一天，是否他要為我簽死亡同意書呢？」年輕健壯的人不假思索地便說：「為何把可以用的錢花費在照顧精神病患或老弱的人身上？」

若不是照顧生命，金錢與資源的合法用途又是什麼呢？假如金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權力與快樂，我們就會在一個由殘酷手段所控制的社會中載浮載沈，而不是生活在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描寫的「勇敢新世界」中。誰能決定誰該死呢？如果天主願意，我們每人都有年老體衰的一天。





當烏雲密集時，最重要的是記住基督征服了一切，不以暴力，而以愛；不以人的言語，而以聖神的光照；不以槍砲坦克，而以慈善及愛德的工作；不以軍隊武力，而以信徒謙卑的禱告；不以敵人的血，而以殉道者的血。

基督唯一征服的地方是人的心。那便是必須要治癒的原罪傷痕。當我們反覆思考天主的仁慈及愛時，我們要想起罪惡的可怖事實。世界假裝從愛與仁慈來思考事務，卻避免想它的不道德行為。

罪及其後果

今天許多人犯的一個嚴重錯誤便是只想天主的憐憫和仁慈而否認罪。不能忠實到底的站在十字架下，而否認那置耶穌於死的事實。為了要以罪除罪，耶穌忍受了痛苦，少數幾人認為剷除擋在他們路上的無辜人民是一件不足為奇的事。希特勒、史達林及當代的高棉獨裁者波布都是這樣對待自己的百姓。

但是，許多的罪惡也出自人的自私、忽略、無知與軟弱，這其中包括你我。從來都不敢輕忽罪的偉大神祕家真福朱莉安說罪惡極為可怕，甚至我們無法正視它，真福茱莉安警告我們說：

耶穌以祂自己的光，要在祂的仁慈中，使我們看見自己罪及軟弱。由於罪的可怖，祂只有在恩寵與仁慈中才能使我們看見它。

由於祂的好意，使我們只看到有限的罪惡，因為，罪的可怖使我們不敢正視它。因此，藉痛悔及恩寵，我們知道了自己的罪，也應該斷絕一切與主不相容的事物。這樣，我們至聖的救主才能完全治癒我們，並使我們與祂結合為一。

我們對祂最大的敬拜便是悔悟，因祂的愛而愉快地生活。

悔悟——罪惡的消毒劑

我們至聖的救主能治癒懺悔者的創傷。然而悔悟是什麼呢？悔悟是跟隨貧窮而真實的耶穌基督。我們祈求，藉聖神的恩寵，祂能征服我們的心，並不斷從罪惡中解救祂的子民。我們為更深的信德祈求，使基督能幫助我們的不信。願祂使我們看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那一位究竟是誰。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來拯救我們。

世界上的貧窮與罪惡應該激勵我們祈禱，並為救恩而工作。不幸的是，假如我們只以被動或沈默的態度面對世界，我們便會落入邪惡、敗壞、頹廢的次等文化陷阱中。（注意，我稱這些為次等文化，而非流行文化。）基督徒不僅要對基督心存感謝，更要跟隨祂，我們忘





記了嗎？

你知道美國基督徒的問題嗎？我們的基督太富有了，祂不是真正的基督，不是誕生在馬槽中的永生天主之子，不是宇宙的基督，而是我們想像中的基督，我們自己所想像的天主子。耶穌自己是窮人，天天忍受種種痛苦，而我們卻設法逃避受苦。我們真的相信窮苦的耶穌基督嗎？我們真的願意與祂一起受苦，並為祂而受辱嗎？

當我由地鐵車站走回修院時，我問自己：「我在紐約做什麼？我在這個像世界末日的地方做什麼？」我經過一面塗滿了文字和圖畫的老舊牆壁，在那裡有人用十字架、蠟燭、鋁罐裝的花，布置了一個小神壇，一塊牌子上寫道：「再見，荷西，跟天主去吧！」荷西是一名就在這裡被槍殺的青少年，據說他的死與嗑藥有關。

我為什麼在這裡？因為天主要我在這裡，在這一座黑暗與光明相互角力的城市裡。紐約是一座充滿極端矛盾的城市，教堂與罪惡場所毗鄰。我相信紐約市平均每平方呎上的居民每日到教堂祈禱的人數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多。單單每天就有六千人進出聖派翠克主教座堂。除了白領階級的腐敗及罪惡行為外，這座城市處處都可見到嗑藥、搶劫、賣春及謀殺。

基督就在這裡等著我。如果祂不在那裡，祂就在講道台或告解室等我。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住在這種如世界末日的地方，基督在何處等待你，你就要在那裡找到祂。

真福茱莉安告訴我們，在我們與邪惡作戰時，兩種毛病使我們吃敗仗，一種是無耐心忍

受因對抗邪惡而引起的痛苦與困難，一是失望與害怕。這些是困擾人靈的罪惡，天主願意治癒我們。

主耶穌在祂的苦難中顯示了忍耐，在祂對我們的愛中顯示了喜樂與歡欣。祂以榜樣教導我們應愉快且智慧的承擔自己的痛苦。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歸光榮於天主，並獲得極大的快樂。我們這些基督徒可能都急於使全世界接受信仰，然而除非我們勇敢且欣然的接受痛苦，否則我們便是很糟的見證人。讓我們在痛苦中，愉快的與基督一起，重振我們的信德。

地獄的魔爪不能得勝

主耶穌的警告：「死亡的力量不會勝過『教會』」，確實指出黑暗勢力常伺機而動（參閱瑪十六18）。耶穌離世後，數世紀以來，地獄的魔爪不斷的攻擊祂在地上的肢體，牠以惡表、迫害、異端、混亂及不信來攻擊教會。有時，黑暗勢力最強勁的時候，它常使教宗及重要的神學家提出異端，無人不受其騙。

我舉一個發生在我自己城中的例子。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聖派翠克主教座堂前有一項「阻止教會」的集會。某日，我收到印有歐康納樞機（Cardinal O'Connor）照片的小冊子，上面寫著：「我們必須攻擊教會對墮胎的不當教導及對愛滋病患者的謀殺政策」。





「對墮胎的不當教導」？我們全力使胎兒存活。「對愛滋病患的謀殺政策」？紐約沒有任何一個私人機構對愛滋病患的照顧遠超過天主教會。照顧長期病患的庫克樞機醫療中心（The Terrence Cardinal Cooke Medical Center）已漸漸發展成世界上居領導地位的愛滋病研究與治療中心。

發起這項集會的組織，意圖說服政府將愛滋病及保健轉變為政治話題。集會的目的在於藉干擾主日彌撒而「阻止教會」的行動，一些贊成墮胎的激進團體加入這組織，我發現，天主教雖非紐約市唯一的教會，但是，卻是他們要「阻止」的教會。

在集會的當天，由於歐康納樞機之請求，我帶領一些穿會服的會士朝主教座堂走去，並要坐在教堂的第一排。當我們到達時，教堂內空無一人，正在進行彌撒前的安全檢查。你能看見警犬在教堂內搜尋炸彈的情景嗎？我真高興，天主富有幽默感。

此時，約有四、五百名手舉牌子的群眾聚集在教堂前，約有一千名維護教會教導的信友也在場。但是，報紙卻支持反對教會的群眾。

示威者是一批冷漠的群眾。許多人頭戴假的高帽，在上面寫一些淫穢的字句，許多人手持寫有低俗句子的牌子。他們大吼大叫，然而示威行動完全被掌控，警察功不可沒。有些警察與我打招呼，有些警察制服上猶可見雞蛋擊碎後留下的痕跡。

一個千人的祈禱團體把主教座堂塞得滿滿的，幾名屬於各種善會的成員的表現令人感到

欣團慰，這個由總教區支援的組織，專門幫助有同性戀傾向但卻希望度貞潔生活的人，我也注意有來自幫助性癖好者組織的成員在祈禱團體中。

當禮儀開始進行時，教堂內一片寂靜，然而在樞機主教開始講道時，示威者便開始吼叫，並臥在中央走道上，所發出的種種奇聲怪調充滿了教堂。當我們唸完痛苦五端的玫瑰經之後，樞機主教繼續舉行禮儀，修士們此時將已印製的樞機主教講道詞分送給大家。

在祝聖聖體聖血時，天主的臨在幾乎是你伸手可及的，這真是令人驚訝的經驗，歐康納樞機主持禮儀時毫無憤怒之情，卻帶有深沈的痛苦。

由於樞機主教沒有分送聖體，我正巧站在中央走道的位置送聖體。我擔心聖體爵被人奪走，因此，當我送聖體時，我緊緊的握住它。

突然，一位身穿西裝，留整齊短髮的青年出現在我面前，他手拿聖體，並將它舉起，然後平靜的對我說：「這便是我想的你們的天主。」

我驚懼萬分看著他用手指捏碎聖體，任其散落一地。我不敢放下聖體爵，因此，示意教堂服務人員前來撿拾碎屑。警察將這名青年帶往警局。

我驚訝不已。他的聲音與行為完全不符。假如聰明人要褻瀆聖體，我不能期盼他用我在告解室聽到的相同聲音來從事各種行為。我認為大多數的褻瀆者都犯了頭等大錯。不是這小子，他似乎嚇得要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天主教徒，我想他可能不是。但是他使我覺得他內





心有極大的矛盾，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何等的悲哀！但是，不要替天主擔心。數世紀以來，神學家已經告訴我們，自從耶穌復活後，無人能「傷害」天主。難過的是，唯有祂的子女能傷害祂。

我向你保證每天在流產診所進行的墮胎行為對天主的傷害遠超過對聖體的褻瀆。對殺死一個孩子及執行此事者在內心所引發的良心譴責，天主將要說什麼呢？

假如一名天主教徒明知而故意侮辱聖體，他將被逐出教會，唯有教宗能赦免他的罪。假如一位司鐸或執事做出這種行為，他這一生再也不能行聖事，直到教宗赦免他的罪。其罪行之重大與傷害和洩露告解祕密相同。

審判這位青年的法官，一年後將他的勇氣與謀殺甘地的行為相比。他還不斷在法庭上口出惡言。

我多麼希望認識這名青年。我願意送他一本我所寫有關貞潔的書，甚至幾個錄影帶。他在我每天為別人祈禱的名單中——這些人都處於極大的精神危險中。你能想像這名青年因做了這事而陷入多大的痛苦中嗎？

報上登出許多示威者都有愛爾蘭或義大利的姓氏。有些人說：「我唸過天主教小學」。那沒什麼不好；說不定他們可能已悔改並成了聖人。別忘了，刺傷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士兵傳說已成為聖人。別忘了，聖保祿曾是策畫反對教會的主導者。

當我們面對迫害時，不要氣餒，反而要堅定自己的信仰。我們要準備接受來自別人的敵對與仇恨。美國天主教徒沒有鍛練的機會。一九二八年，我母親因自己是天主教徒而遭解雇，後來那家公司卻由天主教徒經營。事情的變化似乎太順利了，使我們在靈性上如此軟弱無力。

那天，主耶穌就在聖派翠克主教座堂內。假如禮儀結束後，我與祂一同走出教堂，面對群眾聽到他們對祂的侮辱時，你想祂要說什麼呢？我想祂會說那句當年祂對判祂死刑的人所說的話：「父啊，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路廿三34）。



主耶穌基督，賜我恩寵，使我成為祢真正的門徒，讓我更清楚明白信仰並非只是我自己心靈上的相信，而是一種為祢而活及與祢一同生活的召叫。

祢臨在於我們中間，在聖事中、聖經中、窮人及受苦者的身上，在低下階層及垂死者身上、在背叛者及釘死祢者的敵人身上，我們都能找到祢的臨在。請派遣聖神撕開物質的表





象，使更能意識到祢的臨在。

讓我歡迎祢來到窮人之中，如同當年祢走進稅吏的家中一樣。讓我在所有受苦者身上找尋祢，看到祢，服事祢。啊，世界的救主，賜我恩寵，即使當我覺得痛苦不已時，也幫助我將祢的臨在帶到祢的敵人面前，他們不斷呼喚我們回到祢——唯一的希望與救恩——的面前。阿們。

悔改，我們與世界的掙扎

你們不要愛世界，也不要愛世界上的事；誰若愛世界，天父的愛就不在他內。原來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奢，都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世界。這世界和它的貪欲都要過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卻永遠存在。（若壹二 15-17）

在我面前的這位美麗女孩似乎太年輕就已成為她懷中孩子的母親。康蒂的相貌像南美洲的人，但是她的姓卻聽起來像義大利人。當我問嬰兒的名字時，她滿臉笑容的回答說：「艾茉莉」，對這一個傳統性的名字，我頗感驚訝。當我問她自己的身世時，她敘述了一則極普通的通的故事。





康蒂兩歲時，父親帶她離開吸毒的母親。「我十五歲時，父親及繼母把我趕出家門。」她住在哪裡呢？她誠實，但近乎無知的答覆似乎掩飾了自己許多的痛苦，甚至帶著低俗的語氣說：「在西區的這裡那裡。」我立刻了解她曾經當過妓女。

後來康蒂認識一名青年願意娶她。他們同居一陣子之後，她便懷了艾茉莉。他們希望有定居處，但卻沒有錢。當這名青年決定自己創業，並在當地強占了一家酒吧，由於違反假釋條例規定，必須服刑七年半。這位準父親對康蒂說：「不要等我了。」

身懷六甲的聰明康蒂來到一所救濟機構請求協助。生產之後，經別人介紹，她來到了這所由一名年輕男士創辦，由我們修會支助的收容流浪母親的機構。

她是否聯絡過任何親戚嗎？這名女孩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也與父親及繼母失去聯絡。「妳一定有其他親戚吧！」我說：「康蒂，每人都有幾位親戚，在這世界上總有妳的親人吧！」

帶著一臉天真的表情，這名痛苦的女孩，抱起自己的嬰兒，以最純真的笑容說：「我有艾茉莉。」一名無辜犧牲者，在如此幼小時候便已經受到痛苦的折磨。

主耶穌基督曾說，祂是來拯救世界並吸引所有的人到祂面前來（若十二32）。在另一處祂說道，祂的敵人將被逐出世界。祂警告自己的門徒，世界要憎恨他們，因為它已經先憎恨了祂，祂又引伸其意義說道：「若是你們屬於世界，世界必喜愛你們，有如屬於自己的人，

但因你們不屬於世界，而是我由世界中揀選了你們，為此，世界才恨你們（若十五19）」。

我們如何了解耶穌所謂的「世界」是什麼意思？一方面，它是指人類的社會，或耶穌要拯救的全宇宙。康蒂及艾茉莉是這世界的一部分，而她們也是世界的異教主義下的犧牲者。

今天，我們很少想起異教徒。然而現代的異教主義使這名女孩陷入沒有價值、不尊重個人的世界中。其實，當康蒂開始尋求援助時，便遇到了異教主義。在她來到救濟機構之前，一些「好人」張口便說她最好去墮胎。處在她與空虛的妓女生涯之間的，便是這名叫艾茉莉的無辜女嬰，她也幾乎成為待宰的羔羊。

貧民區裡的巴比倫

我們在聖海倫火山及紐約的貧民區所見到的悲慘景象，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新異教主義在美國的街道上及所有工業國家的城市中滋生。全身武裝的羅馬戰士或許會害怕走在貧民區的街道上。但是住在紐約富貴區的人更是陰險的異教主義的犧牲者，他們本身及他們所愛的人都面臨被其消滅的威脅。

假如你認為這例子太極端，你不妨想像自己是來自另一星球的訪客，走在紐約、倫敦、東京或羅馬這些現代化的商業城市的大道上及娛樂區時，你會奇怪住在那裡的是怎樣的一群





人？

我很熟悉在這些商業區裡每天侵害人的感官的圖像與聲音。從裝潢昂貴的商店到地攤，商人販賣沒有人要的東西。各種車輛的喇叭聲，與煩躁的計程車司機相互較勁，不停的嘈雜聲使人無法思考。一群群服裝講究的行人，急急忙忙朝向各自的目的地走去，很技巧地躲閃乞丐伸出的雙手。

我們的外星訪客無疑的也辨認出各處的崇拜之所——一間廟宇，一座教堂。然而，它可能認為座落在花園大道及華爾街上的高塔狀玻璃大廈也是廟堂。在那裡所交換的綠色紙張究竟是什麼？由股票交易場所傳出的電子儀器聲音，更令他迷惑。對這位訪客而言，這裡最偉大的神祇便是金錢。而我們的訪客也發現，這裡的人還追尋如美麗、權勢、名譽這類的神祇。

一部名為《已故詩人協會》(The Dead Poet's Society) 的影片，描述在一所貴族的男校中，父母都將他們的兒女來送來此校，不僅希望他們學習紀律，也要他們學習賺錢之道，宗教傳統僅限參考及偶爾唱的虔誠讚美詩罷了。

為激發學生追尋精神價值及更深的意義，一位英文教師投入心力開啟學生的心靈，去欣賞詩的崇高境界。他正巧是浪漫派詩人拜倫、雪萊、濟慈等人的信徒，他們的詩篇流露出勇敢與謙恭有禮的高貴情操。

這位教授的授課方法是要學生拋開沈悶的詩集，而站在桌上吟誦自己的作品。這種公然蔑視傳統，不顧紀律的教學方式，引起校方的不滿。

一位學生的父親要他的兒子將來成為一名富有的外科醫生，而這位教師卻鼓勵他成為演員，追求那超越金錢的美，一種沒有天主的文化，學生的父親命令他放棄追尋這種愚昧又不實際的演員夢。

這是一部沒有天主、沒有基督、沒有希望的影片。這名男孩無法由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中找到逃生之路，兩種異教主義擠壓著他，古老的唯美論及現代的權力與財富論。這名心煩意亂的男孩，最後走上了自我了斷的絕路。

這齣悲劇反映了真實的生活。年輕人如何常常被迫接受已被視為神的糜爛生活與金錢？我們的孩子如何常常被以成為「有名人物」的願望所驅使？我們自己如何常常一點一點吞食異教主義的誘人枝葉？我們如何常常忽略救恩的真正意義？

我所謂的異教主義是指第一誠所警告的，即是：自立為神，使自己成為中心，也使別人成為主要的。

康蒂被趕出家門，因為她的父親及繼母認為她太煩人了。她受到性虐待，因為嫖客以滿足自己的性慾為主。她的男友強占酒店時是將自己放在第一位。當這些好人自願幫助她墮胎時，她遇見了今天的異教宗徒。甚至現在，異教主義還譴責她把孩子生下來。





請注意，我所採用的異教主義並非指其他宗教而言。其實，這些宗教盡其所能在找尋真正的神。誠如所有的人類宗教，他們憑自己的想像，一種自大傲慢的想像，來創造神，如同埃及的帝王神。我所用的異教主義可應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即使他們自認為是虔誠的基督門徒。我們都需要查看自己未意識到的異教主義部分，當你注意到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時，便很容易覺察它。

異教主義進入你的生活中嗎？

異教主義進入你的生活中嗎？它確實以憤怒、判斷人、高高在上的態度，進入我的生活中。在過去幾天中，你是否有時像一名異教徒？誠實點吧！你對計程車司機的態度如何？我承認自己有時對他們是很冷漠無禮的。這是我們常常對待陌生人的態度，甚至當親戚朋友不如意時，我也以同樣態度對待他們。古代異教徒曾說：鄰居如狼。

我是否受到異教思想的影響？無疑的，我習慣自我解嘲地說，我不像許多人那樣，有這種偏見。在紐澤西州我所生長的小鎮上，黑人都住在一條名叫方濟街的地區。我從未注意過別人對他們惡劣的態度，但是，他們確實受人排斥，被人利用。在我十二歲那年的聖誕夜，我問自己這個問題：假如耶穌來到我們鎮上，祂要誕生在哪儿？我清楚的記得答案是祂會誕生

在方濟街上。為什麼？因為耶穌出生在窮人中間。因此，我下定決心，不對黑人存有任何偏見。

我常常聽到反猶太主義，而我自己從未受其影響。我的早年靈修導師之一是一位富有智慧、年長的猶太縫紉師父葛瑞弗（Mr. Graf）先生，當我與他談話時，我總覺得在與一位先知談話。

回想過去歲月，我一個一個沒有倫理偏見的環境中長大。我對紐約既愛又恨，它接納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幫助他們，也摧毀他們。多年來，我為住在這裡不同的兄弟姊妹工作。

然而在我心中卻埋藏著比異教主義更深的偏見。你知道這是對哪類人的偏見呢？是那些不喜歡我的人，或忽視我，或認為我所講的話不值得一聽的人。我是泛泛之輩，假如你不喜歡我，對我任何影響。但是，假如你不接納我，或我所講的，我會感到受了傷，心中的偏見會油然而生。

或許你認為司鐸要神聖些，我不是也這樣希望嗎？而呈現在我面前的路仍然滿布著阻礙與困難。成聖不是一蹴即成的，一旦，當我們對天主說「我願意」時，那便意謂著，我們要每天，甚至每時每刻努力的回到天主那裡，繼續向前走，不斷的成長。

我們都需要由異教主義中回頭改過。克服我們異教主義的第一步便是遵守舊約的誠命及新約的真福八端。梅瑟、先知、耶穌、宗徒及福音作者都可作為我們不斷努力回心向主的引





導者。此外，當我們感到力不從心時，眾多的主內兄弟姊妹都可助我們一臂之力。

悔改什麼？

我常常在書中及錄音帶中提到不斷的悔改。有人問我：「悔改什麼？」大部分天主教徒會說悔改是悔罪，這答案未免太簡單，有人認為這是指我們需要改正自己的弱點，而這也不能完全表達其真正的意義。一旦我們承認自己的無能並祈求幫助時，天主便會扶助我們的軟弱。

大多數的人需要徹底改變的是我們的不相信。即使基本上我們相信，然而我們的信仰常常是殘破不全的。我們對天主的信仰就像一隻有漏洞的船，在生命的風暴中，我們必須不斷把水舀出去，以免船沈。鋸齒狀的岩石及藏在海底的冰山刺破我們簡陋的救生小船，正是世俗的障礙阻擋我們的前進時刻。一旦船身被大浪襲擊，我們才發覺自己並非精神上的強者。

讀這本書的人是那些努力抵抗異教影響的基督徒。他們要悔改什麼呢？答案是由不知不覺影響我們的現代異教主義中走出來並改變自己歸向天主，而不是從無信仰中或明顯的異教價值中回頭改過。彼得·克瑞夫如此描述我們的情形：

今天，基督宗教所面臨的威脅不是來自世界其他的大宗教如伊斯蘭教或佛教或無神論，而是來自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已死的宗教。宗教被視為是生氣蓬勃的異教主義。

有新舊兩種異教主義，使兩者以同一名稱結合為一的，便是一股不具超自然信條或儀式的古老宗教力量。異教主義只是人類精神的本性力量罷了。

福音記載一些信從耶穌並改變自己異教徒態度的人的故事。即使那些在嚴格的猶太教育中長大，極厭惡異教主義的人，也有必要不斷的回頭改過。

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我們個人的救主，這只是終生悔改過程的開始而已。天主召叫我們不斷地悔改，每日都在淨化過程中。我們必須由自己的改變開始，為所有異教徒的皈依祈禱。到了天堂，我們的悔改才完成。

每一個人都在無恩寵的狀況中開始了生命，是一名小異教徒。當我們出離母胎時，便帶有原罪。每一名新生兒都需要悔改。自始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來自天主的啟示，但是我們不久便感到，我們需要相信某種超越自己的東西。

我出生時是一名沒有宗教信仰的嬰孩，兩週後，父母抱我去領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雖然身為基督徒已超過半個世紀，但是，我仍受具滲透力的新異教主義的影響，面對每日的





掙扎，努力使自己的心靈歸向天主。

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的口說明天主與人之間的距離：「就如天離地有多高，我的行徑離你們的行徑，我的思念離你們的思念也有多高」（依五十五 9）。我們都有矮化天主的傾向，而忘記唯有藉耶穌基督的救恩才能跨過陷阱。我們很容易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去悅樂天主，而忽略以謙卑之情伏地朝拜祂。

很多人覺得擺脫自己的異教主義是一件難事。試想在現代異教主義之前，舊有異教主義早已存在。我們都由家族傳統中感染一些異教主義。

假如你是歐洲北部的後代，即是愛爾蘭、德國、英國、北歐人或斯拉夫人的後代，你的祖先早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年之前便已皈依基督信仰。假如你是義大利或希臘的後裔，那麼宗徒及他們的繼承人，早在耶穌復活後三百年就在你的祖先之中工作了。假如你是猶太人，從歷史方面來講，你先於我們一兩步，而你的祖先遠在基督誕生前一千八百年，從亞巴郎開始便遠離了異教主義。但是，假如你翻開舊約，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民因多次陷入異教主義而受極大的苦。

或許你是個非洲裔美國人，你可以回溯數百年前祖先們的異教崇拜。別忘了，將他們以奴隸身分買到美國，這便是一種異教行為。無疑的，本書的某些讀者是在反宗教的現代異教主義的環境中成長的。

無論你是誰，無論你的家庭背景如何，想想我們每人呱呱落地的那一刻，便開始了一個沒有信仰或異教信仰的旅程。一位年長的婦人告訴我，當她只有幾週大的時候，由義大利被抱來美國。她的祖母到碼頭迎接他們，隨即帶他們到教堂，在他們回家前，她就已經接受洗禮了，祖母不希望家中有一名非基督徒。

教宗若望廿三世的母親大約有二十個孩子，每個孩子出生後不超過一天便領洗了。若望於晚上十一時出生，他母親立刻差人將已經入睡的堂區神父請來為這位未來的教宗付洗。這種做法可能過分，但是，她的決定使我們想起自己出生之時，是沒有信仰的小娃娃。

一如異教主義進入古代的以色列，它也常常進入教會的生活中。那是因為，無論昨天或今天，所有的一切，生來更是具有異教精神的，它們都需要接受洗禮，不斷被基督召喚而拋棄異教主義，歸向天主。我們不是常常聽見自己心裡的聲音在說：「天主果真說了……嗎？」（創三一）我們是否嚴肅面對這誘惑呢？我們是否仍然懷疑天主的命令，並且採取叛逆的態度？

基督宗教很容易受異教主義的影響。文藝復興時期及啟蒙時期，古老異教主義曾重現許多次。英國浪漫時期產生各種不同的詩人，有些是虔誠的宗教信徒，有些卻是崇尚美、對與錯、判斷、悲劇與神聖的新異教主義。

教會歷史中的某些遺址有時也反應異教思想。你聽說過羅馬的提沃利（Tivoli）花園嗎？





一件令人讚賞的建築建作，其位於岩石邊的噴泉完全靠地心引力而能噴向空中廿或卅五呎。點綴這座花園的是異教的各種神祇。這座花園是由文藝復興時代的一位樞機主教所建的，你知道嗎？

你是一名異教徒嗎？

今天的異教主義並非只是一種古老的離經叛道行為，也包含一些可感受的宗教情操，如道德、懲罰，或悲痛，新異教徒受到糾葛人的痛苦及古老物質主義的薰染。我們常以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傲視他人。我們常把重心放在購買更多的物品、更大更好的豪宅、新款式的汽車上。很少人認為星期六逛街有何不對，坐頭等艙、搭遊輪、受人侍候，這些實在太誘人了。

「給我……我要……讓我擁有……我們坐頭等艙……人人都可以侍候我們……我們只需要錢。」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這些嗎？我們常常買自己不需要的東西，緊抓住我們所擁有的，把多餘的捐給窮人。以下幾條可用來檢視我們生活中的現代異教主義。

人被視為物品，使用完就丟棄

早年的異教哲學家對生命還有一些尊重的態度，而今天這種態度已迅速消失了。假如為了方便或使用的理由你就可以任意扼殺人的生命，這樣便沒有任何東西是絕對的了。

人把自己視為神，人可以決定何時結束自己的生命，或結束那忍受極大痛苦的親人的生命。英國知名雜誌《終極出口》（*Final Exit*）的負責人德里克·漢弗萊（Derek Humphrey）提出安樂死及自殺的主張，在其雜誌中舉出各種不同自殺的方法，且廣被接受。甚至年輕及健康的人都大感好奇，若有需要便會選擇其中某種方法自我了斷。

這是一種違反人性且具有暴力的異教主義。我並非指希臘、羅馬及其他異族的異教主義。最惡毒的異教主義往往出自那些曾經領受洗禮而日後卻背叛基督的人的口。

新異教主義刻意忽略基督臨在於他人身上，及他們身為天主子女所具有的價值與尊嚴

歷史上多少次記載人以異教主義的方式要護衛基督？當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後，他們以基督之名屠殺伊斯蘭教徒及猶太教徒，他們血腥的所為，真無異於異教徒。多少人自認為是虔誠的信徒，卻支持政府的政策中那些充滿仇恨、暴力及邪惡的作法。多少次即使我們在護衛基督信仰時，我們的行為卻恰好相反。

過去，許多美國人自認為是虔誠的基督徒，卻全心支持奴隸制度及種族隔離政策。而今





天，基督徒又如何對待有色人種呢？我們如何對待窮人？我們在他們身上看見基督嗎？

當社會變得越來越異教化時，它將回到奴隸制度上。請看，即使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有權勢的人以巧妙方式控制弱者，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所有物，任意擺布。據估計美國十分之一的基本資產是來自奴隸。

奴隸在美國真的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了嗎？我們仍然因種族、信仰、膚色、環境、弱點、或殘障而把他們不當人看。有時，就因為我們不喜歡某人臉上的表情而拒絕他。

許多未開發國家中，為數龐大的社會低層人民正處於不幸的狀況中：無數被拋棄的人，其中不少是奴隸的後代，或被美國商業所剝削的拉丁美洲人民的後代。異教主義是貧富差距的根源。古羅馬時代，當窮人翻身後，領導階層給他們麵包及觀看鬥獸，現代社會則給他們毒品與電視。

一九九二年發生在洛杉磯四名白人警察重擊一名黑人機車騎士，被判無罪，因而引起的暴動，造成四十人死亡，成為十年來最慘烈的城市暴動事件。異教的價值觀導致異教的反應。

異教主義缺少在人類生命中的神聖與超越感

異教神祇是人類的宗教與個人需要的投射，它們按人的形象而造，有眼卻看不見，有耳

卻聽不到。基督不跟隨人造的神，我們跟隨一位自天而降的真神，祂不需要問我們的願望、需要，甚至意見，祂只要求我們相信祂、跟隨祂。

我們生活在受異教思想影響的人群中——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堂區，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努力忠於自己的基督信仰。我們把基督放在第一位嗎？我們的靈修生活是否只是在心靈有所觸動時的一種安慰呢？

發展快速的新時代運動沿用一些古老的迷信及一些過時的浪漫派異教主義，如幻想自己具有精神力量、治病能力、對水晶球說話，他們強調的與死者的精神的聯繫、星象學、數字學、精神溝通，這些頗受歡迎，廣被接受，他們主張人類本身便是終極目的，就是神。

新異教主義無美感或超越性

現代藝術雖然具有美與意義的一面，但是常常呈現醜陋的一面，所表達的是生命的晦暗，毫無意義可言。

現代異教主義將至高價值置於俗世生命，即可見的世界之上

我們都有一種淡化福音訊息及基督奧蹟的傾向。或許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們要把耶穌塑造造成適合今天凡夫俗子價值觀的一名好人。有多少人完全實踐了祂要我們愛仇人及把自





己的財物給窮人的嚴厲教導呢？

我曾觀察身為宗教大學的教授，以雙關語來宣講基督。神學家的責任是用信徒能明瞭及能實行的方法詮釋啟示，而非以一種易於接受的方式來呈現啟示。今天，以直接並具有挑戰性的方式呈現基督宗教，被視為異於常理。相反的，一種含糊不清、半異教式的基督宗教呈現法，常很難吸引嚴肅的聽眾。

美國有幾所非教會大學設有頗為活躍的紐曼樞機俱樂部（即天主教學生會）。負責此俱樂部的均為年長並投身於基督信仰及教會信理教導的神父，他們不向周遭的環境妥協，漸漸的，他們凝聚了一群不怕與流行文化對抗的教師與學生，形成了具有奉獻精神的團體。每年，總有一、兩名司鐸聖召出自這些俱樂部。

另一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聖召出自規模大的天主教大學。事實上，許多在這些大學執教的司鐸，最後都離開鐸職，甚至放棄自己的信仰。這些例子使我清楚看見，順從我們周遭的異教環境，不僅觸犯了道德律，而且在呈現救恩的真理上也無效率可言。

新異教主義主張相對性的道德

新異教主義的物質主義及消費主義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只有相對的、主觀的及實用性的主張及作法。以錯誤的價值觀來定義成敗，凡是方便的或使人快樂的，都是好的，凡是不

方便的就被視為邪惡的。

許多基督徒覺得自己是次等公民，只因為他們成就不大。我們不斷為自己的信仰及謹言慎行道歉。假如人人都這樣做，積非成是的情況便因此產生，或至少可成為可接受的行為。

現代異教主義覺得我們的生命是無意義及無望的

由於看起來教會似乎失去地位、影響力並且漸漸消逝而使你大感失望，那麼你可能已掉入異教主義的符咒中。因為因著仰望天國，基督徒不會對現世的情況感到更加失望，因為天主已對祂的子民承諾最後的勝利。

即使最深的痛苦裡，一位有信仰的人知道總有一種無人能奪去且超越世物的平安、滿足、喜悅存在著。聖保祿說，我們因耶穌的十字架而深感光榮，因為「如果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也必與他一同為王」（弟後二11,12）。

異教主義終有現出其真正面目的一天，總有消失殆盡的一天。心理學家榮格提出席捲基督徒文化的黑暗異教主義是不容忽視的：

基督徒的教育已盡了力，但是仍嫌不足。極少的人對天主有內在的體驗。他們只從外在與基督相遇，而未能由心靈深處與祂相契；因此，黑暗異教主義仍占據人





的心靈，目前，它正以一種欺騙的方式，以不可抵擋的力量淹沒基督徒文化。

納粹對歐洲宗教文化的破壞便是明證，他們建立一套異教儀式以取代聖洗及婚姻聖事。近幾年興起的新時代運動，雖不如當年納粹的強勢，但目前也正在發展自己的一些儀式。

你我不斷從生活中根除新異教主義。使自己不受異教價值觀的影響，這是自羅馬帝國時期以來基督徒的掙扎。我每天觀察自己的生活，都能看到物質主義及自我中心的證據。我必須承認，美麗而神祕的古老異教主義，對我多少具有吸引力，但是醜陋及物質化的新異教主義卻具有更大的毀滅性。

真正的基督宗教總有與異教文化對決的一天。記住耶穌曾經警告我們：世界要憎恨我們（若十七11-19）。今天我們看到反天主教、迷信、公開的異教崇拜儀式，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這都反映出人需要一位真天主。

我的一位年輕親戚最近告訴我，在一所天主教學校裡，有人告訴她，天主是女的。請相信我，天主不是女的，也不是男的，天主是精神體，人以男性來表達祂，耶穌以男性誕生在世界上，我不知道為何如此，或許天主可憐我們男性，因為女性比我們能幹。凡是要以我們的形象來塑造天主，以及改變天主的啟示以合適我們的幻想的，便是向異教主義邁進一步。

耶穌如何與異教徒建立關係？

耶穌一生大部分時間不是與異教徒生活在一起——如他童年在埃及的時光——便是與具有猶太文化的人來往。納匝肋與加利肋亞湖畔都是許多無宗教信仰的人的家鄉。事實上，緊鄰葛法翁的提比利斯城，便是以羅馬皇帝命名的異教城市。

耶穌教導他的宗徒們，要使萬國萬民都成為門徒。全人類都需要悔改與治癒。我們看見耶穌常常走近異教徒，以仁慈與關愛召叫外邦人或其他不同種族的人。耶穌在革辣撒驅魔的事蹟，便是在異教徒中所施行的奇蹟（路八26,39）。

耶穌所行的最感動人心的奇蹟之一便是復活葛法翁百夫長的僕人。這位百夫長婉謝耶穌到他家去，說道：「我不堪當你到舍下來，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好的，因為我雖是屬人權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屬我權下；我對這個說：你去，他就去；對另一個說：你來，他就；對我的奴僕說：你作這個，他就作。」（瑪八8,9）百夫長的信德令耶穌感到驚訝，立刻就答應他的請求。他可能是「敬畏天主」的異教徒之一，他相信猶太人的天主，但是卻因梅瑟法律的束縛而被勸阻正式歸向耶穌。

一名客納罕婦人前來請耶穌醫治她附魔的女兒，在他們之間似乎出現一幕粗魯的互動（瑪十五22,28）。耶穌稱自己只為猶太人而來的回答，並未使她退怯。當她跪在耶穌面前求





他而他卻說：「拿孩子的麵包餵狗是不公平的」這句推辭的話時，婦人勇敢地回答說：「是啊！主！可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屑。」耶穌看見她如此大的信德，便治好了她的女兒（瑪十五 22-28）。當那些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以諷刺性的幽默朗誦這段記載時，我們對這段經文有最佳的了解。

成為異教世界中的基督教

我們應如何回應今日的異教徒？首先，我們應該記住，許多領洗或已領受其他聖事的信徒，並沒有受過良好的宗教教育，或甚至完全沒有接受任可教導。許多人都是現代異教主義潮流的無辜受害者，青年時期的聖奧斯定曾落入這種陷阱中，他把異教徒的價值視為一種風潮。

我們應該以祈禱的精神將他們放在天主的手中。他們可能是你的親戚、兒女、兄弟姊妹、配偶或父母，以你的祈禱及善表，這些迷失的靈魂能重回基督的懷抱中。耶穌勸勉我們乘著白天，去完成天主的工作（若九 4）。我們應該忍耐及仁慈，好使我們週遭的人能看到基督的面容，並感受他治癒的碰觸。

同時，我們也不要自以為是。切記，在遵守天主的誠命上，我們都有疏失；我們都需要

不斷的悔改。我們已經看到，在我們的生活中，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異教主義的影響。我們自己的掙扎應該使我們以謙遜和憐憫的態度對待他人。

基督徒最常見的一種詭異的異教態度便是判斷別人。在一篇講解《聖詠》第五十一篇的道理中，聖奧斯定講到真正的悔改及不要判斷別人，這首聖詠是達味自己殺害赫特人烏黎雅並強娶其妻的懺悔祈禱：

達味說：「我承認自己的過錯，假如我這樣做，天主將原諒我。」我們總不要認為，只要我們生活無慮，我們就沒有罪過；當我們不斷祈求天主的寬恕時，我們的生活應該只充滿了讚美。而人卻是無希望的受造物，他們愈少注意自己的罪，就對別人的罪愈有興趣，批評而不糾正。不能為自己找藉口，便去指責別人。

當達味向天主說：「我承認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時，他不是以這種態度祈求天主的寬恕與天主和好。他沒有注意別人的罪，而只注意自己，他不作表面功夫，卻進入自己內心深處，他不放過自己，也不要求天主放過他。

達味說：「祢不喜悅祭獻。」假如祢不喜悅祭獻，那麼祢不就一無所有了嗎？一點都不。天主喜歡的祭獻是懺悔的心，祢不輕視悔過及謙卑的心。

現在你已經有了奉獻的祭品，不需要大費周章的去挑選最佳祭品。在你內心深





處找尋能悅樂天主的祭品，你的心一定會擊碎，你害怕自己因此而喪亡嗎？你已經得到答覆了：「天主，給我創造一顆純潔的心。」為了再造一顆純潔的心，原有的心必須擊碎。當我們犯罪時，我們不應沾沾自喜，因為我們的罪使天主不悅，我們也要為自己的罪深感慚愧，這樣我們就能與天主的旨意合而為一。

聖奧斯定振振有詞的表達了基督徒生活中應具有的悔改態度。的確，任何基督徒所該有的適當態度便是悔改，甚至是愉快的悔改。

主耶穌對心地單純信徒的憐憫

重視自我可視為一種異教徒的態度，是一種非基督宗教的自以為是的態度。有些極貧窮的猶太人，如牧羊人，由於他們無法以乾淨的外表參加宗教儀式，而不能進入聖殿。法利賽人輕視這些窮苦大眾，其中包括被耶穌治好的胎生瞎子。當他接受法利賽人的質問時，他們譏笑耶穌這種仁慈的行為，因為他在安息日做了這件事。

「這人不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若九6）。當這名可憐的瞎子堅持是耶穌治好了他時，他們便以惡言辱罵他說：「你整個生於罪惡中，竟來教訓我們？」（若九

39)。然而，這名胎生瞎子，和罵他的法利賽人一樣，生來就是猶太人呢！

今天，很多人領洗入教，但是卻很少人接觸到真正的基督信仰，對福音的教導只有極少的了解，這種無知，或許不是他們的錯。我們必須以更大的耐心幫助他們悔改。我們從未聽過德蕾莎姆姆責罵這些無知或未受過良好宗教教育的信徒。相反的，她卻以忍耐、仁慈及自我克制來對待他們。

身為司鐸，我常常要面對那些生活在異教主義中而要表達自己信仰的人所提出的棘手問題。一天下午，電話鈴響了，是一位名叫荷西的男孩打來的，他說：「神父，我要你為我的孩子付洗。」

我說：「荷西，我不知道你已經結婚了。」

他回答說：「我沒有結婚，可是，我有了孩子。」

「為什麼，荷西，你沒有結婚嗎？」我要知道。

「蜜瑞達和我都沒有準備好。」

在這點上，我必須同意他。我得知蜜瑞達是一名來自未受教育黑人家庭的單純鄉下女孩。「她是天主教徒嗎？」我問。

「她不是，但是她喜歡天主教。」他答說。我已經勾勒出整件事情了。

我向荷西指出，假如他能實踐他的信仰，並保證培養孩子成為一名天主教徒，這樣，我





便為孩子付洗。他似乎有點遲疑。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曾當過輔祭；每年參與幾次主日彌撒，如聖誕節、聖枝主日及復活節，甚至偶爾進教堂祈禱。而他的女友有意願想要成為一名天主教徒。

這真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司鐸不能只因為父母要為孩子舉行一個美好的宗教儀式而為孩子付洗。父母必須要有真實的信仰及奉獻精神，使孩子能在天主教的信仰中長大成人。

我內心有撕裂之感，腦海裡思索荷西的請求，最後，我告訴他，我會為這嬰孩付洗。當我到達時，蜜瑞達的家人已經聚集在一座一百年前由愛爾蘭移民所建的古老教堂中。他們是一群純樸的人，我領他們參觀教堂，解釋彩色玻璃上的圖像，聖人塑像，以及臨在於聖體中的基督。當我帶領他們做祈禱時，他們竟都跪在聖體櫃前。我很確定，當天我可以為他們大家付洗。

洗禮之後，我回到祭衣間，心中還在懷疑自己是否做得對。當我把頭低低的靠在跪凳上時，聖母的謝主頌在我腦海中響起：「他從高位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他使饑餓者飽饗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路一 52, 53）。我突然明白，為這名嬰兒付洗，是天主救恩的表達，因為，我為卑微弱小的人做了一件偉大的事。

幾週後，我有機會與德蕾莎姆姆見面。從經驗得知她是一個直截了當的人，因此，我小心描述這嬰兒的情況，並問她有嬰兒尚未領洗，而我應該如何做才好。

德蕾莎媽媽對我說：「可憐的神父，你不過只是一名司鐸而已，為何要將如此重擔放在自己肩上呢？你難道要剝奪天主的孩子接受洗禮及救恩的機會嗎？」

我回答說：「孩子的父母不是信仰團體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沒有每主日參與彌撒。」德蕾莎媽媽帶著諷刺的眼光看著我，並對我說：「神父，從你告訴我的一切，我知道這孩子很可憐，天主自己就是她的父親，而祂每天都到教堂去。」

當某些看似半異教徒的信友使你感到困擾時，想想荷西與蜜瑞達的故事，或許對你有益。主耶穌怎麼看他們呢？祂說他們像一群沒有牧人的羊，祂很憐憫他們（谷六34）。

我們如何對待態度頑強的異教徒

我們如何面對如同那些在紐約聖派翠克主教座堂內公然反對教會的強硬異教徒呢？沒有比悲傷更好的態度了。這種高貴的情操，是無人會攻擊的。我們必須給無宗教信仰者一個難得的榜樣。相互叫罵，只會引起無意義的言詞之爭。

假如天主能忍耐你和我，祂也忍耐許多其他的人。耶穌要我們原諒別人，就如祂原諒我們和他們一樣。你記得《瑪竇福音》第十八章中不肯原諒別人的管家的比喻嗎？他欠主人一萬塔冷通，曾懇求主人寬限一段時間，主人答應了，而他卻逼迫一名欠他一百德納的人立





刻還清。請記得，一個塔冷通大於一名勞工二十五年的工資，而德納只是一天的工資而已。主人斥責這名惡僕說：「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瑪十八 33）。耶穌向我們說明寬恕的必要，就如天主曾寬恕我們一樣。

我們周遭有許多人是信仰佛教或印度教或其他宗教的。教會教導我們要尊重這些非基督信仰的宗教。佛教徒或印度教徒似乎知道有一位真神，但是對基督的福音卻一無所知。讓我們繼續祈禱，願他們能認識耶穌的愛。讓我們以愛及憐憫對待他們，並尊重他們對生活的天主的虔誠追尋。

耶穌的姊妹

當異教主義愈來愈強勢時，我們該怎麼辦呢？答案就在福音及書信中。天主召叫我們要以生活為基督的愛作見證，緊握著可貴的救恩真理。

讓我與你分享一則有關住在香港舢板上的耶穌小姊妹會的愛的見證故事。她們住在艾伯丁港內舊的小船上，我到達時，氣象台正發布颱風來襲的警報。

颱風來到之前，每家可將自己所住的船與前後的船繫在一起，以避免彼此的碰撞，最後，港內所有的船連接成一艘大船，隨風浪起伏。即使在天候良好時，依東方的禮俗，你也

可以由一條船走到另一條船。假如你的家遠在數條船之外，你有權跨過所有的船而回到家。

當我去拜訪這些修女時，我不知道在這廣大的水上城市中，何處是她們的舢板。帶我去的瑪利諾會神父向這些船民詢問我們要找的人，他以中文說「修女」這名稱。話一說出，每個人都知道，並微笑的為我們指出正確方向。我們與這些船民作簡短的交談後發現，他們以為我們是來拜訪耶穌基督的親戚，他們根本不知道耶穌是兩千年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他們以為住在舢板上的這些修女是他的「親戚」。多麼奇妙的感覺，我來這裡拜訪聖家。

黃昏時，這些信奉佛教的船民在每家供奉的佛像前點起一小燈。日落之後，港內一片寂靜，他們開始吟唱簡短經文，此時，修女也點上小燈，以中文詠唱聖母讚歌，四周一片安靜肅穆。

當你發覺這些中國人想知道耶穌基督是誰時，我們就明白了這些修女的耐心見證是何等重要。他們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很久以前他曾生活在世界上，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已經死了，更不知道他由死人中復活的事。但是，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建立教堂、醫院、傳教場所及學校的事實，他們卻印象深刻。這些有十字架標誌的地方，的確做了許多了不起的事。

過著如此貧窮生活的船民可能會想：「這位基督一定家財萬貫，他的跟隨者一定都家境富裕，這些美國及歐洲的基督徒都是有錢人。但是，耶穌自己的姊妹卻來與我們一起住在港





內的舢板上，這不是很好嗎？

他們對這件事實印象深刻。那不就是把福音帶給饑餓者的祕密嗎？在印度，你會發現很多人無法告訴你總統的名字，但是，他們都知道德蕾莎姆姆是誰，為什麼？因為她相信，有些耶穌的跟隨者應該選擇與卑微弱小的人一起生活。



救主耶穌基督，指示我成爲祢跟隨者的道路。請賜我智慧與謙遜接受祢的聖言及教會的教導。

藉祢的榜樣及聖神，救我脫離我自己的方法，及爲配合自己的需要和渴望而勾勒出對祢的想像。我內心的傾向，如憤怒、貪欲、放縱自己、傲慢、自以爲是、自我中心等都引誘我營造我自己對祢的想像。如同宗徒一樣，我可以想像祢如何拯救世界，但是，當然需要祢的幫助。

以祢的謙遜擊碎我的傲慢，以祢的恩賜揭開我自私與異教思想的面具，使我能真正的悔

改並願謙卑自下，若有必要，不惜用最嚴厲的方法，不要允許我因懦弱而退卻。讓我認識祢真正臨在時的喜悅；讓我甚至在黑暗時刻體驗祢十字架救恩的力量；讓我在同行人群中成為祢救助力量的泉源。

願祢的國不斷來到信者的心中，在我們的渴望中減少異教的念頭，而有更多的基督徒的期盼。召回迷失的羊，把我們聚集在祢那永恆的羊棧中。阿們。



狼群中的羊

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潔如同鴿子。你們要提防世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議會，要在他們的會堂裡鞭打你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帶到總督和君王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證。當人把你們交出時，你們不要思慮怎麼說，或說什麼，因為在那時刻，自會賜給你們應說什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瑪十 16、20）

在參加過紐約郊區達比鎮的救援行動之後，對羊為狼群包圍的感覺略知一二。在這麼落於哈德遜河旁美麗的小鎮裡，我看見被推擠、被捕、被套上手銬及拖上警車的司鐸及男女會





士。我的同會兄弟們在一旁靜靜地誦唸玫瑰經，離他們不遠處，一名身穿黑衣的婦女，用幾分鐘以最淫穢的言語介紹保險套的用法。有些抗議者身上還帶著一些邪惡的標記。身處於這種褻瀆與咒罵的情況中，警察未加阻止，任其喊叫。

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達比鎮居民並不贊成這種野蠻行為，無論他們的政治立場為何。許多人不同意救援行動。這項行動的目的是以民眾的反對力量強調毀滅人類生命的墮胎行為是不正義的。無人願意被關入監牢，但是，這也是反對異教主義的具體作證方法。

在達比鎮的痛苦經驗，使我想起愉快的往日時光。晉鐸後十四年，我在一個友善的團體裡擔任兒童村的輔導神父，這是一所建立在鎮旁山丘上專門治療情緒障礙兒童的中心。昔日可愛的達比鎮現在卻羞於見人，糜爛不堪。

我們這小小的方濟會團體曾在這場合中為墮胎之事祈禱時被人指指點點。保護生命的示威者低頭站著，默默祈禱。四周的喊叫聲愈大，我們的祈禱愈虔誠。尚有福音派的牧師或東正教的司祭加入我們的行列。有一天，站在我身旁的東正教司祭被警察抓走，我接替他握著寫有「紐約司祭們反對墮胎」字樣的大布條的另一端。

由於眾多的保護生命者的示威，某處的墮胎診所自動關閉。當身著灰色道袍的本會弟兄在地下鐵車站搭車回家時，一群以為他們要到另一墮胎診所去的贊成墮胎示威者跟隨其後，突然，這些婦女發現自己來到地下鐵車站，這使本會弟兄有機會與她們交談。她們中有些人

承認這是第一次聽到另一方面的看法。

直到我成為政治不可知論者之前，我對成為不可知論頗不了解。我出生在民主黨的家庭中，兩週大時，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長大後，不僅獻身天主，同時也是民主黨的黨員。

我從未想過，我是反對一九九二年民主黨全國大會通過墮胎法案的人民之一。看到許多黨內代表手舉贊成墮胎的牌子進出麥迪遜花園廣場時，我心如刀割。有人鼓勵我去見勇敢推動保護生命的黨員。

在那一週內，有幾個保護生命會議在天主教堂舉行，我受邀在一個週三的夜晚，在中央車站旁的一座教堂內演講，教堂前的街道上已擠滿了高聲喊叫贊成墮胎的群眾。當警察要求示威者讓出一條通路時，卻遭到許多婦女的反抗。為干擾已在教堂中持續祈禱的保護生命的人，高聲喊叫的群眾手中還舉起褻瀆天主、基督及聖母的牌子。

墮胎使美國分裂，這是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所面臨的最大分裂。不幸的是，許多自稱為基督徒的人，未能認清政府在道德上有責任保護人的生命——包括未出生的生命。在這個價值混淆的世界裡，美國的天主教會仍堅守其維護生命的防線，對此，我心存感謝。

你或許不贊成群眾的反抗與衝突，你如何表達你對濫殺未出生嬰孩的不贊同呢？這類示威行動提供我們思考異教主義及我們有責任保護無助者及無辜受害者的機會。基督徒跟隨向我們提出永生許諾的那一位；無信仰者卻嘗試去抓住甚至會由指間溜走的現世虛假的承諾。





有些這類粗暴的贊成墮胎示威可能也使家庭思考這方面的問題。面對邪惡的喊叫，援救者也無法以好言回答，相互叫罵，令人難以忍受，甚至一名老修女甘願被警察拖入警車，關入監獄。

我們從何處獲得如羔羊般甘願被宰的勇氣？許多被抓者都是性情溫和的人。前蘇聯境內及中美洲的教會由何處獲得抵抗強大軍人勢力的力量？我們從何處得到光明能見我們社會中的異教主義，而許多善心人士卻看不見？勇敢、信德及洞察力都來自聖神，透過教會賜給我們。

不靠我們自己

「門徒」一詞的意義是指某人曾接受另一人的教導。我們接受耶穌在聖經中的教導，以及在生活中，來自聖神的教導，我們還接受教會的教導。但願我們聆聽這一切的教導。我們由天主的恩寵所派遣，而不是自我派遣。凡領受洗禮者都因洗禮的承諾及恩寵而接受派遣。凡領受聖秩聖事者，都因司祭團的覆手而接受派遣。

無人具有傳播天主真理或自我派遣的能力，而我們每個人都有傳遞天主訊息的使命，正如我們由別人那裡接受訊息一樣。

就算是基督的門徒，我們也有面對紛亂與錯誤的可能。我曾遇到一位喜歡與人談話的長者，由他豐富的談話內容不難猜想他花不少時間在閱讀聖經及祈禱上。由於他自己的神學信念，這位看似虔誠的挪威路德派主教的孫子已不再進教堂了。他向我說明他相信人類便是墮落的天使，在短暫的人生裡，天主給了我們機會再返回天堂原來的位位置。假如我們不謹言慎行，我們便下地獄。從神學觀點來看，他已偏離基督信仰，是一個屬於自己的門徒的例子，他需要教會明確的指引。

歷史中記載許多在不適宜的時刻做了錯誤之事的熱忱門徒。因為他們忘了聆聽耶穌的教導而要表現自己的能力，很多人不幸在信仰的大海裡慘遭滅頂。他們可能出於善意，但是，他們錯誤行為卻造成更大的傷害。

成為基督的門徒，我們必須是祈禱團體的一份子。著名英國國教的作家伊夫林·昂德希爾（Evelyn Underhill）寫道，世界各大宗教的創始者都是先建立一個祈禱團體，或已經屬於某一個祈禱團體。耶穌便是屬於一個猶太祈禱團體的一份子。我們有時忘記耶穌是真正的猶太人。伊夫林提出，團體能使其成員走在真實又正確的靈修之路上。耶穌並不需要一個團體，但是，他意識到他的跟隨者都需要團體。

因此，耶穌建立了一個新的祈禱團體，便是日後大家所知的基督宗教。耶穌不是一位獨行俠，在他身邊有十二位宗徒的小團體及較大的門徒團體。在他每天奮力服從天父的旨意





上，這些跟隨者給予他力量，而同時，他們也接受他的培育，好能在他被釘十字架後能繼續保存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

伊夫林主張信友應屬於一個祈禱團體，這表示我們不應該以屬於一個「電視教會」而感到滿足。患病及年老的信友能從電視彌撒或儀式上獲得益處，但是，他們終究還是需要屬於一個教會。假如你偏離正道，教會能拉你回來。在你喪失信仰之前，教會便把你找回來了。我的路德教朋友便是一個最佳例子，他似自己的觀點解釋聖經，使他偏離了聖經的正統教導。

我曾經見過不少虔誠的信徒，因接受錯誤的啟示而失落自己的信仰。有些人曾經偏離信仰，但是又被拉回來，兩者的區別在何處呢？許多重回教會的人是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教會對聖經正確又具有權威性的教導。數十世紀來，若不是基督藉著教會發言，救恩真理的宣講早就停止了。

對基督召叫最適當的答覆便是成為祂的門徒。無論屬於任何宗派的基督信徒都敏於接受主的教導。我們都是將基督美善傳給失望而又饑餓的世界的管道。

一個人如何成為門徒？在哪一點上，熱心如何變成狂熱？當熱心轉為毀壞性的行為時，問題不在於基督信仰，而出在情緒困擾，或至少出於本人對生命懷有偏激的看法。沒有任何宗教關心狂熱的門徒。

當每位基督徒都被召成為忠誠而全心奉獻的門徒時，無人能判斷別人如何被召去做另外的事，而我們可以反躬自問，我是真正的門徒嗎？

有足夠證據判你有罪嗎？

根據聖經的意義，信仰不僅是理智上的相信，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曾有人問道：「假如有教難，你因為是基督徒而被捕，他們能找到足夠證據定你的罪嗎？」

成為基督的門徒榮幸之至。你是否盡可能忠誠的追隨祂？你是否領受祂的恩寵，每天在言行上愛祂日深？很重要的問題是：你是否按照祂的願望跟隨祂？主耶穌並沒有將在何處或何時跟隨祂的決定權交給祂的門徒，一切由祂決定。

教會是基督門徒的集合體，他們接受宗徒繼承者的領導。在接受了山中聖訓的教導之後，祂的門徒心中不再對仇人存有恨意，反而為他們祈禱並愛他們。不僅不犯邪淫之罪，心中也不存邪惡，他們不以暴制暴，反而為迫害他們的人祈禱。

基督勸勉我們常常祈禱，並私下祈禱和守齋。祂告訴我們不要因自己的德行而沾沾自喜，不要為使人看見而服事天主，不要憂慮，不要判斷。相反的，我們要探拜病人與囚犯，將衣服給赤身露體者，安慰悲痛者，並從事其他慈善工作。





我們也需要有規律的閱讀聖經，以確保我們走在正道上，並且沒有遺忘重要的教導。當我讀聖經時，我常常發現自己忘掉或忽略很多應該做的事。你有這種經驗嗎？達味哀嘆地說：「我的罪常在我眼前。」

假如我們要成為基督所要求的門徒，我們必須成為教會的門徒，成為基督奧體的一部分。天主拯救我們成為祂的人民，忽略這項事實，我們便不能完全了解救恩的意義。

我們如何說明教會是由基督所創立的？有不同的方式回答這問題，我在下文將從教會的四大特點——即至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來回答這問題。

聚集一起——一個教會

天主教會至今仍是一個教會，這是聖神的工作。耶穌在最後晚餐時以長篇大論向宗徒述說合一的必要（參閱若十四—十七）。他承諾派遣真理之神幫助我們達成合一。他勸導我們即使我們意見分歧，我們也要彼此相愛並保持合一。

耶穌可以說：「凡二、三人因我的名聚集一起，必有爭吵。」《宗徒大事錄》及書信詳細描述信徒之間的爭吵，甚至宗徒之間也彼此意見不合。

你期望我們的教會團體比他們的好些嗎？認為進入教會便是屬於一個祈禱的團體，或甚

至屬於一個人人意見一致，和樂相處的大家庭，這是危險的烏托邦主義及極端的自我憐愛。甚至我們這個以滿腔愛火、信德堅定的弟兄們組成的新修會團體，也時有爭執。在我們之中有人傾向默觀，有人傾向行動，有些固守傳統，有些偏向現代，雖然我們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創立一個隱修會及永恆聖言電視網的安潔莉加姆姆（Mother Angelica）曾告訴我：「這是團體的一部分。」接受這事實，便是向謙遜邁進一大步。

我們應該朝著基督徒合一的方向努力，因為那是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的祈禱的重心：「我不但為他們祈求，而且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為叫世界相信是祢派遣了我」（若十七 20-21）。一旦我向仇恨與分裂讓步，我們便削弱了我們以天主子民的身分所作的見證。

想想全世界十億的天主教人口，而世界上最古老、最龐大的天主教會組織，試圖要在仇恨充斥的環境中，將十億罪人聚集起來。

在兩千年的歷史中，無論教會如何武斷霸道，做了錯誤的事，它仍然保持合一。十多年前去世的一位總主教雷費伯（LeFebvre）因為拒絕接受教會的禮儀改革而離開教會，他所創立的團體自教會出走，自成一派。

教會的合一正受到主張婦女晉鐸者的威脅。部分人士的言論違反主教及教宗的教導。在華盛頓特區，一名黑人司鐸創立他自己的非洲天主教會，並祝聖一位女性司鐸。雖然他公開





違反教會的規定，但是，他宣稱他的教會仍屬於天主教會。

今天在天主教會內，有些團體在沒有司鐸的情形下，自己舉行禮儀，雖然有時這些禮儀是無效的，例如感恩祭，但是，他們並不在乎。任何團體都能祝聖自己的司祭，甚至主教，而成為分裂的教會，對此，我深感心痛，但不再感到驚訝。

數百年來，許多基督新教中的大教派由於對教義持不同的觀點，或甚至因地理環境而分裂為不同支派，這些支派又分裂成更多的小支派。就以美國來講，三個不同的貴格派教會，互相爭論如同共同守靜默。的確，他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不過，我無法了解這些心平氣和的文靜人士竟能在這類事上起如此嚴重的爭執。

但是，請別笑，同樣的事也可能發生在天主教會內。凝聚教會使它不分裂的原因不是教宗，不是主教，而是基督自己，藉居住在教會內的聖神，使它團結合一。事實上，無論屬於任何教會的基督徒，只要與天主有密切的關係，聖神都在他心中。當然，部分的真理與恩寵也存在於不同的基督徒教會中，但是，天主只以祂充滿的恩寵及真理居住在由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教會內。

我們天主教徒仍在由聖神領導的伯鐸船上。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組織，至今仍團結一致。從社會學及歷史的觀點來看，真是毫無意義可言。

身為新教徒的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Thomas B. McCauley）指出，當世界各國的政府成立

時，當所有的君王加冕時，天主教會就已存在，然而，當朝代消滅，帝王逝去之後，教會仍屹立於世。早在北歐開化之前，教會就已存在。麥考利又說道，有一天倫敦的聖保祿主教座堂會成為廢墟，而天主教會卻仍然存留不衰。

為什麼？因為基督的愛使教會生存不敗，聖神由這愛而產生。教會是一體的，並非由於某些不可分開的人決定要相守不離，而是因為基督是教會的核心，他是教會的創始者及首領。教會的團結是出於耶穌基督的德能。

我們沒有兩個天主教會，無論有些人想要建立非洲教會或採用拉丁彌撒的教會，這些都變成另一種教派。天主教徒的言行常令人覺得我們不相信基督是教會的中心，他為教會的合一負責。誠如聖保祿所相信的，我們鬧分裂時，其實就是攻擊基督自己。

成為如此多元團體中的一份子，你有何回應？你偏左或偏右？為不使教會分裂，你盡了多少力？你是否常常祈求基督傾注恩寵。加強領導者的力量，維持教會的合一？

最重要的是，即使你與其他兄弟姊妹意見不合，你仍愛基督，愛他們嗎？我們的確會批評教會及不同意教會的某些作法，但是讓我們緊握由天主教會所領受的珍貴恩賜。同時，也要避免因信仰而造成的優越感，我們不是因自己的能力或功勞而成為教會一員。





破損的瓦器——聖教會

我們曾說天主教會是聖的，因為它教導神聖的教理，並召請信徒度聖善的生活。或許你還記得教理課本上的答案吧！但是，從另一方面我們難道不能說教會毫無神聖可言，因為其許多成員是罪惡滿身？

的確，天主教會一方面是神聖的，而另一方面也不神聖，簡言之，天主教會是一群罪人的教會，它不僅有許多聖德卓越的人士，而且也有許多不夠神聖的人。它是神聖的，因為它是耶穌基督所建立，以實現在世使命。「神聖」一詞在語言學上的意義是不相同、超越、分開、越過此世的原因與評估。

然而教會仍藉聖經、聖事及由基督時代已承繼的傳統不斷召喚信徒修德成聖。天主以這些方式觸碰及治療我們的創傷。

我們必須很注意的是，我並不是指其他各派基督新教不召請信徒修德成聖，或他們沒有聖善的成員，我所指的是，即使在最惡劣的時候，天主教會裡最基本的真實信仰也能召喚某些人走向神聖之路。

教會本身並不能產生聖德，而是接受耶穌基督所賜的聖德。個別天主教徒可能不夠神聖，因為沒有度良好的基督徒生活。事實上，許多新教的基督徒，他們熱愛天主，滿腔福傳

熱火，愛鄰人，並投入服務工作，他們的榜樣令我們汗顏。

我並不是要以不公平的態度對待其他宗派。然而，天主教會本身是神聖的，是因為它來自天主，是基督建立了這至聖的教會，即使它的成員或領導人不神聖，它仍是神聖的。這件事實並不能給予我們最大的理由以成為天主教徒而自豪。然而，使我們引以為傲的則是，雖然常有違反教會神聖性的事發生，但是教會仍有許多有力的成聖方法。

一百年前去世的聖人若望·鮑思高（St. John Bosco），據說他曾進入一所世界上最糟的修院，而這所修院卻在兩個世代裡產了五位聖人。有時，在教會歷史中最黑暗的時代裡，常產生最多的聖人。或許，這便是烈火煉淨吧！

一項研究發現，在馬丁路德叛離天主教的混亂時代裡，幾乎每年都有一位聖人誕生，其中最知名的有大德蘭、十字若望及依納爵·羅耀拉。

教會是聖神的，是因為聖神在教會內。媒體上所報導的神職人員的醜聞，常使我們很沮喪，然而嚴厲的責斥，無濟於事，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這些指責雖然常常基於某些事實，但是，當我們自己面對同樣的困難考驗時，有多少人也會跌倒呢？

醜聞固然令人痛心，但是，我們不能讓任何一樁這類事件動搖我們的信心，使我們灰心喪志。教會歷經許多更糟的考驗，卻仍然存活著。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人的智慧，而是由於基督的聖德，他以自己的聖德建立教會。天主教會歷史上最大的惡行便是猶達斯背叛耶穌，以





及，除了若望外，其他宗徒都逃逸無蹤。

你如何在教會中回應蘊含在聖事及聖經中的聖德？我聽到許多對教會的怨言。在我前往各地從事牧靈工作時，教友告訴我堂區神父不講道，或在堂區不令人有團體感，或堂區神父總是要更多的錢，或音樂難聽。不論怎麼做，我們這些神職人員，總是備受批評。

當歐康納樞機來紐約時，我以多年老友的立場警告他要面臨的惡劣情況，我說：「樞機大人，讓我告訴您一些紐約市的狀況，它就像一艘在暴風雨中航行的四桅帆船，你這名船長，一手掌舵，一手要用力抓住船上的貨物，不被風浪捲入海中。」自南北戰爭之後，紐約市便陷入混亂之中，情況雖未改善，但是也不會更糟，紐約被形容為罪惡與神聖共存的地方。

然而教會除了要在這城市中，還應在哪裡呢？教會要在第五街的聖派翠克教堂裡，也要在最貧窮的貧民區內。我很感謝的是，我們修會團體就設在紐約市南面的貧窮區內。有一次，曾有人對我說：「一個修會團體竟然設立在這種爛地方！」我答說：「太棒了。」我們四周住著其他教派的基督徒，也有各種不同的男女修會及許多極有奉獻精神的教區神父，因此，這地區的主教稱這裡為「聖母的遊樂場」，而媒體及警察卻不這樣認為。

凡攻擊教會，揭開教會瘡疤的人，很少提到教會在世界各地默默所做的種種善事，當然也包括我們這地區。我們為何要在這裡，並不是因為我們能有什麼貢獻，我們都是可憐的罪

人，殘破的瓦器，但是，基督的愛卻由裂痕中顯露出來。我們個人不能將聖德帶給我們的鄰居，我們只是在窮人中答覆天主的臨在及基督的受苦。我們何其榮幸，能將基督的臨在及聖事帶到這個淒楚的地方。

當我重溫基督藉教會臨在於世界上的記憶時，我感到興奮不已。無論何時，我們願意基督藉我們而工作時，祂就作，無論是加爾各答的仁愛傳教修女的工作，或來自郊區一位志工媽媽輕柔的擁抱一名小女孩，並幫助她的功課，基督都在那裡。我想到那些照顧癌症末期病人的修女們及教導非洲偏遠地區人民農業技術的司鐸們，由於聖召日漸減少，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手也不足，「有些種子落在荊棘中，一長大就被窒息了。」

在家庭生活中，對年長及智障者的細心照顧，最能表達基督徒的愛。從諮商及聽告解我知道，這些細心的照顧常常出自那些願意跟隨基督的榜樣的人。

一名沈默寡言，我稱他為東尼的平信徒，從他出生前到成年後，基督透過教會所顯示的愛都在他身上閃耀發光。他的母親為嚴重精神病患者，不能照料自己的生活。當東尼能自立更生後，他便懷著愛心照顧他的母親。他在一個經紀人的地方工作，在得不到公平的工資又無紅利可拿的情況下，他到法院找到一份工作。東尼是我所見到最誠實、最可靠的人。每週，在發工資的時候，他親自到我們修院，捐獻五十元給我們的窮人工作。

東尼這類的故事不斷上演，它們卻反映了基督對窮人的愛，但是，也是受患者回饋基督





之愛的例子。

唯一、至聖、至公的教會

教會也是普世性的，即是指它世世常存，並傳播給所有的人。「至公」一字原為希臘文，含有普遍性的意義。在某一個豔陽高照的日子裡，我們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等候教宗的出現，我們心中興奮不已，期盼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發生，此時，一種思想湧上心頭，「天啊！他怎能忍受這一切？無人能忍受教宗所忍受的。」

廣場上幾乎有四萬人，分別來自一百二十五個不同團體。當每一個團體被叫到名字時，他們都起立歡呼，教宗一一向他們揮手致謝，其中還有一群路德派主日學的老師們，教宗也對他們熱情的揮手答謝。這種場合真令人難以相信，教宗一定由衷的喜愛群眾，他深知教會是普世性的。

在我們旁邊有來自非洲及德國的主教們，還有一位來自波蘭南部科拉普地方的總主教，他曾在納粹的統治之下長大。然後，我們又看見一位衣服破舊來共產國家的年輕主教，他在鐵幕內祕密領受主教的祝聖，在參加完這場歡聲雷動的群眾大會後，他返回全國就是一個教區，並且沒有任何教堂的國家。這位主教的旁邊是來自新南威爾斯、澳洲及阿根廷的主教，

在他們對面坐著來自亞洲共產國家的主教。何等震撼人心的經驗！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會士、神職人員齊聚在廣場上，令人驚訝不已。

如此的普世性，說明了「至公」的意義，這不是教會成員的一致性，而是出自基督的恩寵。其實，我們都要小心，因為我們都會排斥某些人。我們都有一些偏見，甚至那些成為偏見對象的人也有他們排斥的對象。無論我們的偏見出自種族、國家、心理因素、經濟或個人困難掙扎，它都不合乎至公教會的本質，因為教會包括你我這些無名小卒。在前文所提到的未婚媽媽之家中，有些是赤貧家庭的年輕婦女，有些是來大都市找工作，與男人有性關係的居民或非法移民，有些純粹是街頭流浪女。

世人常以污蔑性的字眼稱呼她們。而幾世紀以來，教會一直照顧這些婦女，並為她們的孩子付洗。羅西便是這樣的一名婦人，出自貧窮村落的家庭，有一位極不稱職的母親。羅西年輕無知，與男友發生關係而懷孕，可能因為營養不良而胎死腹中。由於家庭失和，又不被村人接受，羅西走投無路，只好露宿街頭。

羅西從未與任何人建立永久性的關係，由於她的天真無知，很快又懷孕了，她無處可去，直到有人介紹她來到未婚媽媽之家，在那裡，她獲得照顧，漸漸對自己及生命有些認識，並接受教育及職業訓練，希望當孩子漸漸長大時，她也學會負起生活的責任，日後與另一名年輕母親共同住在一起。唯有這種出於愛的努力，能阻止她們重操舊業。





耶穌說他來拯救罪人，而非義人，他來醫治病人，而非健康的人。無家可歸者的主保聖人——聖本篤·若瑟·拉伯瑞（St. Benedict Joseph Labre），他自己便是一名漂泊了十四年，無家可歸的精神病患者。教會的雙臂比自由女神像的雙臂伸展得更開，接納無數的流浪者。

有時，我懷疑我們這些天主教徒是否是教會普世性的阻礙。其他教會沒有如此古老及廣闊的根源，因此，他們的偏見及狹隘是可以原諒的，而我們天主教徒卻沒有藉口可言。

一位曾是聖公會牧師而後晉陞為天主教司鐸的朋友告訴我：「我們到天主教會裡立刻注意到的便是什麼人都有，不同種族混雜在一起。」那真是一項考驗，無人被排斥在外。但是，在這點上，身為天主教徒的我們應該深自反省。

幾年前，美國南部黑人天主教徒在「白人」教堂參與彌撒時，常在眾人之後領聖體，就如同他們都坐在公共汽車後座一樣。我聽說在某些地區，甚至他們在彌撒結束後才領聖體。許多白人認為這種做法愚昧可笑，並要求停止，這是教會持有偏見的一個例子，一種絕對不可接受的偏見。

有時成為少數中的一份子，也很有幫助。有一次，我走在肯亞首府奈洛比的街上，走了幾條街看不到一個白人。我開始知道成為少數族群是什麼滋味。我遇見的第一個「白人」是一名白化症女孩，她是土生土長的肯亞人。我期望她和我講英文，但是，當然不可能。

在紐約市舉行的年度種族交流座談會的講員是一位非裔美國人，畢業於天主教學校。我

們談到種族互動關係所達到的成就，但是仍有許多事尚待完成。他提醒我，甚至像他如此成功的一個人，也遇到一些種族歧視之事。

我認識一位青年修士，他由猶太教皈依天主教過程中備嚐痛苦。他的家人無法了解他，大家都要吞下這粒苦藥，我確實同情他們所面臨的這種痛苦。然而，偶爾他聽到天主教反對猶太人的聲音。我對他說：「那便是要屬於世界上最大、種族最多的組織所需付的代價。我們有許多這類不足掛齒的事。」

這種偏見令人遺憾，所幸，已有很大的改進。偏見的受害者一生都帶有心靈的創傷，甚至會轉變為報復之火。假如你成為仇恨及偏見的對象，不必驚訝。當我與窮人一起工作時，有時也經驗到他們對白人的偏見，我把它視為罪的補贖，並以此來抑制自己的惡習。

我不認為自己是男性沙文主義者，我生長在一個教導男孩尊重女性的家庭中，例如當一名女士進入房間時，起立為她開門，走路時，靠邊走，注意你的用詞。這種傳統也順利的在修院遵守著。

如同許多司鐸一樣，無論我需要或我不想要，院長或主教總會派給我女性主管、修女及社工人員，我接受她們如同我接受男性一樣。我從不認為男性的紳士風度是控制女性的方法，而我從不想控制任何人，我只是要快快完成分內的工作，因為天國很快就會來到。我特別喜歡堅強、有效率的女性。





我從不認為因為我身為男性，就占優勢。我要承認的是，我的確發現女性有些神奇。雖然我的直覺常常超過一般男性，但是，我仍羨慕女性對人對事特有的直覺。假如這是偏見，我也承認。

在影響人類朝著一個大世界社會發展的複雜過程中，女性的新角色不是不可缺少的。隨著男性文化認同的改變，女性的文化認同也在改變。有些人指責在基督宗教或猶太教的傳統中，女性常受到壓制。其實，他們應該走出西方世界，去看看在那些受基督宗教價值影響的地區，婦女的角色已迅速的在改變。有些人指責教會重視婦女地位而使天下大亂，我認為這也是一種偏見。

我最近讀到一篇由一位女性人類學家所寫，有關藏傳佛教女尼的報導，該支派已有一千年的歷史了。這些女尼向作者抱怨，她們受僧人的控制；也許她們有抱怨的好理由，我找不到僧人受制於女尼的證據。相比之下，多年來，我很高興接受女性主管的命令。今天，我的主管之一便是一位修女，她所管理的男性遠遠超過其他的男性主管。

當女性告訴我，男性使她們受許多苦時，我深感驚訝。但是，我認為這些應該是身為女性合理的抱怨。同樣的，當我被指責為男性時，我也會報怨；因為，我不能決定我的性別，也沒有建立可供我學習的風格及社會態度，甚且，我現在也無力抵擋這一切。當女性進入房間時，我仍起立致意，只是，由於年老體弱行動不便，無法常常起立坐下。

天主教會對女性的看法是什麼呢？大多數信友從小便知道耶穌的母親——慈祥、聖潔的瑪利亞，因著她，教會也尊重所有女性。

那麼教會對女性晉陞司鐸的看法如何呢？當有人詢問偉大的社會先知，巴西的卡馬拉總主教（Archbishop Helder Camara）這個問題時，我聽見他回答說：「我常與教會一起思考問題。」我的態度也是如此。假如天主教改變唯有男性才可晉鐸的限制，可能需要召開大公會議，必須是出自教宗及大多數主教的共同決定，並且符合聖經的教導及教會傳統。

我曾經參加喀爾文教會晉陞女牧師的典禮。對我而言這毫無問題。她是我的朋友及同事，由她的教會選出擔任牧師一職。她的教會同道、她本人及我都不認為她是一名司鐸。我能了解為什麼許多人，包括婦女在內想要分享基督的司祭職。我擔任司鐸卅多年，深愛自己的身分及職務，不難想像女性基督徒也希望分享這種聖召。我有許多修士朋友，他們從未覺得自己已有司鐸聖召。

牧靈諮商先進約翰·馬克·伊根（John Mark Egan, CFC）修士對任何人問他：「為何你不加把勁去做一名神父呢？」時，他會很慈祥的回答：「假如我做了神父，我就不能做修士了。」聖女小德蘭說，她願意成為司鐸，但是，她接受這種不可能性。我照顧許多別人的孩子，也希望成為自己孩子的父親，但是，天主卻把他們給了別人。

許多人都希望看見天主教祝聖女性為司鐸，反對者及贊成者都有各自堅持的理由，有人





希望教會內兼備男性司鐸及女性司鐸，有人只願意接受女性司鐸，對我而言，這似乎都在與天主爭論，與天主的時間表爭論。

目前，天主教會是世界上最普世性的一個組織，包括不同種族及不同文化。教會設法使相當前進的神學家在這龐大的組織內有一席之地，也使非洲族群中的無名婦人有其立足之地。若拒絕為教會的成長發展投下精力將犯下怠惰或自大的罪。

另一方面，以不負責任的態度，用自己的觀念或主張干擾教會的和諧，能構成違反仁愛、和平，甚至侵犯天主旨意的罪。我們天主教徒必須反躬自問：假如我的想法，我的偏見不符合天主對教會的旨意，我要怎麼辦？答案將說明我們是怎樣的一名教會成員。

我們需要提高警覺，不要懷有對別人的偏見，我們都要求天主賜恩寵接受普世教會內的多元性。我不知道聯合國是否能繼續存在，當然希望如此，假如，一旦聯合國不再存在於地球上，幸好，神聖的教會還會屹立於人間。

唯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天主教會常被誤解，甚至被自己的信眾誤解，這真令我大惑不解。許多人甚至不確定由宗徒繼承的教會是什麼意義，對這點，天主教會明確的教導，而大部分其他教會則無。所

謂由宗徒繼承的教會是指基督在宗徒身上所建立的團體，藉著聖秩聖事，由宗徒的繼承人傳遞下來的教會團體。

聖秩聖事的力量及恩寵來自基督所選定的宗徒及其合法繼承者，在教會創立之時，這種權力便傳遞下來。以牧人象徵教會的領袖是主耶穌自己的概念。簡言之，每位天主教司鐸由宗徒的傳人——主教手中領受聖秩聖事，例如，我由紐約助理主教手中領受鐸職，而他則是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ope Pius XII）所祝聖的樞機主教所祝聖，只要你領受的聖秩聖事能追溯到教宗，你便處在回歸宗徒時代的脈絡中。

為享有宗徒繼承權，你只需要從一位有效祝聖的主教手中領受聖秩聖事即可，因此，天主教會承認東正教內的神職人員領受的鐸品是有效的。依此類推，有人主張，在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n）的路德教會中的聖職是有效的，因為，早在宗教改革之前，當地教會已有合法的主教。有時，在其他基督新教，如英國國教，其牧師是由他們自己合法的主教所祝聖。

有些東正教不相信聖秩聖事也能在其他教會內傳承下來。例如，一位天主教司鐸想要成為俄國東正教的司祭，該教會並不接受他，他要接受調查，然後重新祝聖。天主教會相信鐸品是給予人的，而非給予司鐸或主教。為使信徒能合法而有效的領受聖事，教會盡可能邀請信徒領受聖秩聖事，成為司鐸。天主教徒通常不關心其他的人，其實，天主教會承認任何其





他教會的洗禮，只要是以正確的意念而施予的洗禮。

你或許要問：「這與我的靈修生活有什麼關係？對我而言，這都是一些法律上的訴訟。」七件聖事中除了洗禮、婚配、病人傅油三件聖事在緊急時可由信友代為執行外，其他四件聖事的執行都與宗徒繼承有關。在教會受迫害的時代裡，平信徒代行聖事是常有的現象。

我們應將這由宗徒承繼的教會視為珍貴的恩賜。我們何等容易來到祭台前領受聖體，我們隨時可到教堂朝拜臨在聖體中的基督；臨終時有神父在我們床邊為我們祈禱；進入青少年期後，我們可以領受堅振聖事；我們去辦告解，領受和好聖事。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恩賜，全都是由宗徒傳下來的。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一位名叫瑪格麗特·克利威（St. Margaret Clitherow）的家庭主婦，因維護自己相信教會是由宗徒傳下來的信仰而受苦至死。法官問她能否保證日後不再窩藏司鐸，她便拿起聖經對他們說：「我承諾，我還要窩藏司鐸，因為唯有他們能將基督聖體帶給我們。」她在四百年前於約克城（York）殉道，一位勇氣十足的婦女，她是英國天主教史上一位偉大的聖人。

那領受得多的

凡領受鐸品的人應對這些聖事的恩寵心懷感謝。聽到一位司鐸抱怨自己辛苦的生活時，我心中總是痛苦不已。司鐸的生活的確艱辛，從事的工作也困難無比，不少的司鐸受著深重。但是，曾有一位司鐸說過：「假如我好好奉獻一台彌撒，不論那天發生什麼事，都會是完美的一天。」當我年歲日增時，我愈發了解聖體與彌撒的意義，每次我都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參與基督大司祭的祭獻。有時，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奉獻彌撒，因為好好奉獻一台彌撒的責任遠超出我的能力，我深感不配。

再者，教會宗徒性的標記，並不在於我們自己的聖德。教會是一群如同你我一樣的人組合而成的。首批宗徒多次背叛耶穌，甚至在他被捕之夜也棄他去。然而，就是這同樣的一批宗徒，基督仍將傳遞救恩的重責大任交託給了他們。交付於我們手中這些珍貴的傳送救恩的方法，並非出自我們的喜好。

宗徒一脈相傳的教導並不是要我們輕視其他的教會。我極尊重那些按照其他傳統而跟隨耶穌基督的教會人士，曾記得，我到醫院探訪一名女士，她屬於紐約市南區一個黑人教會。她告訴我：「現在白人都搬走了，我們要買下那些大教堂，但是，我不要我們的教會這樣做，因為我喜歡我們的小教堂，這裡充滿了愛。」





我回答說：「我要立刻加入這個團體，我從未屬於一個充滿愛的堂區，雖然，我先加入了天主教，但是，我意屬於兩個教會。」

主耶穌說了什麼呢：「凡二、三人因我的名而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當然，耶穌在這些因他的名而組成的不同的教會中。

這些教會裡的信徒不能參加感恩祭，並非出於他們的過失，他們相信麵餅只是象徵，而非基督的聖體，但是，他們的祈禱仍蒙耶穌基督的垂聽。在天主教及東正教裡，我們可以參與真正的感恩聖宴，與天國聖人一同頌揚天主。天主教會教導我們，只有一位大司祭，一個祭獻，一種感恩宴會，那就是耶穌基督。

全世界或許十萬人中間有一名天主教司鐸，你想我的感覺是什麼呢？榮幸之至，卻又謙卑自下。大約五個人中有一名天主教徒，我幾乎可以看見最後審判之日時的壯觀景象，我可以想像伯鐸對我說：「站在這裡，老葛，你領受的恩寵比別人都多，你都怎麼用了？」坦白說，我寧願在事奉主耶穌上盡心盡力，而不願在俗務上汲汲營營。

耶穌為什麼臨在於感恩祭中，這並不是司鐸的功勞。為什麼我的罪得到赦免？天啊，沒有任何司鐸憑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我如何能藉傅油聖事幫助人面對死亡呢？這都是由於基督透過宗徒繼承權，在司鐸身上所行的一切，一如祂藉恩寵在所有人身上工作一樣。

所有基督信徒都以不同方式被召成為基督的門徒。在不同時空中，我們呈顯了基督的面

貌。如果你行善，那是基督透過你行善，假如我們幫助別人，那是基督透過我們去幫助別人。雖然這一切善行不代表聖事，但是，我們都分享了基督的使徒工作。

假如你覺得自己是一名平凡的天主教徒，請不要低估你的地位。或許你覺得自己不能執行聖事，但是，你卻可以在工作中、在家中、在休閒中，為基督作證。你可以擔任堂區主日學的義務老師，教導兒童及青少年宗教信仰。你可以參加老人服務或為病人送聖體的工作。

聖保祿不斷提醒我們教會具有多種不同的功能，就如人體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格前十二章）。不論你的特殊功能為何，總要忠實於它。我們不知道基督明天要我們做什麼。我可能中風，可能不再能宣講，無人知道前途如何。不讓我們擔心未來是好是壞，這是天主的仁慈。

除了你們所做的善工之外，請記得為司鐸、主教、教宗祈禱。願他們都能以祈禱的精神，忠實的肩負起基督託付的重任。

愈來愈多的天主教徒不願意屬於這唯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在我們的靈修生活中，願我們與東正教、新教的信徒們一起努力成為虔誠的基督門徒，與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及佛教的信徒，一起成為天主的信徒。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天主教會內成為基督忠實的門徒。

無論在社會上，甚至在教會內有多少不良言行，但是仍然有許多人（包括新教的神學





家）主張現在是天主教表明它是基督在世間的代表時刻了，這也在於教會成員是否出於自動自發的活出天主對每人的召叫。天主藉我們而工作，但是，祂總不強迫我們。

分擔基督的痛苦

軟弱、衝動、膽小、全心悔改的聖伯鐸，是我最喜愛的宗徒，他說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話：「親愛的，你們不要因為在你們中，有試探你們的烈火而驚異，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反而要喜歡，因為分享了基督的苦難，這樣好使你們在他光榮顯現的時候，也能歡喜踴躍」（伯前四 12, 13）。

很久以前，當我們這些天主教徒聽到世界其他地方有許多兄弟姊妹遭受痛苦時，我們總認為這些痛苦不可能出現在美國。然而，情形卻今非昔比，而且愈來愈棘手。教會對墮胎與安樂死所採取的反對立場，遭致極大的仇恨，甚至影響一些教友的就業，有些教友已在其仕途上遭到打擊，不許公開發表反對墮胎或安樂死的言論。

目前，一般而論，宗教，尤其是天主教都面臨極大考驗；整體而論，教會正處於困難時期，而個別教友也願意與教會站在同一陣線保護生命。在富有的西方國家裡，教會的壓力及遭受的打擊都來自媒體，而在此同時，東歐及俄國的教會卻擺脫了共產主義的控制。當美國

的媒體極力侮蔑教會及其他宗教時，俄國、波蘭及東歐的領袖卻能數十年來第一次在媒體上以積極，甚至優異的方式報導宗教消息。

我們生活在人人都可以批評司鐸、主教、牧師、猶太經師及教宗的時代。我相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偉大教宗，他所受到的攻擊已足以使他成為殉道者，他帶領教會走過最艱難的時期，他有來自各方的敵人。雖然他是一位天才橫溢的人；但是，卻遭受外人無情的批評。有些神職人員及會士被偏見蒙蔽，竟然認為他是一名愚笨與心胸狹隘的頑固分子。

我相信，總有一天，歷史上將給予第一個打破鐵幕的人極高的評價。今天，在歐洲許多被揭發的事件都是數十年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時在波蘭所支持的團結運動的結果。他的偉大在於他完全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時間、精力，截至目前為止，他已經作了七十多次牧靈之旅。他已將自己生命的安危置之度外，每天接見成千上萬的朝聖者。

多年前，美國天主教徒首次為了保護胎兒生存權而被捕下獄。他們寧願觸犯民法，目的是使人意識到墮胎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早在六〇年代，許多修女及祖母輩的信徒已因此而被捕。她們的英勇行為，令人心動，讓我以她們為榮。

第一個走進診所的女性竟然是一名迷惘、驚嚇、可憐的少女。贊成墮胎者立刻發出勝利的歡呼聲。幾分鐘之內這名少女所懷的無辜胎兒將被殺，那不是蝌蚪，不是細菌，那是人。基督怎樣召叫你保護這些小生命？怎樣為教會作證？在面對反對的聲音，甚至迫害時，





祈求天主賜以智慧及勇氣，力挺基督。現在正是天主教會表達立場的時刻。願一切信奉耶穌基督的兄弟姊妹都能團結起來，保護這些未出世的小生命，跟隨基督是唯一的選擇，不論其代價如何。



住在教會心中的聖神，沒有祢，這個由人組成的教會便要消失。一如宇宙初創之時，祢已在那裡創造了人類，今天祢也來到世界上，更新了大地。然而，祢這生命與聖愛之神，從不強迫我們，勉強我們，干涉我們。我們如同當年的宗徒及門徒一樣，等待祢的來臨，對發生在我們週遭的種種將感到無比的敬畏與戰慄。

在這困難及黑暗的時代裡，聖神，請來，打開我們的心靈，接受祢的真理，堅強我們的意志，抵抗邪惡，努力行善。賜我們慧眼，看見祢的臨在，甚至在罪惡滿盈的地方。醫治我們的傷痛，寬恕我們的罪過，使祢的教會，這座活石的殿宇能成爲世間風暴的避難所。阿們。

在聖德上成長

我的弟兄們，幾時你們落在各種試探裡，要認為是大喜樂，因為，你們應知道：你們的信德受過考驗，才能生出堅忍，但這堅忍又必須有完美的實行，好使你們既成全而又完備，毫無缺欠。（雅一2,4）

我們如何能在沮喪中繼續走在通往天主之愛的道路上？我們如何能在自己生活中持續答覆天主的恩寵？我們多麼容易忘掉我們正走在通往天主的旅途上！聽聽天主如何打動一顆正在歧路徬徨的心，這種感人故事能軟化我們的心，不要如鐵石般堅硬。

我見過一個人，他從一個由天主教男女同性戀者所組成，稱為「勇氣」的團體得到啟示





後，而奮力要度貞潔的生活。目前，也在一所愛滋病安寧病院擔任志工，並鼓勵別人加入「勇氣」團體。有些人無法接受他悔改的過程，但是，天主在這一平凡名平凡的服務生身上所顯示的德能，卻很少有人不為之動容的，當恩寵進入某人的生命時，平凡的生活就成為不凡的了，以下便是他的自述：

我仍然清楚記得自己十六歲時內向、害羞、不善於表達自己情緒的那模樣。我不知道為何自己對同性頗有興趣，而不去尋求幫助。我聽其他同學談論怪異的酒吧及性行為，我開始相信自己是一個「性異常」的人。

十六歲時，青春期的性需求使我覺得迷惘、挫折及害怕，與那些有同樣性傾向的人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此時，我找到第一位性伴侶，我的同性戀經驗使我噁心，只有肉慾而無愛的性行為，令我厭惡。

我對天主及教會認識有限，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神人共棄的，而直覺上感到我要中止這種同性戀的行為，但是，我又相信，我必須接受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憎恨自己，與自己為敵，另一方面，其他同志們繼續與我來往，而自責亦更深。

同性戀的世界，除了提供快感外，別無一物，「假如感覺很好，就做吧！」我

與不同的性伴侶做過不同的性行為，為了掩飾自己不斷利用別人及被利用，和與別人發生沒有愛的不正常性行為，我需要大量的酒及毒品使自己活下去。

我開始過雙面人的生活，在親人面前我是異性戀者，在自己的同志面前，我是同性戀者。我漸漸迷失在同性戀文化中，即是：自我放縱、孤獨、酗酒、吸毒、疾病與死亡。每天我都尋找一位能滿足我心靈渴望、給與我真愛的人。我成為情慾的奴隸，無法自拔；對我而言，道德不存在，愛只是肉慾而已。

然而，我算是幸運的，終於在四十歲時找到了能終結其他所有愛戀的一種真愛，他以解救人脫離瞎眼、附魔、吸毒、疾病、憎恨、孤獨、自我厭惡而出名，他的名字叫耶穌，是他的母親把我介紹給他；但是，直到我完全深陷於自我牢籠中而尋找解救之道時，事情才真正發生。

大學生活使我痛苦，我欺騙每一個人，大部分的家人及朋友都不知道我是同性戀。這種哄騙的手段已經破壞了我希望保有的幾份友誼。於是，我輟學並在一處提供旅館及飯店餐飲服務的工廠工作，該廠員工多數為同性戀者。

我又開始洋洋得意了，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來往於各個城市間，並結交更多朋友，但是心中常感到事事令人乏味，悲傷可憐。我以更多的毒品和酒來掩蓋自己內心的空虛，總希望這種痛苦的找尋能早日結束。





年復一年，我已經習慣自己這種同性戀的生活，但是，也感受到社會的不齒。最後，我決定返回家鄉，在一家大餐館工作。我很少想到天主，因為我根本不認識祂，若想到，那也不是真正的天主。

記得有一天，我在看電視，突然想到假如我現在死了，我要站在耶穌基督面前，祂將問我：「你如何愛別人？」我將回答說：「我沒有愛過別人，因為我不會。」一種永恆無盡的恐懼由心中升起。我想到去做志工，但是，長久以來的自我放縱生活從未教導我如何去為別人服務，我感到痛苦不已。

現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真是恩寵的時刻，天主開始進入我的生命，幫助我改變我的生活。我這已上了年紀，且多年受毒品及酒精摧殘的身體已使我減少到酒吧及與別人發生性行為的次數了，對無止境的同性戀玩法，我已感到厭惡不已。雖然我離救恩很遠，但是，當時，我並不知道我已走在通往自由的路上了。

一天，我如往常一樣，以一個滿懷恨意、嗔藥、在工作時喝酒，過著放縱自我，接受自己已是一名卅九歲的上班族。當天，飯店工作不多，我正設法早點下班；但是，聖母卻有她的計畫。飯店老闆之一的妻子正邀請了十三位曾在生命最困難時期到南斯拉夫境內的瑪加歌里去朝聖的女士共進午餐。

身為資深服務生之一的我，被指派為她們服務，當時心中頗感不悅。在午餐進

行中，不時聽到她們談論聖母在瑪加歌里的顯現、表達的訊息及祕密，這些引起了我的好奇；但是，由於進進出出，對整個事件無法完全了解。最後，當老闆進來與客人打招呼時，我告訴自己在未了解這位顯現的瑪利亞之前，絕不上下一道菜。

我跟隨老闆走出來，並詢問他瑪加歌里事件。令我驚訝的是，這是我從未聽過的，他告訴我聖母的顯現，及有關聖母所表達勸人悔改、守齋、棄絕酒精、毒品、一切違反天主誠律和教會法規的行為，並每日唸玫瑰經，祈禱三或四小時的訊息。

我心中始終充滿著希望，我對自己說：「這都是對的！教會已經教導了真理。」聖母說的話，沒有一句使我不安，她為我指示了走出我的地獄的道路。下班後，隨便在附近的教堂買了唸珠及祈禱手冊。我開始每天到教堂祈禱，並以手錶計時，達到每天祈禱三小時的要求。

第一天，我深感失望，因為彌撒前，沒有神父聽告解。我向耶穌說，假如我不能辦告解，我就不能參與彌撒。第二天情況一樣，我向耶穌抱怨說：「真不公平，祢把我帶來這裡，我又不能參與彌撒。祢說祢為罪人而來，我就是一名大罪人，為什麼我不能辦告解呢？」

第三天，下班後，我前往教堂去作三小時的祈禱。彌撒是六點，之前可辦告解，我想今天一切都會順利。但是，當我走進告解室並沒有神父在內，原來由於緊





急事件，彌撒前無法有神父聽告解。由於我決定那天一定要領聖體，因此，必須先辦告解。正在思索何處可去時，我幼年的教堂浮現在腦海中，我立刻驅車前往，走進教堂的告解室，這是我離開教會廿三年後，再度之恩寵中重生。

那天，聖母的祈禱獲得回應了，終於，我對過去的同性戀生活說：「結束了」，同志們，同性戀酒吧，毒品、酒、色情書籍都已成為往事了。凡是沒有興趣要幫助我回到教會的人，都不再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斷絕往日的生活確實不易，但是，我的堅信不疑，持續祈禱，使我獲得愈來愈大的心靈自由。自從一九八七年一月，天主的恩寵來到我心中後，我每天參加彌撒，唸十五端玫瑰經，用兩小時朝拜聖體。經過五年每天在聖體櫃前祈禱，我知道耶穌真正臨在於聖體櫃中。

我悔改兩、三個星期之後的某一個晚上，當我默想耶穌的生活時，我體驗到別人所說的在聖神內受洗是什麼，我深信那晚我遇見了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的救主。雖然肉眼什麼也沒有看見，但是我的靈魂看見了祂。似乎我這一顆死去多年的空虛心靈又充滿了生命與恩寵。主耶穌教導我什麼是真愛，即是全心投入真理的追求，而不是抓著轉眼即逝的感覺。

「勇氣」，這個團體是天主賜給我的禮物，是一種償還我的自由的方式。天主

常利用我們自己的罪惡經驗使我們找到救恩。即使我的身體是同性戀者，而我的心卻渴望自由。我知道許多人乃是同性戀的奴隸，他們不知道如何獲得自由，而不得不繼續過著他們所憎恨的生活。我充滿讚美的祈禱是：「終於獲得自由，感謝全能的天主，我終於獲得自由。」

我們一生中主要的工作便是與天主合作恢復在我們生命中天主的肖像，我們的目標便是返回我們所來的地方，其過程便稱為成聖。為什麼當我們一提到成聖時，常使人有不配、畏懼及罪惡感呢？讓我們誠實而謙遜地看看是什麼使追求聖德令人卻步不前。

清除石塊

成聖可以與整修一棟老舊房屋相比。設想你買了一棟屋齡已久的房子，而你又是一位天生手巧的人，你可能會與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討論後，到五金行購買所需的工具及材料，按自己財務狀況，擬定計畫，然後自己動手整修。假如你像我一樣笨手笨腳，你最好請專家來做吧！

你是否經歷過整修房屋的過程？告訴你，那真是信心的考驗，先經過一段很糟的狀況，





然後才漸入佳境。灰塵飛揚、臭氣四溢，廢物堆積，垃圾遍地。你真想遷離這髒亂的地方，但是，你不斷告訴自己，完工後，一切都不同了，忍耐一時是值得的。你甚至懷疑何時能一切就緒。後悔當初不該動工整修這棟舊房屋。

在整修過程中，又發現其他應先處理的問題及外加的修補工程，而費用也不斷增加。

漸漸的，成果出現了，新油漆粉刷及壁紙使屋內煥然一新；新地氈蓋在舊地板上；新水電也安裝妥當。當然，施工者不斷建議你增添新裝置，而你也認為值得，或者，至少你也希望如此。

成聖過程也是如此。當我們邀請天主進入我們心中時，祂看到一團髒亂。要安裝新的設備之前，必須把舊的拆除。還記得舊皮囊裝新酒的比喻嗎（路五36,39）？或者耶穌責斥法利賽人如粉飾的墳墓嗎（瑪廿三27,28）？耶穌並未稱讚他們虛偽的外表聖德，卻清楚看到隱藏在他們心中的罪惡。

聖德不僅是在我們心靈中恢復天主的肖像——這似乎不是一件自己動手便可完成的計畫，聖德更是日日臣服於天主，藉著聖神的力量，恢復天主在我們心靈上的肖像。成聖及聖德是天主的恩賜，除非我們願意接受，否則，祂不會給予我們。

由於我們在耶穌基督內成為天主的子女，我們才獲得聖德。聖保祿以梅瑟由西乃山下來的事蹟描述成聖的過程。由西乃山下來的梅瑟，臉上閃耀著天主的光榮，極為光亮，而無人

注視他，他必須以布遮蓋，等那亮光漸漸消失。保祿告訴格林多教友，藉著基督，蓋在天主臉上的布已取去。身為天主義子義女的我們，能走近天主，進入祂的臨在中。

我們藉著基督在天主前才敢這樣自信，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憑自己能夠承擔什麼事，好似出於自己一般；而是說：我們所以夠資格，是出於天主，並且是祂使我們能夠做新約的僕役；這約並不是在於文字，而是在於神，因為，文字叫人死，神卻叫人活。

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頭上而屬死的職務，尚且有過光榮，甚至以色列子民為了梅瑟面貌上易於消逝的光榮，不能注視他的面貌，那麼屬神的職務，豈不更該有光榮嗎？……我們眾人以揭開的臉面反映主的光榮的，漸漸的光榮上加光榮，卻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正如由主，即神在我們內所完成的。（格後三4：8，18）

聽了保祿這一席話，你有何感想？你知道，我怎麼想？天啊，回想我在靈修之路上的掙扎，會使我覺得更沮喪。不但沒有光榮上加光榮，反而前進一步，退後兩步，自己總是三心二意浪費許多時間。進步似乎極為緩慢、痛苦，有時是察覺不到的。我最常有的感覺是我正滑下罪惡的坡道，而不是爬上光榮的高峰。我愈祈禱，愈努力，我愈無法與耶穌同行，似乎





離祂愈遠。

當我年輕時，我以為聖德就在身邊，很容易得到。某年元旦，我拜訪嘉布遣會的兄弟們，他們負責聖召的導師向我說明一天的作息時間，每天中午，他們要反省自己是否犯了罪。我看著那些年長的兄弟們，心想，他們可能犯什麼罪呢？

後來，我發現了他們與我有相同的罪。我記得這位司鐸鼓勵我說：「放心，有你要做的事。」的確如此，無疑的，許多方面足夠我一輩子去努力改善的。

什麼是聖人？

聖人是無怨無尤，完全屈服於剪修、重整過程的人。他們尚未著手改善宇宙的宏大志願，但是，卻已經由內清除了自己的原罪傷痕，並得到痊癒。

彼得·克瑞夫將全世界視為「製造聖人的機器」，他寫道我們生命中基本的聖召便是成為聖人。你認為這種召叫只為少數被選的人嗎？克瑞夫指出「聖人不是一些古怪、不正常或例外的人，他們是人類的模範，是生活可依循的法則。假如我們不是聖人，我們便是生活在這法則之下的例外者……」接著他生動的描述那些在聖德之路上成功的人：

什麼是聖人？首先，他知道自己是一名罪人，他知道罪的可怖，也知道救恩的好訊息。聖人是一位真正的科學家、哲學家，他知道什麼是真理；聖人是一位明察秋毫者，是一位真真實實的人。

聖人也是一位理想家，他以英勇的愛擁抱超凡的痛苦；聖人也接受英雄式的喜樂。

聖人讓天主在他們身上恢復祂的肖像。他們是悔改的罪人，在基督內把自己完全交付在天主之愛中，為愛基督，他們願意放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為體驗英雄般的喜樂，他願意忍受極大的痛苦。誠如保祿所說：「我說這話，並不是由於貧乏，因為我已學到了，在所處的環境中常常知足，我也知道受窮，也和道享受；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飽飢，或饑餓，或富裕，或貧乏，我都得到了祕訣，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四 11-13）。

聖人在本質上是很固執的，他們為堅持捍衛天主的真理，而永不妥協。他們包括各種類型的人，有的保守，有的古板，有的頑強，有的前進，有的文雅，有的慈祥。但是，當面對成聖及服從天主時，他們便固執專注，毫不退讓。

想想聖多默·莫爾（St. Thomas More）這位老練又有教養的人，身為律師之子，日後成為





倫敦最慈祥、公正、專業的知名律師。他能處理棘手、複雜、彼此看起來毫無關係的案子。他能對付那些別人無法對付的人。雖然他必須警覺國王是一位麻煩人物，但是，他仍繼續服事他，並為國效勞。

國王終於越過了莫爾所設的界線。當教宗否認亨利八世的再婚時，他便宣佈脫離羅馬，而自立為英國教會的首領。

亨利八世的作法震驚了莫爾，身為宰相，他也反對國王離婚再娶，並提出辭呈。一五三四年，國王至上的命令通過，臣民必須宣誓承認國王婚姻有效，其後代為王位合法繼承人。拒絕宣誓者將被定叛國之罪。

許多天主教徒在「不違反天主法律」的原則下，私自宣誓，但是，當涉及救恩真理時，他寧願一死，而不願妥協，他忠於教會的教導，相信宗徒的繼承人才是教會的領導者。莫爾終於被判叛國罪，於一五三五年斬首。死前最後遺言是：「弟兄們，請為我作證，我為天主教會的信仰而死；我是國王的忠僕，但是，天主至上。」

美麗的鄉村莊園

認為我們自己可以達到完美的聖德，這是錯誤的觀念。其實，在此生除了墳墓之外，我

們很少真正達到某個目的地，或得到某種東西，幾乎我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變化不定的，我們所擁有的也正處在瞬間消失的過程中。

當我們買下一輛車，或一棟新居的那一刻，它便開始折舊了，就算我們細心保養自己的愛車，不可避免的，它總會遭到被刮或擦撞。耶穌警告我們不要將財寶存放在地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鏽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六 20, 21）。

人喜歡把聖德想像為某一天會走到在山的那一邊的美麗莊園。虔誠的二、三十歲年輕人，錯誤地認為不久他們便要到達這幸福的園地。四十、五十、六十歲的人開始懷疑聖德離自己似乎漸行漸遠。七、八十歲的人卻了解這項真理，即是：我們總到達不了聖德的境界。事實上，當我們在聖德上有進步時，聖德似乎越深奧難明。

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證明這點。完美的髮型不是你永遠能擁有的（假髮除外）。假如你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它能維持一、兩週嗎？當然不能。甚至兩週之後，灰塵便開始累積了。除草、清掃車道、修車、修房屋等，都是持續不斷的一種過程及工作。

聖德也是如此，不停的清除及修補，總有做不完的事，永無停止的一天。假如你做完很棒的卅天退省，辦了最妥善的總告解，並做了很重的補贖……我告訴你，第二天，你便要準備去辦下一次的告解。我就是如此。





我發末願的那天，真是痛苦的一天。我並沒有熱切的要發願，只知道我必須這樣做，因為天主叫我度這種生活。聖多瑪斯教導我們，凡發末願者都領受洗禮般的恩寵，即是：他的靈魂如同擦亮的金杯，閃閃發光。聽起來不是很美嗎？其實，告訴你，為我卻不是這樣。

當我來到典禮的現場時，我自我安慰的說：「好吧！至少我可以得到洗禮般的潔淨恩寵。」主禮神父在證道中將三願比喻為「十字架上的三枚鐵釘」。這些話對我並無安慰作用，因為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三小時，而我大約有五十年的歲月要過。

典禮即將結束時，我發現自己對禮儀上的某些小錯誤氣憤不已，一股怨氣在內心翻騰。當我走回更衣所時，我嘆氣說道：「唉，洗禮的洗淨恩寵就這麼多。」我並沒有讓我靈魂的杯爵被擦亮，我深知我要留下，因為我相信天主要在我身上實踐祂的諾言。

裡外夾攻

成聖是一條漫漫長路。了解這旅程的最好方式，就是認清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場戰爭，一場精神戰鬥。當代神學家常常讓我們相信事事都必須是「愉快的」。你聽過有關「積極思想」、「創造靈修」這類的演講嗎？演講者承諾事情都會變得奇妙無比的。當你除去自己的禁忌、壓抑及自我防禦機能時，你的內心便會放射光芒。

假如你想聽那類的訊息，你從我口中是聽不到的。我所要講的是，靈修的路是戰鬥的路，是靈魂與來自世界、肉身及惡魔的搏鬥過程。

成為「屬於世界」的，是指使用受造物，把它視為我們的人生終向，而不探究它與天主的關係。成為「屬於世界」的，便是遠離天主。另一方面，肉身是指食慾及生理上的種種慾望。天主的誠命引導我們如何控制肉身的蠢動。

有些當代基督徒聲稱他們與世界和平相處，他們不認為基督徒應該遠離世俗。看不到有靈修戰鬥必要的人，往往自己身陷世俗之中而不自知。聖人們努力全心忠於基督，並完全倚靠祂。基督必須居首位。

聖經及天主教傳統都確定撒彈及其他惡魔的存在，牠們不時誘惑或擾亂我們的生活。墮落的天使以撒彈為其首領，在人類歷史上做出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那些超出人所能理解的滔天罪行，無疑便是惡魔的所作所為。

我們與惡魔的爭戰比與世俗的戰鬥更明顯。我們要時時警醒，因為我們的敵人常在我們四周，伺機攻擊我們。「應以堅強的信德抵抗他，也該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都遭受同樣的苦痛，那賜萬恩的天主，即在基督內召叫你們進入他永遠光榮的天主，在你們受少許苦痛之後，必要親自使你們成全、堅定、強健、穩固」（伯前五9:10）。

在靈修的戰場上，雖然我們不停與世俗及惡魔對抗，而我認為最大、最頑固的人還是





我自己，這在我心內藏有敵人的木馬。我們不能從外表改變自己，無論遷移到何處，你總不能逃避你自己，你只能改變你自己。

我想起法蘭克·希德（Frank Sheed）八十歲生日的情況。有人問他是否願意再回到廿一歲。希德回答說：「我連回到七十一歲都不願意。」這句話反映出他對生命及永恆健全的觀點。為什麼要回頭再活幾年呢？生命是一場戰爭，有時是生死的搏鬥。法蘭克從不想逃避自己，他高興的打這場仗，最後福壽全歸的死去，他了解天主的救贖工程。

我們可能為以往的種種痛苦感謝天主，保祿下面的話為聖德做了結論：「這並不是說：我已經達到這目標，或已成為成全的人；我只願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奪得，因為基督耶穌已奪得了我。弟兄們！我並不以為我已經奪得，我只願一件事，即忘盡我背後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為達到目標，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的獎品。」（斐三 12-14）

我們把誰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在靈修戰鬥中，把天主放在我們生命的第一位，當然說比做容易得多。我們都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傾向。許多人把他心中最愛的人放在自己之上，身為妻子、丈夫、父親或母親

的人當然知道我所講的是什麼意思。有些人充滿自我，有些人覺得比任何人都接近天主……但是他似乎仍然離天主很遠。

把別人放在天主之上，或父母把孩子放在天主之上，對他們都沒有益處。夫妻將另一半放在天主之上，兩人仍會過著永不滿足的生活。總不能將人或物置於天主之上。

當我們真正愛某人，並期望他事事如意時，我們有時會體驗到某種衝突。聖多默·莫爾便因深愛自己的妻子面臨這種掙扎。他是否應該堅持信仰而讓她成為寡婦呢？他的妻子不願丈夫成為殉道者，曾建議他如何避免這種命運，而莫爾卻堅決護衛信仰，而不顧一切後果。這位忠實的丈夫，將自己的妻兒交在天主手中，這最佳的地方。

當時還有另一位聖人，就是年長的若望費雪主教。他覺得當時的人民需要一位不向英王亨利八世低頭的精神領袖作為模範。因此，他向國王說：「我拒絕服從，我不簽署這份誓詞，那是異端，十足的胡說八道。假如陛下要砍我的頭，就請磨光斧頭吧！」

身為好丈夫及好父親的聖多默·莫爾，並沒有不假思索的自願成為殉道者，但是，當他看到別無選擇時，他便勇往直前走上殉道者之路。

假如莫爾在最後幾分鐘，或許害怕死亡，或許關懷他的家庭而猶疑不定，你能想像他和他的家庭的未來將會如何呢？被亨利八世所寵信是何等痛苦。執行國王命令處死莫爾的兩名劊子手，幾年之內都遭處死。





有時，我們以為我們把某人或天主放在第一位，其實，在我們與別人的關係上，我們常把自己放在首位。

很多人向我埋怨自己的孤獨無助。身為心理學家，我知道有比孤獨更嚴重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嫁錯了人。我知道許多人寧願結束某種特殊關係，而單獨生活一段時間。有些很好的母親，她們盼望身邊沒有年幼的孩子，而有更多單獨的時間。

然而孤獨是生命中令人感到痛苦的事實，它使我們走進天主的懷抱中。遲早孤獨總會來到每一個人的生命中，接受天主祝福，彼此深深相愛過的夫妻，總有離別的一天，他們的痛苦與彼此的忠實一樣深長。

所有的人終究要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無論歷史上或當代的名人都不能例外。當這些特殊人物在世界末日站在審判台前時，他們會將天主放在第一位嗎？假如他們在天主眼中有罪，他們的罪便是明知故犯，並且繼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這便是我們自己的掙扎。我們要把天主放在祂該有的地位上嗎？或我們向世界、魔鬼、肉身讓步，而把自己放在首位上呢？假如做了錯誤選擇，其結果常是負面的，遲早我們總有一天自食其果，天主要我們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一位猶太母親

我們必須把天主放在首位，而不可愛任何事物超過天主，即使很難做到這點也要努力去試。最傑出的例子便是童貞瑪利亞，她必須在對她那負有神秘使命的兒子的愛與自己被召承行天主旨意間取得平衡。

從聖經與聖傳中，我們知道耶穌沒有生父，祂的人性及身體完全來自瑪利亞，他們母子二人在外表上一定極為相似。他們共有許多特點，是別人都沒有的，甚至連若瑟也無法完認清的一些特點。另一方面，兒子的許多經驗是完全超越母親的。

我們也知道，這些不尋常的關係遺留了各自在觀點上不同的空間，福音中有兩處的記載充分說明了這點：一是在聖殿中尋獲幼童耶穌，一是在加納婚筵。總之，在耶穌與祂父母親的奧秘關係中，我們多多少少看到些微一名猶太母親和她兒子之間的關係，即是：「我的兒子，默西亞。」

然而，我們從兩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天主的旨意總是占首位。耶穌身懸十字架，是他選擇天主旨意的極致。在耶穌早年傳福音時，有人告訴他，他的母親和兄弟在外面等他，他便表明天主的卓越性是他生命的中心，他回答道：「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那承行我父旨意的人，便是我的母親、兄弟和姊妹」（瑪十二48、50）。





在加爾瓦略山上，承行天父旨意以最震撼人心的方式呈現出來。耶穌的母親也在那裡，但是卻一言不發。母子的告別竟然是以這種我們常人無法看見，無法聽到的神祕方式進行。在耶路撒冷耶穌墓旁便是復活的基督顯現給至聖童貞瑪利亞的小堂。我們這些方濟會士無法相信，復活的基督不首先顯現給他的母親，雖聖經上沒有如此記載。

仔細想想十字架上的那一幕，這裡有兩個未染原罪的人，其中之一是具有天主性及人性的天子，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他如何掙扎的去承行天父旨意，把天主放在首位。

瑪利亞由兩方面來愛基督。從人性方面，她像一般母親疼愛自己的兒子一樣的愛他；另一方面，她視他為天主、默西亞、世界的救主而敬愛他。瑪利亞無助的看著耶穌背十字架走在痛苦之路上。當她看見鐵釘穿透他的手足時，母親的心一定都碎了，並要忍受不能安慰他的痛苦。她目睹無情的士兵以擲骰子方式得到那件可能由她縫製的無縫長衫。她一定感到何等的孤獨和痛苦。

在這深度的痛苦中，瑪利亞仍然對天主堅信不疑，她沒有緊抓耶穌不放或祈求祂的仁慈，她沒有逃跑，而與若望一起站在那裡注視所發生的一切，她答應與這初創的門徒團體共同生活，並為他們服務。

當然，為了服從天主的旨意，聖母的心被痛苦所刺透。從未有人說過成聖是件容易的事。誠如法國作家里昂·波利（Léon Boly）所寫：「生命唯一的悲劇，便是最後不要成為聖

人。」瑪利亞只堅守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是：全心、全靈、全意地愛天主。

聖人也掙扎

不要因你自己的掙扎而感到灰心氣餒，所有的聖人都有自己的困擾，例如伯爾納德及小德蘭都忍受極大的病痛之苦，終於英年早逝。

不要認為那些生前已達到某種程度的聖德的人能超越罪或誘惑。最偉大的聖人會告訴你，他們是可憐的罪人。我真的認為達到聖德的人，遠遠超過我們所假定的。我曾經遇到非基督徒，藉著天主的仁慈及照顧，竟然被他們不認識的救主基督的恩寵所觸動。

聖保祿深知他的跟隨者及歸依者都想要成聖，並將天主放在首位，他知道他們會灰心喪志的，而保祿為哥羅森人的祈禱，生動描繪了走聖德之路的掙扎：

為此，自從我們見了報告那天起，就不斷為你們祈禱，懇求天主使你們對祂的旨意有充分的認識，充滿各種屬神的智慧和見識，好使你們的行動相稱於主，事事叫祂也喜悅，在一切善功上結出果實，在認識天主上獲得進展，全力加強自己，賴祂光榮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欣然感謝那使我們有資格在光明中分享聖徒福分的





天父，因為是祂由黑暗的權勢下救出了我們，並將我們移置在祂愛子的國內，我們且在祂內得到了救贖，獲得了罪赦。（哥一9,14）

我不知道你如何想，但是，當我一想到聖德時，我就很氣餒，我知道有些人不斷地而且勇敢地追尋天主的旨意，而我總覺得自己優柔寡斷、舉棋不定。

或許，你正在想：「可是，你是司鐸啊，你比我們更接近精神事物，你甚至和聖體生活在一起，你的成聖機會遠比我多。」請相信我，這些事實，我一清二楚，它們使我感到更謙遜，更有責任。但是，我很誠實的告訴你，我跟大家一樣，我的人性的就是把自己放在首位。

甚至最偉大的聖人也有自己人性的弱點，否則，他們便不是人了。罪常常影響我們對別人的態度。宗徒們不只一次受到他們師傅的斥責。

我認識幾個人，他們具有被列為聖人的機會，即是對自己情緒的起伏有透徹的了解。他們有些不會被大多數人視為過錯的習慣或行為。就以我親愛的朋友庫克樞機主教為例吧，他真是一位具有聖德的人，但是卻有潔癖。偶爾，你會看見他用口吹去傢俱上的灰塵，而我呢，則是笨蛋一個，因此，他的潔癖使我頗感困擾。

當我們熟知某人時，我們會看到他的一些本性弱點，例如自我放縱或自愛常不經意的流露出來。不要期望找到一個沒有缺點的人。你不會找到一輩子總是快樂、面帶微笑、充滿喜

悅及平安、滿懷愛心的人，他們不存在於真實生活中，只出現在虛構的故事書中或美麗的電視畫面上。

大多數天主教徒認為被教會列為聖品的人都是無瑕可指的。這真可笑極了。將某人列為聖品，是要證明他英勇的修練某些美德。所謂英勇是指極大的掙扎……有時，他甚至可能做不到。

我們應該排斥對聖德的虛偽的想像。聖人是一名罪人，他比我們更痛悔自己的罪。如果在我們生命中有要做得十全十美的地方，那便是完完全全的痛悔自己的罪。完全的痛悔是因為我們得罪天主而感到悲痛，因此，決定不再冒犯祂。不完全的痛悔是因為害怕天主的罰而後悔自己的罪。大多數的人是聖德與自私的混合體，希望當我們的神修生活日漸成熟時，我們在天主的恩寵與愛內也能成長。不幸的是，有些人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失敗負起責任。

當我們開始看到自己的過錯，自我主義、自戀、自憐以及一些尚未成長的地方時，我們的成聖之旅便每日由此起步。不管別人看它是大或是小，對我們而言，它看起來卻像一座七重山。我們會對自己感到失望，不知何時能越過這些障礙……直到天主的恩寵慢慢指示我越過它的途徑。於是，我們開始一步一步的向前爬行，越過這些障礙。

通往成聖的路真不容易，不是嗎？其實不然，唯有靠天主恩寵，我們才能成功的完成此旅程。





到達另一端

治癒原有的傷痕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你或許要問：「我們如何走過成聖的過程？旅程的規則是什麼？」我要提出一位我很敬愛並有可能列入真福品的偉人——紐曼樞機給予我們的忠告。

紐曼，這位活力充沛的英國教會的神職人員，有極為坎坷的一生。在他曾擔任牧師的立特英爾教堂，我遇到一名老婦人，她的家族認識紐曼樞機。她告訴我，當他離開立特英爾成為天主教徒四十五年後去世時，參與主日崇拜的英國國教信徒仍悲傷無比，他如何能使別人對他的懷念如此久遠？紐曼在一段文字中敘述他在愛爾蘭痛苦的遭遇，字裡行間給了我們一些暗示。他到愛爾蘭去辦一天天主教大學，但是從未辦成。他說：「我們處處碰壁。」紐曼生性敏感，成為天主教徒後及之前在英國國教內，常遭到批評，直到他年老時，被教宗良十三世任命為樞機主教後，才不再受人批評。在那情況下，他說：「烏雲已散去了。」

他把自己的教導稱為「通往成全的捷徑」：

聖德卓著的人說，假如我們希望成為完美的人，除了善盡每日平凡的職責之外，別無其他之事。通往成全的捷徑，雖短但並不容易。沒有達到成全的簡易之

路，但是卻有保證可達到之途。

我想這對我們是很實用的教導。我們容易對成全存有空泛的想法，我們談很多，卻無意要達到它；但是，一旦當某人真正願意尋求成全時，唯有能達到此目的的明確方法才能使他心滿意足。

我們必須記住成全的意義是什麼。它並不是指任何非比尋常的服務，任何英勇行為，忍受任何痛苦，而是指沒有缺點、完全的、整體的、健全的，與不完全相反。

因此，凡是成全的人便是將當日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不再需要尋找其它的方法以達到成全。

我堅持這點，因為它能簡化我們的觀點，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確定的目標。假如你問我，為達到成全你應做些什麼，首先，我要說不要賴床；總是先想到天主；專心朝拜聖體；唸三鐘經；為天主的光榮吃喝；專心唸玫瑰經；收斂心神；摒除惡念；專心做晚上的默想；每日自我省察；準時就寢，做到這一切你就成全了。

紐曼樞機也說，成全建基在信、望、愛三愛德之上。生活在這混亂的世界裡，受到自己敗壞人性及種種軟弱的圍攻，充分活出這三種美德，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都有跌倒與失敗的經驗，我們都必須倚靠天主的恩寵站起來，繼續前行。聖神幫助我們到達另一端，祂照亮我們的黑暗，並堅強我們。

我們的責任是呼求天主，以聖神的智慧和明達，使我們認識祂的旨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按天主所要的方式生活，並做中悅祂的事。

基督徒應閱讀並實行聖經，尤其是福音的教導。基督徒以祈禱的精神為別人服務。天主特別垂愛天主教會。我們已經討論過有關宗徒繼承權、七件聖事、兄弟姊妹之間的友愛扶持等的恩賜。教會提供我們一些個人成聖的特殊方法：

- 一、參與感恩祭，尤其是每日感恩祭。
- 二、每日祈禱，尤其在聖體前祈禱。
- 三、常辦和好聖事。
- 四、每日省察。
- 五、與聖母及聖人建立友誼關係。

不斷成形及轉變

在有關靈性生活的事務上，心理學並非常有幫助，但是，它卻幫助說明了一項真理，即

是：在這一一生中，我們絕不會完全定型，我們常常走在不斷成長轉變的過程中。我們絕不會停滯不動，我們總是在成長中。只是有時看不出來而已，因為人的成長一如花草樹木般，不易察覺。我們可能變好、變壞，平平凡凡、停頓，或移動，但是，我們總在不斷形成的過程中。

我最喜愛的團體之一便是具有穩固靈修基礎的戒酒會，你絕不會聽到任何會員在聚會時站起來說：「我是查理，我曾經是一名酒鬼，現在我已清醒過來，不再酗酒了。」當他們自我介紹時，只簡單的說自己是一名「酒鬼」或「復原中的酒鬼」。

你可能要問：「你何時能完全復原？」他們會告訴你，等我們死後。復原是一種過程，如同成長一樣。一名戒酒會的會員會誠實地說：「我在慢慢清醒中。」清醒的意思是在不受酒精的影響下，學習如何思考、行動及說話。

成聖也是如此。「你好，我是老葛，我是一名正在改邪歸正的罪人，我正在慢慢成為一名聖人。」這不令人感到驚訝嗎？我們這平凡無奇、令人失望、暗淡無味甚至沈重痛苦的每日生活竟充滿了主耶穌基督的恩寵！祂能將我們瓦器般的人變成聖人嗎？

當我幫助一名年輕的愛滋病患面對死亡時，向他述說了右盜的故事（參閱路廿三32,39）。這位惡行重大的慣賊知道死亡已步步來到，他沒有時間後悔，也無法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賠補，他用全身的力量對他的同伴說：「這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所受的，





正配我們所行的；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耶穌，當你再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

這短短幾句話已包含了信、望、愛三種美德。耶穌回答這位教會第一位聖人說：「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有希望得救。

逐漸成為聖善的，這是天主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曾有人說，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良好的，而是成為天主的。這句話為我們的掙扎作了總結。聖德是天主在我們身上的工作，藉著信、望、愛三德，我們才能明瞭。對基督徒而言，成聖是基督在靈魂上的工作。

然而，這常常是不斷的形成及轉變的過程，是一段旅程。聖德總是在前面，我們總是在後面……直到我們與主耶穌在天堂裡面對面的那一天，旅程才達到終點。我們都處於成為聖人的過程中。



主耶穌基督，唯有祢知道天主的聖善及人的軟弱，唯有祢住在天上也住在地上。祢雖然

無罪，但卻背負我們的軟弱，承擔我們惡行的後果。祢召叫我們走上成聖之路，使我們能進入沒有悲傷、沒有痛苦、永恆不變的聖善生活中。祢先我們而去，並派遣護慰者在我們面對考驗時陪伴我們。

神聖的主，請召喚我們在成聖之路上堅強地跟隨祢。請以祢的生命、死亡、言語及聖事聖化我。請拯救我們所愛的人及誤入歧途的人。請召回那些淪亡中的人，因為祢為我們眾人而死。賴祢的恩寵，使我們在這世界上為祢的救援及聖德作證，請以祢十字架上的光芒引導我們。阿們。



通往永恆之門

幾時，這可朽壞的，穿上了不可朽壞的；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那時就要應驗經上所記載的這句話：「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死亡，你的勝利在哪裡？死亡，你的芒刺在哪裡？」（格前十五 54，55）

最近，我探訪一名死於愛滋病的波多黎各青年。他年幼時，我就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甚至和他們一起慶祝他的祖父母結婚五十年的紀念日。這名廿九歲的病人，因針頭感染了愛滋病。目前，他的妻子成為寡婦，他的孩子失去了父親。

多年來，我與他的父母親及家人雖都有聯絡，但是，我卻很久沒有見到他。他流浪街





頭，過著很放蕩的生活。當我知道他有愛滋帶原的陽性反應時，我去找他並明確告訴他必須「守身如玉」了。在做了徹頭徹尾的省察之後，他領了聖事，並忠實的跟隨天主，直到一年之後去世。

在他重回信仰的幾個月後，我與他談論即將走上的靈性之旅，他尚未準備好；但是，因為他不久便要回到天主的家，因此，我盡力在最後時刻幫助他。他以為生命是一場孤軍奮鬥的戰爭，是一場影響每一個人的精神戰爭。雖然他既害怕又氣憤，但是，我要使他知道死亡並不恐怖。

「威利，」我說：「你會很難相信，我可能比你早死，因為我有心臟病。假如我知道我比你早死，我並不會很悲傷，因為我知道下一步是什麼。像我們這些住在紐約市的人，死後大概都會先到煉獄去的。」我希望他相信我，我接著告訴威利天堂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的境界。

幾週後，當我探望他時，似乎死亡已降臨在他身上，「你怕嗎？」問一個堅強的城市孩子這類問題，真是一大錯誤。

這名年輕人回答說：「我嗎？我一點也不怕，你告訴我耶穌在等我，那麼，我為什麼要害怕呢？」幾週後，威利在家人的圍繞下，握著一位司鐸的手，唱著詩歌，安然去世。天主賜給他準備自己心靈的恩寵。

下一步是什麼？

死亡的奧祕和確定性衍生出一個大問題，即是：接下來是什麼呢？我們要往何處去呢？我們將變成什麼模樣呢？我們以塵世生活的觀點來反省救恩的真理。然而，只要一日生活在人世間，我們因原罪而受到的傷害便不能完全癒合。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總不能在世間就進入天堂。

雖然世事都無常，但是，死亡總是大多數人避免談論的題目。病危的人急速地被送往醫院去「過世」，但是卻缺少照顧。「讓往生者安息」常遭到否認。「他看起來真好看，不是嗎？他的妝化得真好！」在守靈時，這類的話真無聊透了。

葬禮應該是令人畏懼、莊嚴、充滿哀傷的事，尤其為心愛的人及親密友人更是如此。如果你記得，就不要唱〈阿肋路亞〉，至少假裝你很哀傷，我不要氣球這類的東西出現在我的葬禮上，也不要唱〈阿肋路亞〉，我要等待復活。

你如何看待死亡？你如何看你未來的命運？

通常兒童都害怕死亡，那似乎是一件可怕而又奧祕的大事。我還記得我所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當鄰居的一名東正教猶太婦女去世後，我與祖母一起去為她守靈。鏡子和照片都蓋上報紙，小板凳上擁滿了赤腳的哀傷者，以傳統的猶太哀歌表達他們的悲傷。





我也記得我祖母的葬禮是如何的令人恐懼。我只有十歲，我要她對我說話，雖然我知道她不能。我真的無法相信要等到我老死之後才能再見到她。

在我擔任輔祭之後，開始對死亡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埋葬赫赫有名者，也埋葬沒沒無聞者。在手持蠟燭及十字架走出墓園時，我們對生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們鎮上道明會修女的母院常常有年老修女回歸天鄉，每個月有兩次，我要手拿著書本、鈴鐺或蠟燭，陪伴已故的老修女走進墓園。

我漸漸習慣整個殯葬的過程，由於我不認識任何在病房裡的修女，所以，我從未想過我們所埋葬的人也曾經活過。每次，當我們到達時，這些修女都已僵硬地躺平了。有一天，我正要到她們的母院去執行某項職務時，看見有輛車開過來。駕駛拿出一個盒子，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修女走下車來，「修女，我能幫助妳嗎？」我問道。她接受了，並且告訴我，她曾在某地住過。「妳現在要搬來這裡嗎？」我問。「是的。」她回答。「以後妳要搬到哪裡去呢？」我問。她兩眼正視著我，以濃厚的德國口音回答說：「中央車站。」

我將紙盒抱上樓，這裡定是她全部的家當。我恍然大悟，這位老修女一定是講她的去世，她不可能再搬離這裡了，直到某一天，我將她抬走。然而，這位修女在我唸中學後才去世，因此，我沒有在她葬禮中擔任輔祭工作。但是，將死亡的事實與一個溫暖的身體連在一起，似乎使死亡更可怕。

由於人類的墮落，死亡進入了世界，隨之而來的是黑暗、懼怕與痛苦。年輕人能因疾病、意外或暴力而死亡。假如對我們的命運無所了解，人會抱著詛咒、悲傷離開此世，對未成年的人的去世而言，更是如此。

人死後又是什麼情況呢？考古學家所挖掘的墳墓及所發現的種種用具，告訴了我們許多年前前人類在某地已存在了。所發現的大量陶器告訴我們死者的親人在墳墓中準備了食物及飲料，或許是為準備下一個旅程。或許這些人以異於我們的方式生活，但是，很明顯的，他們已經預先看見自己將進入另一種存在之中。

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築物金字塔為人類期望死後的生命提出了鐵證。古埃及人修建金字塔，並興致勃勃地在其中儲藏糧食、金銀珠寶及武器。他們相信，如果法老王能重生，則平民百姓亦不例外。金字塔壁畫清楚說明了這觀念。

視統治者為人民的頭是以比喻方式說明基督奧體。我們不僅因基督而得救，也是在祂內並藉著祂而得救。凡在恩寵中去世的人，都成為祂奧體的一部分。古代的人多多少少以同樣方式來看他們的統治者。





死後的經驗

近年來，心理學家已經在研究所謂「死後」經驗。有些人相信死後仍有生命，是因為那些曾在醫院死去但又活過來的病人所敘述的經驗。或許你知道某人曾有這種經驗，其內容是描述自己走過一條通往光明的隧道，或在雲霧中走過一座橋，然後，常常遇到一位已去世的好友或親戚。

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平淡乏味、毫無想像、缺少詩意的司鐸朋友，他曾因心臟病突發，由救護車送到急診室。醫院將他列入已故病人，但是，天主卻決定對他們開一個玩笑，東尼神父竟漸漸甦醒過來。

幾天後，我到醫院探望他，他說：「老葛，你知道嗎？真可笑，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心臟病，我只是昏迷而已。然後，我走在被霧氣掩蓋的一座橋，我看見我的朋友文生神父在霧中走向我，我說：『嗨，文生，你不是已經死了嗎？你在這裡做什麼？』他面帶微笑走向我，然後，他又轉身走了。這便是我所記得的。」

那便是東尼神父死亡的經驗。這位毫無想像力的人從未聽過這種現象，我也不會因這類故事而相信死後仍有生命的存在，但是，這類故事很有趣。我為何相信人死後仍有生命呢？那是因為基督已經啟示了這事實。

死亡並非終結

古往今來曾有許多人希望死後有生命存在，且深信不疑，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在世時目睹許多不公平及痛苦的事件而產生這種信念吧！甚至非基督徒也常期盼那股創造世界的美善並眷顧萬物的力量，能平衡一下人生命中的種種遭遇。

另一些人相信死後仍有生命，是因為相信人類的真實價值，不是出於抽象觀念，而是出於對某人具體的愛，他們自然的渴望在另一世界與他們所愛的人重逢。當你注視一具死人的軀殼時，直覺上，你知道死者的精神已經不在了，但是，卻去了何處呢？

我有一位醫生好友，夫妻二人均為無神論者，但是，卻是和善細心、關懷別人、辛勤工作的人。妻子日後死於一種衰竭病症，我的朋友對我說：「我希望她可以活四百年。」

我說：「哦，不是的，你希望她永遠活著。」

「是的，」他真心地回答：「我希望她永遠活著。」

永遠活著是整個個人的熱望。無論你到何處，以及在任何宗教裡，你都會發現人期盼生命不是到此便終結了。雖然，他們對永生的觀念與基督宗教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他們總希望死亡並非終了。

這種想法是出自人的願望嗎？並非如此，但是，這種共同熱望必定說明人的靈魂具有深





刻、真實的價值。世界各宗教中許多靈性人物——神祕經驗者、見過靈異現象者、先知、學者——都宣稱與另一世界有過接觸。幾乎每一個主要宗教都教導生死之事，甚至在無神論的思想體系中，生命不死的觀念也頗為普通。

從受上天審判的觀念，我們也可看出大家普遍都相信死後生命仍存在。每一種宗教警告作惡者死後將受罰。耶穌基督一再警告我們要準備妥當、要警醒，死亡將要如夜間的盜賊般來到，所有的人將按照其行為接受賞罰（參閱瑪廿四—廿五之比喻）。

基督徒對死後生命仍存在的信念，首先是建立在耶穌肉身復活及眾人將與祂一起進入父家的事實與許諾上。因而，耶穌成為通往永恆生命之門，祂為我們預備道路。祂常教導這項真理，不僅警告人要準備死亡的來到，也要使他們能穿過死亡之門而進入天國。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以祂的復活改變了死亡。人的生命的模式已經被預測為出生、成長、衰老、死亡，然後進入永恆不死的生命中，是科學無法解釋的，完全不同的一種存在狀況。的確，連宗教也不易清楚說明永恆生命的觀念。

我想耶穌可以藉另一種方式由死者中復活，祂可以如同聖人及舊約先知一樣，顯現給人，而身體卻躺在墳墓中。假如就是這樣，我們也會心滿意足，我們仍然確信人死後生命仍存在。

但是，事情並非如此，所發生的事完全違反所有的自然律。一個與常人無異的人，死於

殘酷的極刑，祂冰冷的身體安放於墳墓中三天，沒有腐朽，卻令人無法相信地復活了。顯現給宗徒及門徒的基督並非只是人形或鬼影，祂吃魚，多默把自己的手指伸入基督肋旁的傷口中。彼得·克瑞夫曾說：

基督宗教是征服死亡的宗教，基督來將死亡由敵人變為朋友，把一個洞變成一扇門，將一個龐然怪物變成由國王派來的一輛金馬車，迎接他心愛的新娘，到古堡與他共度終生。基督徒在臨終時，可以如同聖保祿一樣，高興地說：「哦！死亡，你的芒刺在哪裡？哦！墳墓，你的勝利在哪裡？」，「死亡的芒刺便是罪惡」，而現在死亡是一隻沒有刺的蜜蜂，因為它的刺已經插入了十字架上的基督體內了。

基督肉身的復活確實是一項奧蹟，是人以理智不能了解的。你我等受過洗的基督徒有責任向別人宣佈我們對這光榮事實的信仰。

耶穌曾多次預言祂的死亡與復活，當時門徒對祂的預言無法了解，只有日後回憶時才有所領悟。耶穌復活後，曾多次顯現，直到祂升天為止。耶穌死後不到廿年，教會便開始為這事實作證。

《得撒洛尼前書》是最早的基督徒文件，聖保祿在書中明確而有權威地談論永生：





「因為，若是我們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同樣也必相信天主要領那些死於耶穌內的人同祂一起來……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然後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人，同時與他們一起要被提到雲彩上，到空中迎接主；這樣，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為此，你們要常用這些話彼此安慰。」（得前四14、18）

永恆的雞尾酒會

我們是否以真理之言彼此安慰，或只發出一些陳腔濫調？有一次，我受邀前往一所頗富聲望的醫學院演講，講題為「痛苦損失」。我問道：「你們談論怎樣的痛苦，你們所想的是怎樣的損失？」我已經知道這兩者的意義，而我只想刺激他們一下罷了。

我的問題使會議主辦人緊張不安。經過一陣低語及支支吾吾後，他們結結巴巴地說：「當有人死去時……過期時。」在醫院裡，沒有人死，他們只是過期。我說：「我們就來談談它吧！」我捲起袖子加入這個包括牧師、猶太拉比、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及醫學院教授的特殊團體。

當他們對這問題感到困惑時，他們朝向以哲學觀點來看死亡並接受它，他們的論點之一

便是，生命中的所有紛紛擾擾都是為了要準備我們接受死亡，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紛擾都是「小小死亡」。的確如此，當你到達我這年齡時，得失、煩惱，都看得很淡了。

但是，有趣的是，我卻發現沒有人想要談談人死後將會如何。令他們驚訝無比的是，我告訴他們如果你不知道死後會發生什麼，你就閉嘴。假如你知道人死後會發生什麼，就去告訴某位你認識的垂死者，讓他們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他們有一種安靜的反應，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者面臨基督救贖真理時一種看似熱忱的反應。

我由實際面來看死亡。任何計劃旅行的人，都對即將踏上旅程充滿期待。讓我們與那些即將走上那趟特殊旅程的人查看全部行程吧！教會提出的四旬期善行是航向永恆的最佳裝備，祈禱、守齋、自我反省為檢查我們的精神行裝提供很好的機會。

我們帶什麼行李去旅行呢？有些人的行李過重了！我們所擁有的遠超過我們所需，我們的企圖與渴望可能有礙於我們的靈性利益，或許我們就是罪惡深重。我們能丟棄什麼？在踏上往天堂的旅程時，我們的行囊中缺少什麼？我們是否把對靈修生活明確而不退怯的承諾，即是不顧一切要這追尋天主旨意的決心，裝入我們的行囊中？是否將對窮人及有需要的人的愛與敏感放入行囊中？假如我們生前作了足夠的準備，我們會快速通過煉獄之苦。好好想想吧！





為何我們不告訴那些垂死的人我們所知道的有關死後的事呢？對我而言，談論不可避免的事，是合情合理的。通常，我們不這樣做的理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對死後種種只提出一些老生常談的論調。許多人主張我們應該將死亡視為人自然週期的一部分來接受它，好似我們是一堆蟑螂或一把蔬菜。或者，我們聽說過，死亡便是人人都去參加永恆的雞尾酒會。

對於死亡的一般看法，使我感到悲哀。基督的死並不是使我們進入虛無，或享受永恆的歡樂。這些對死亡不成熟的態度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的思想，不久，我們便忘掉教會有關永恆命運的教導。

最後洗淨過程：煉獄

我意識到許多基督新教徒不相信煉獄，偶爾，我會遇到也不相信煉獄的天主教徒，他們蔑視天主教會對煉獄存在的明確教導。一名天主教徒若不接受煉獄的教理，實際上是一名異教徒。若對煉獄有正確的了解，便會真正接受這端美好的道理。

首先，煉獄的意義是指我們的生命是一種逐漸淨化、成長及改變的過程。我們在前面曾討論過我們需要終身不斷的改变，我們需要擺脫不信及罪惡的控制，與異教思想的影響。煉獄只是這過程的合理延伸。我們不僅永遠被基督的恩寵所救，我們在世時也在救恩及聖德上

不斷成長。當我們因受苦而學習服從時，我們在靈性上得以更新，也愈來愈向天主的恩寵開放。

無論福音或保祿書信都沒有教導一旦當我們接受基督之後，我們便不再犯罪這類觀念。假如我們在世沒有完成淨化的過程，天主便允許我們死後在煉獄完成。

幾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都相信人死後會經過類似的煉淨過程，除了那些相信輪迴的宗教之外。我無法了解印度教及佛教主張人會投胎再生的觀念，而我也不要再重回人間，即使是一年。

教會由開始便教導我們，人只活一次。當我們每人走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時，誠如聖經所說的，我們努力要「穿上基督」。保祿勸告我們要將世上的種種置於死地，而要穿上憐憫、仁慈、良善與含忍（參閱哥三12）。

許多人到死還未能穿上基督的新衣，甚至，當我們把一些舊衣丟入垃圾箱後，它們似乎又悄悄的回到衣堆中。天主教會為那些臨終時心靈仍處在洗淨過程中的信徒，提出煉獄的承諾。只要我們願意，在我們進入天國之前，將有時間允許天主完全洗淨我們。

有多少人能誠實的認為假如今天他們死了立刻就能直升天堂？即使我們盡力要除掉衣服上的污點，並沐浴在基督的恩寵中，但是，大多數的人仍未在生活中彰顯天主的光榮。感謝天主，祂的恩寵與仁慈遠遠超過死亡的哀傷。





聖若望記載了在神視中所看見在天堂身穿白袍的得救者：

「在這些事以後，我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櫚枝，大聲呼喊說：『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的我們的天主，並來自羔羊』……於是長老告訴我說：『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因此，他們得站在天主的寶座前，且在祂的殿宇內日夜事奉祂，那坐在寶座上的，也必要住在他們中間，他們再也不餓，再也不渴，烈日和任何炎熱，再也不損傷他們，因為，那在寶座中間的羔羊必牧放他們，引領他們到生命的水泉那裡；天主也要從他們的眼上拭去一切淚痕。』」（默七 9，10，14，17）

新教改革者排斥煉獄的觀念，因為，他們相信這觀念會引起我們的得救是靠基督的恩寵，或基督需要我們的協助才能救我們的問題。基督當然不需要我們的協助，祂等候我們的合作，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祂需要我們接受祂白白給予我們的煉淨之地。

毫無疑問的，我們在羔羊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服。由於基督死亡與復活，我們來自原罪的汙點得以清除，當我們接受祂的救恩時，我們其他的罪也得以赦免。假如恩寵使我們向天

主開放，並接受祂的聖意，那麼，為何已被拯救的人還要時常心有疑慮呢？

死於恩寵中，死於被基督拯救的狀況裡，並不表示我們已準備妥當進入天國。領洗之後，很少有人保持完全的聖德，甚至那些完全向天主旨意開放，並順服祂的旨意的人也不例外，我可能邊哭邊踢地走進墳墓，誠如愛爾蘭諺語所說：「你死後半小時，驕傲才死。」然而天主從不放棄我們，祂仁慈的給了我們無數次機會快快地將驕傲置於死地。

耶穌承諾聖神將與我們同在，並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真理之中，脫離罪惡，並幫助我們回心轉向天主。在受試探時，有多少人完全聽聖神的指引呢？我不知道你的情況，然而，我的耳朵似乎常被棉花塞住。我慶幸自己被耶穌基督所救，因此，死亡不是我旅程的終點。

假如你不相信煉獄的存在，你就不會為亡者祈禱，因為他一則已在天堂，或已在地獄，他們不再需要你的祈禱，也不能藉用祈禱的力量。然而，我曾遇到不少新教改革者他們確實為亡者祈禱，或許他們的觀念比忽略煉獄存在的天主教徒更合理。假如我們更認真些來看待煉獄，我們會花更多時間為他們祈禱，正如我們為世上的朋友祈禱一樣。我非常相信為亡者祈禱的效力，雖然他們已安息，但是，誰又知道他們在旅途上的掙扎是什麼，他們心靈上的汙點是否都已洗淨了呢？

當然，每人都假設煉獄只持續幾週，幾個月，或最多一年而已。你怎麼知道呢？假如當我們進入煉獄時，我們的親人質問我們為何不再為他們奉獻彌撒及祈禱時，我們將何以面





對？設想煉獄的時間與我們在世的歲月相等，也並非不合理。因此，請接受我的建議，為亡者祈禱吧！

的確，在宗教改革時期，由於當時神職人員的不當作法，出售贖罪券，使煉獄的道理被汙名化。另一方面，一些令人驚心怵目的畫片把煉獄畫成一個大火坑，全身赤裸的亡者在火中痛苦翻滾，掙扎地想要爬出來，而加爾默羅會及方濟會士在火坑外，以聖衣及唸珠將他們由熊熊烈火中拉出來。

然而，煉獄的道理是很美且具有安慰人心的力量。我建議你們由實際面來想煉獄。其實，我們活在世上，也就是生活在一種煉獄中，而不是天天活在迪士尼樂園裡。我們都知道生命中充滿試探與痛苦，生命是學習向天主打開心靈的時期。假如默西亞自己要在痛苦中學習服從天父，為何我們期盼自己要走安怡簡便的道路呢？

背十字架

耶穌以真福八端來勉勵祂的門徒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瑪五 3、4、12）

痛苦及受苦的本身都不好，它們是原罪的後果。假如沒有原罪，大部分的心理學家、老師、司鐸、牧師、拉比可能都要失業。我想在一個未曾犯罪墮落的世界裡，廚師仍有需要，而木匠或裁縫就可能不必要了。

一旦我們接受痛苦並忍受它，以及它具有淨化我們的價值，我們便能繼續活下去。耶穌告訴我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深長的痛苦就變成了一股強大的祈禱力量，一種對天主的敬拜。耶穌基督、聖母，及聖人們都是我們的榜樣，在我們之先已背起了十字架。

我們可能最後都要背的十字架是痛苦的死亡。現代醫藥及技術常使末期病人拖延好幾個月才去世。那麼，我們要怎樣做呢？其實，這種痛苦的拖延時期，是為別人祈禱，將自己的靈魂交付於天主，準備進入永恆，淨化我們的意志並向天主的旨意開放的最佳時機。

作家佛蘭莉·奧康納 (Flannery O'Connor) 多年來忍受紅斑性狼瘡及其他疾病之苦，他曾說：「無痛的死，是一種空無一物的死。」假如我們有這種受苦的準備，天主會賜予力量使我們面對。你現在不必為此心煩氣躁，你以為在你生命的那一刻無法做到的，藉著天主的幫助卻能做到。

雖然我說了這一番大道理，而我自己卻希望在睡眠中自然去世。對我而言，這是很困難的，因為我睡眠時間不多。但是，我總是用心地作晚禱，假如我有心血管疾病，那是致命的





病呀！

或許我會吸入某些致癌物質而終究面臨長期病痛之苦，最後在痛苦中去世。我曾經想將自己殯葬禮的講道詞製作成錄音帶或將自己面臨長期病痛的種種考驗製成錄影帶，並穿插三、四段在生病末期時所講的道理，我可能將它命名為「來自彼岸的問候」，對那些垂危的人而言，這無疑是一件小禮物，他們可能會感激有人能誠實的告訴他們即將發生的事。

請為我祈禱，我不要太快去世，好能完成這項任務。一卷有關死亡的錄影帶對垂死者的幫助遠超過談論天氣、或國際情勢。由於我們的文化如此畏懼死亡，因此，我們喜歡談論其他事情。有人已命在旦夕，而我們卻在談論明年要發生的事。面對眼前的事實吧！這人明年已不在這裡了。

你或許認為我在開玩笑，然而在宗教信仰虔誠的時代裡，大家公開的談論死亡。甚至到聖女小德蘭時代，有些人將已去世的心愛者的名單給臨終者，請他到達彼岸時，代為問候。我自己也曾這樣做過，當我向一位垂死的友人說話，我只說：「當你到達彼岸時，請替我問候我的父母親及庫克樞機主教」這類的話。

最近我向一位面臨死亡的主教說同樣的話。五年來，我不斷的問他：「鮑伯，你怎麼樣？」他千篇一律的回答都是：「為一名即將死於癌症的病人，真太棒了。」最後，當他臨終時，我對他說：「當你到達彼岸時，請替我問候一些人。」

不要把死亡想成是毛骨悚然的。它就要來了。生命中許多事比死亡更糟。死亡可以是很安詳的睡眠，甜美的渡到彼岸。你最後一次閉上眼睛，而你卻在永恆中張開它們。為何擔憂？為何害怕？人的本能是退縮，而我們的信仰應該幫助我們面對，且勇往直前。

通往天堂的大道

我們年輕時，只想到眼前的事務，當我們年事稍長後，我們的思想便轉向未來。凡是面對過許多痛苦、困難、失敗及挫折的人常常舉目注視永恆，在其中獲得安慰。

你知道多少人死後確實進入永生了呢？我仍清晰記得最後一次在庫克樞機狹窄的睡房裡探望樞機主教瀕臨死亡的情景，我是要去安慰他，反而是他安慰了我。他把自己生病的最後這時期視為「充滿恩寵的時間」。當時，他已不能站立，雙手發黑，我們談到許多事情，尤其是那段他公開受人抨擊的時候，他只是淡淡的說：「錯在我，我沒有使別人了解我。」

這位聖善的樞機主教以平安、幽默及不斷的祈禱來接受死亡，為他聖善的生命劃下最圓滿的終點。樞機主教已作了妥善的準備，在過去的十五個世紀裡，他的祖先深信耶穌基督將引領我們走過死亡之門，他的信仰建立在堅固的基礎上。

兄弟姊妹們，我們都要常常想到我們天上的家，天主從未要我們只注意地上的事務。我





們如何能一窺天堂的光榮情景呢？有一次，帶領一群頑強的船長們作週末避靜，我告訴他們：「你們生活在兩個最好的永恆標記之中，即是大海與天空。」

但是，大海與天空也是有限的。水手都知道，無論大海看起來如何茫茫一片，總有一天要到達陸地。我們通常認為天空是無邊的，但是太空科學家以特製望遠鏡已經看見太空的邊界了，它的確是有界線的。

而天堂則是無限的，誠如聖保祿所說：「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人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二9）。人無法了解天堂究竟是怎樣的。

身為信徒的巴斯噶說甚至那些無信仰的人也會聰明地為天堂打賭，因為天堂是無限的，所以無人會賭輸。即使從數學上看，輸的機率只有萬分之一，你仍可以打這個賭。

聖本篤說隱修生活的目的是為人回到天鄉作準備。對大多數人而言，「家」這個字及童年的快樂時光，可能是對天堂最好的想像。我們盼望回家，誠如孩童回到一個安全的處所一樣。我憐憫那些在童年生活中心靈受到嚴重傷害的人，由於這心靈上的傷痕，他們常常覺得自己無家可歸，有關天堂的任何圖像都不容易出現在他們腦海中。

凡是在現世生活中尋找天堂的人，往往變得痛苦萬分，並且發覺生活是難以忍受的。例如，瑞典的自殺率竟然比世界上最窮國家之一的海地高出一千倍。即使在最貧窮的狀況下，大部分的海地人民都奮力活下去，我所遇見過的海地人都是一些快樂的人。

我常常祈禱，有一天瑞典聖人碧姬特（St. Brigite）能由死者中復活，重返她的祖國，鼓舞民心，重燃對生命的希望。假如我可以選擇住在瑞典或海地，我會毫不猶疑的選擇寧願在海地忍受貧窮之苦，而不願生在富裕的瑞典，面對自殺的誘惑。

我曾經與一些忍耐俗化主義，而又努力在憂鬱症猖獗的社會中，保持信仰之火的虔誠基督徒談過話。假如我有更大的勇氣，或許我願意住在瑞典。瑞典人何等需要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哦！

「天主，祢為自己而選了我們，除非安息在祢內，我們的心便不得安寧。」在我們自己的默想中，應該常常停下來想想自己將往何處，我們的命運為何，我們的目的地在何處。凡願成為完全的人，必須時時注視天主，否則，便會不知自己是誰，並迷失方向。

生命的終極目標便是走向天堂，天主賜給我們每人的奇妙救恩，唯有在天堂永恆的光榮中才能展現。默示錄最後幾章裡生動的描繪了最後在天父的家園裡的情景：

隨後，我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與先前的地已不見了，海也沒有了。我看見那新耶路撒冷城，從天上由天主那裡降下，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我聽見由寶座那裡有一巨大的聲音說：「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要作他的人民，他親自要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天主，





他要拭去他們眼中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廿一！：4）

接著，若望又描述一條由羔羊寶座前流出的生命之河，我們都可暢飲河中之水。我們不需要辛勤耕作，便可採食生命樹上豐美的果實。我們不要拖著病弱的身體去求醫，只需伸手摘取能治病的樹葉；我們不再聲嘶力竭地號啕大哭，而日日朝拜、讚美生活的天主；我們不再躲藏在罪惡黑暗中，而能站立在我主永恆的光明中。



天父，祢的永恆是人類心中的光明，雖然，我們愚昧地設法麻痺自己，但是每一天的結束都提醒我們正向著生命的終站接近。每當生活困苦或幾乎無法活下去時，我們便希望進入一個較好的世界，在那裡我們不會因自己的罪而感到挫折。

美善的父，祢從平安喜樂的世界派遣祢所愛的聖子來到這危險、辛勞、死亡的地方，為

要召叫我們。祢要祂背負我們的重擔，忍受苦痛，甚至死亡。我們——祢的叛逆之子全心信賴祢，信賴祢藉聖子所顯示的令人驚訝的仁慈。

父啊，在我們的生命結束後，請帶領我們回家，帶領迷失的羊回歸羊棧，並召喚那些在途中掙扎不前的羊。請為我們打開天上聖城的門，使我們在走到生命旅程的盡頭時，能抬頭仰望它的榮耀光輝。開啓我們靈魂之眼，好能一窺眼、耳、心靈、無法接納的天堂實體，使我們在跟隨耶穌，祢的愛子的道路上不致跌倒，唯有祂知道那條路，唯有祂能為我們打通那條路。阿們。



萬民四未

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國家攻擊國家；將有大地震，到處有饑荒及瘟疫；將出現可怕的異象，天上要有巨大的兇兆。（路廿一 10、11）

現代最有奉獻精神的基督徒之一便是謙遜的法籍神父聖若望·維雅內（St. John Vanney），這位能力有限的謙謙君子於十九世紀初重燃了法國人民的信仰之火。

由於雅維內天資有限，在勉強通過神學院的考試之後，便被派往一處面臨衰落的堂區，因為到教堂的信徒寥寥無幾。這位單純的信德之人只做了一件他認為有效的事，即是：他開始祈禱，由於他的熱忱祈禱，沈寂的堂區開始起死回生。





漸漸的，這位司鐸的聖德傳遍全法國。他忙碌不已，常常受到來自精神及敵人的攻擊。為接運成千來聽他講道及赦罪的人，必須在亞爾斯村修建一座大火車站。維雅內一生度著補贖與謙卑的生活。他甚至請教區神職人員簽署一份反對他過高知名度的文件。

當維雅內瀕臨死亡時，醫生告訴他只有半小時可活，他回答說：「我雙手空空的走到主前。」

他的一生都在熱忱、祈禱為天主服務中度過，而他仍視自己兩手空空，把自己交託在天主的仁慈中。維雅內直覺地感受到天主絕對的純潔和神聖，天主是神聖的，因為祂不同於我們，超越我們，是我們無法知道或完全了解的。

聖人意識到神聖天主的絕對性，因此，他們嚴肅的面對萬民四末，即天堂、地獄、死亡、審判。當聖人自認自己不配接近至聖的天主時，而大多數的人卻認為自己似乎可以在天使的歌聲中走進天堂。在本書即將完稿之前，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即是：在與未來的我的關係中，我究竟是誰？

收支平衡

一位來自非洲的傳教士曾告訴我一段：關於埋葬一名皈依天主教的信友，而其妻子卻是

新教宣道師的事蹟。當她來參加葬禮時，主禮司鐸請她說幾句關於亡夫的話，她立刻站起來，向大家宣佈說，以她的觀點來看，認為自己的亡夫已經下地獄了，並且天主還要懲罰他，說完，便走出出教堂。

她的公開宣稱使眾人驚訝無比，不少的人憤怒不已，因為她對自己丈夫的皈依所知不多，或至少並不讚賞他成為天主教徒。但是我要為她說的是：她嚴肅面對死亡及其奧祕性。凡參加這名信徒葬禮的人永遠不忘記當天所發生的種種。

我們都需要嚴肅地面對萬民四末——天堂、地獄、死亡、審判。許多人說我太落伍。我並不因此而擔憂。其實，我可能已經走在時間的前面了，提出未來我們要面臨的狀態，基督徒未來情況將如何，這不是一種令人振奮的思想嗎？

雖然任何在不好不壞家庭中長大的人可能自幼就由父母學到一些正義的觀念，但是，我們的正義意識並不強。無論人類的正義與不正義是否能以當時自己的傾向來定，通常我們都知道什麼是正義，也能辨別什麼是不正義，除非我們一時糊塗無法分辨。

天主的正義不能與祂分開，天主便是正義，正義是祂的本性。祂在世上所造的一切都反映祂的真實存在。當我們觀看受造物時，能在它們身上看到物理與化學的定律，科學便是建立在這基礎上。

不久之前，我讀到一篇有關萬物受造那一刻的科學報導，文中舉出最初的物質並不是我





們所熟悉的那種，那時，連原子也尚未存在。一群物理學家已堅信現在的物理定律早在物質受造之時就已存在了，由此可知，天主按一定規律創造了世界。

同樣，天主有自己的正義。今天世界上，正義的榜樣已寥寥無幾，正義的行動也少之又少，因為我們對正義沒有清晰的觀念。當罪犯被告知他們要向社會償還所欠之債時，竟然感到驚訝不已。他們並非對社會有所虧欠，而是對正義虧欠。

在最後審判之時，天主的正義便要呈現在賞罰之上，不要輕看這點。主耶穌曾說：「主的日子，將如夜間盜賊一般來到」（得前五2）。聖經警告我們不要被表面的平安寧靜所騙，但要清醒警覺。

耶穌描繪了最後審判的情況是這樣的：到那時，世界上的所有國家、民族都要聚集，天主主要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般，把他們分開（參閱瑪廿五32）。

在最後審判的比喻中，耶穌也明確要求我們對貧窮及困苦者的愛德。祂將對右邊的人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瑪廿五34,36）

我曾經聽過一則有關一名富翁死後來到天堂門口的有趣故事。聖伯鐸對這名富翁說：「看看你的記錄，你是一名富有的人，但是，你一輩子不曾施捨過任何財物！他自我辯駁

說：「等一等，當我唸六年級時，我奉獻一毛錢給傳教區。」

伯鐸對這件事毫無印象，「等一等，我要問問聖邁可。」因此，他把邁可叫過來，說道：「嗨，老邁！這小子說他在讀六年級時，拿了一毛錢給傳教區，僅限於此，我們要怎麼辦？」聖邁可回答說：「把一毛錢還給他，告訴他到地獄去。」

聽完後我們可能笑一笑，但是，總有一天，事情會很嚴重的。在我詳細說明地獄之前，我先要說清楚我們接受審判，因為天主是正義的，祂不僅實行正義，祂自己便是正義。我們必須為正義服務，天秤必須是兩邊等高的。最後審判反映了天主的特性。

我們的一言一行都記載於生命冊上，或許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帳目，但是，此刻或在臨終時，我們自己就是這本生命冊上的每筆帳目。天主將以祂的正義之眼觀看我們，並轉瞬間分辨我們的心思念慮。不要以為在最後審判時，天主需要計算機來計算我們的帳目。

幾乎所有宗教都相信，無論在何處，人在生命末刻時，都會受到至高之神的審判。在耶穌許多的比喻及教導中都嚴肅的提到這項真理，準備好吧！死亡將如夜間盜賊一般來到。假如家主知道盜賊何時來到，他必定做好準備，假如僕人知道主人返家的時間，他們必做好準備。聖經常常告訴我們要準備好，因為我們不知道主耶穌何時再來。天主呼叫我們要準備好，並且也幫助別人準備好，願天主以豐富的恩寵幫助我們做好準備。





天主的仁慈

大約兩年前，一名自稱在六〇年代曾經是司鐸的男士打電話跟我約時間，要與我談話。我訂出了時間，並歡迎他到我們的退省院來。這名男士不僅離開司鐸之職，而且已有多年離開教會和宗教信仰，他心中充滿憤怒，不願再提這一切事。或許，他認為他不僅是受父母的慫恿，而且是受他所生長的環境的影響才去當司鐸的。

令人驚訝的是，追求靈修生活的召叫突然開啟了他的靈魂，對自己未能善用自己的生命及才華深感愧疚。

當這位離職的司鐸向我述說有多少告解沒有聽、多少證道沒有講、多少彌撒沒有奉獻時，他幾乎無法克制內心的悲痛。我的心中也充滿悲痛。我看見他陷入極深的痛苦中，能減輕他痛苦的話語也是少之又少的。然而，我只能講一句他能了解並能重建他的未來的話，那便是天主的仁慈。

我們用很長時間談論人都需要天主的仁慈，我向他說明天主教會深信天主的仁慈，並給他一本有關天主仁慈的教會文件。從此之後，他在靈性上能再成長，並且相信天主的仁慈已在他生命中作工。

假如沒有天主的仁慈，我們會在這裡呢？雖然，我已經多年身為司鐸，證過無數次的

道，聽過許多告解，經常奉獻彌撒，但是，請相信我，我知道，我與這名離職的司鐸一樣需要天主的仁慈。

天主的正義與天主的仁慈是共存的。天主的愛與憐憫並未消除祂的正義，相反的，卻相輔相成。假如耶穌基督為人類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事蹟，不是出於天主的仁慈及犧牲的愛，則我們因原罪而受到的創傷，便絕無癒合的希望。

因著亞當，我們都陷入罪惡中，而藉耶穌基督，我們都得救了。或許，我們得救的代價，可以用較為便宜的方式償付；其實，如同所有的人一樣，基督並不要以死來拯救人類，他希望以轉變人心的方式來拯救世界，他嘗試許多方法，甚至以奇蹟來改變他所遇到的猶太人及外邦人。

天主聖子降生人世的決定，要求他成為完全的人，經歷人類的經驗及痛苦。耶穌並沒有與天父談妥：假如無論他如何盡心盡力，而事情仍不成功，人心依然頑固時，便可免一死的附加條件。

瑪利亞也並非知道自己日後要以天國之后的身分坐在耶穌右邊，才答應懷下基督的。瑪利亞對天主的服從，反映了她不惜任何代價完全臣服於天主的旨意之下，她相信天主會賜給她必要的恩寵。

願意降生成人的宏願，使耶穌走上了十字架，雖然那是一種慘烈的死亡；但是，天父對





人類的愛並未抓住自己的兒子緊緊不放。

天主對人的仁慈，清楚地顯示在十字架上，天主聖子耶穌基督降生人世，飲下人類痛苦的爵杯，要耶穌付出生命代價的不是天主，而是會腐朽的人類。正義又仁慈的天主欣然接受這項使命，以生命作為罪之贖價。

天主的仁慈，使得基督擔負起人類生命中的軟弱與痛苦。無數次，我在紐約看見兒童無辜死去，毒品、暴力及貧窮扼殺了他們悲慘的生命。麥可和他的兄弟在母親遺棄他們之後，來到兒童村。雖然，他們的父親願意盡全力照顧他們；但是，終究不能取代母親。

麥可在兒童村表現極好，終於可以回家，並準備上學。但是，有一天，不知為何原因，麥可服下大量毒鼠藥；幸好他年輕，急救後保住生命，最後出院回家。

幾天之後，麥可偷了一支手槍，跑到大街上，在行人中，身材高大的他看起來像成人，他瘋狂的在行人中揮動著槍。一名警察開槍將他擊斃。當這名警官知道自己射殺了一名青少年精神病患後，心中痛苦萬分。麥可具有虔誠宗教信仰的父親原諒了他，因為他已盡力而為了。

當我在教堂裡站在麥可的棺木旁時，心中驚訝無比，低頭俯視仍是孩童的身軀，他曾經做過我的輔祭，曾經是歌詠團的一員，看起來他的前途光明一片，但是，世間的生命，已經是他永遠得不到的了。

我相信，對那些可憐、受騙的青年的行為，耶穌會說：「父啊，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些孩子出生在人間地獄裡，他們幾乎沒有再生的機會。

耶穌為麥可而死。當我們讀到富翁與乞丐拉匝祿的比喻時，便容易了解這些。富翁死後在陰間受苦，他呼求亞巴郎可憐他，然而，亞巴郎對他說：「孩子，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福，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現在，他在這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隔著一個巨大的深淵，致使人即使願意，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來也不能。」（路十六 25、26）

由於一滴涼水都得不到，這位富翁請求亞巴郎派遣拉匝祿去警告他的兄弟們，否則他們也會來到這痛苦之地。主耶穌以先知的口吻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他們也必不信服。」（路十六 31）耶穌確實從死者中復活了，然而，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仍不相信他、信從他。

從有人類開始，天主的仁慈便已看到墮落的世界有朝一日將獲拯救。天主的仁慈不斷肩負起這墮落世界的重擔，使我們能長駐於此。天主的仁慈使聖子降生人世，使他能在这个世界上彰顯天主的憐憫。他死於十字架上，是天主仁慈的最終極表達。

就是因為天主的仁慈，我們才能對永生抱有希望。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們都需要天主的仁慈與寬恕。失敗、輕忽、迷失、屢次犯罪，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要完全依靠天主的仁





慈。很多人憤恨天主，怨恨生命，痛恨教會，只要他們體驗並接受天主的仁慈，情況便會改變。

有一次，我看見一輛色彩鮮豔、年輕人開的汽車，其保險桿上的貼紙，有這樣一句話：「生命如可朽之物——用完後，你就死了。」這幾個字使我能猜到的是，這名年輕人內心深處的失望、孤獨、空虛及缺乏信仰，他們認為人死後便無處可去，死亡便是生命的終結，歸於腐朽。

世上生命本是痛苦的，假如我們都能付出更多的憐憫與寬恕，世界便會截然不同了。然而，天主的仁慈如同一條生命的長河，在這黑暗世界中，使我們心中充滿信心與希望。

通往地獄的平坦大道

審判在此生即已開始。通往天堂的路是屬天的，通往地獄的路是屬地獄的。你幾乎可以看到纏繞在人身上的鍊子，當人愈緊抓著自己的財物不放時，這鍊子便愈長，且纏繞得更緊。

最近，我為一件特殊案件向一名身價三億的男士請命。他很高興，並且似乎很友善又風趣。我的請命需要付一小筆費用，他的一位朋友告訴我，這名億萬富翁在金錢往來上是一清

二楚的。

他曾想要捐款，但是，卻從未採取行動，然而，他誠懇地對我說：「我不得不賺錢，其實，我不需要錢，我不想要錢，我幾乎不可能使用我擁有的錢財。我已老了，早就該退休了，但是，我不得不去賺錢，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不要把這些錢財留給我的家人，因為他們會任意揮霍。」這名富翁頸上帶著一條無形的金鍊子，如同奴隸的鍊子一般。

哦，致命的貧窮啊！他沒有說出來的是，他無法再拿出任何錢了。他曾經很慷慨，但是，錢卻控制了他。

曾如主耶穌所說的：「富人進天國何其難也。」假如，你不是富翁，就感謝天主吧！你已經免除了生命中最大的困難之一，最重的十字架及最後審判時最大的危險。

《默示錄》描寫了與天堂福樂相反的景象，即是那些遠離天主者的下場：「可是，為那些怯懦的、失信的、可恥的、殺人的、姦淫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以及一切撒謊的人，他們的地方是在烈火與硫磺燃燒著的坑中，這就是第二次死亡」（默廿一8）。

對那些面對這不確定的、更令人恐懼的「二次死亡」者而言，死亡並非逃避。天主的審判包含下地獄的可能性。人的本性常不願思考這可怕事實，在我參觀納粹黨在大橋（Dachau）的集中營之前，自己也不容易去想有關地獄的種種。

我堅決向邀請我為隨軍司鐸的司鐸表示，我想要參觀多位友人曾受折磨的集中營。目





前，大橋集中營的原址已成為寧靜的歷史紀念地。矗立在原地的三座教堂——分別屬於基督新教、猶太教、天主教，使人想起發生在這人間地獄中的悲慘事蹟，並提醒我們以祈禱阻止這類不人道的事再度汙染地球。

在三座教堂的後面是一座聖血修道院，住在其中的是德國加爾默羅隱修會的修女，她們的臨在為大橋之地覆蓋上神聖祥和的光輝。修道院的鐘樓曾經是集中營的槍砲塔。當我們憶起曾經在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並聆聽修女吟唱讚美詩之時，天堂與地獄似乎都近在咫尺。

在大橋博物館的牆上，掛著犯人遭酷刑而死的照片。其中一些甚至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扭曲的雙臂承受那已無生氣的軀體。這些照片足以使我相信地獄在人的心中，不是在那些被酷刑折磨而死的犯人心，而是在主導酷刑者的心中。照片中可以看到這些男女衛兵恥笑受刑人，其中一張照片是一群衛兵與一隻德國警犬，正愉快地喝著啤酒，照片下的標題令人心酸：「如今，他們都在何處呢？」

更恐怖的是，以大橋集中營的犯人來作殘忍人體實驗的醫師毫無表情的臉孔，有張照片顯示幾名醫師將一名男犯人凍死，他們冷靜的將結果記下。

假如你詳查過許多受盡折磨的犯人的生命歷程，你常會發現，他們曾遭到嚴重的殘害，對我而言，那些以殺人方式誤入邪惡之道的人，比這些慘遭酷刑的人，更代表地獄的可怖。大橋集中營裡的醫師，其生活比一般人優渥，他們在備受尊敬的家庭中長大，接受良好的教

育。

許多拒絕基督的人沒有受到什傷害，但是，卻願意利用別人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魯益師（C. S. Lewis）的經典之作《大榔頭寫給蠹木的煽情書》（*The Screwtape Letters*）闡述了撒彈用來攻擊及擄獲人的心理武器。作者在書中也生動的描述了在地獄中，人要償付罪的贖價。

相信有地獄的存在並不困難，但是，你可能不了解的則是地獄竟然是天主仁慈一部分。天主沒有造地獄，天主不能造任何不好的東西。地獄是那些遠離天主、躲避天主的人永遠停留的地方。

聖女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告訴我們一個到地獄中去把一個靈魂拉出來，送到天堂的比喻。受盡苦刑的靈魂是否跑到天主台前，感謝祂的援救呢？沒有，相反的，靈魂在痛苦中呼喊說：「請把這名瘋子趕出我的生命，好嗎？我在地獄裡已經夠痛苦了，現在，她把我帶來這裡，教我知道自己所失落的，現在我更加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

當我們嚴肅想到自己要喪失永恆的生命時，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甚至耶穌也以令人害怕的方式講論地獄。中世紀藝術家及作者把地獄描繪為奇形怪狀，恐怖無比的地方，這完全曲解了地獄的原意。今天我們對地獄的強調多偏向心理及身體上的痛苦，即是永久性失落的痛苦，這種比較有很大的偏差。地獄的苦是人永遠無法了解的，而要由經驗才能體味出來。





我向你保證，你不會無緣無故地便下地獄了，那些下地獄的人都沒有意識到，其實他們每天都做了下地獄的決定，這不是偶然發生的；他們只是在自我愚弄罷了，他們終將遭到最後否決。

末日已近

耶穌明確提出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日子將要來到；當審判之日來臨時，目前的世界就要毀滅。祂警告我們將要發生的災難，但是祂也向我們一再保證祂的最後勝利：「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威能及莫大光榮乘雲降來。這些事開始發生時，你們應當挺起身來，抬起你們的頭，因為你們救援近了。」（路廿一 27, 28）

世界末日離我們每人都不遠，當那一天來到時，基督將要來審判世界。我們不知道這一切將何時發生，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是否我們會遇到這場可怖的災難。主耶穌說，就是連天使也不知道那日子。

對每個人而言，世界末日的來到比我們所料想的要快。或許，醫生告訴你一件意外的消息，你的檢查報告是負面的，你知道自己只有幾個月可活，心中頓時悲傷無比。你昏昏沈沈地走出醫生的診療室，對你而言，世界末日即將來到，而周遭的人卻一無所知，他們一如往

常，在你眼前來來往往，只顧自己的事。

你的朋友假裝沒什麼不對勁，他們會對你說：「放心，不會有事的。」這句話可以轉換為：「不要拿你的問題來煩我了；我自己的困難已經夠多了。」或者他們說：「哦，今天天氣真好！」這句話表示，他們或許真的關心你，但是不知道如何表達，這也是他們未能立刻來看你的原因。

許多人不去探訪垂死的人，只因為他們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們不喜歡別人的痛苦干擾我們短暫的生命。有些人可能在前往劇院看戲的途中，順便在殯儀館短暫停留一會，向家屬客氣地表達哀悼之意，然後匆匆離開去享受快樂的夜晚。

就在某天晚上，我去參加某人的守靈禮，死者的一位親戚對我說：「神父，跟我們一起去吃披薩吧！」這就是生命。在參加完守靈禮後，回家的路上去吃披薩，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是當你是一名垂死的人時，你會說：「這些人怎能繼續向前走，而我卻要就此打住了呢？」因為，對你而言，世界或許就在幾天之內就走入末日了。

那正是你應該抬起頭來的時刻了。除非你勇敢的正視死亡，否則生命只是痛苦、空虛、毫無意義的一場遊戲罷了。

作為一名心理學家，我相信許多精神及情緒方面的困擾都來自對死亡的畏懼。人用力抓住生命中不足為奇的事物，因為他們害怕自己活得不夠久。權勢、金錢、享樂，甚至虛幻的





安全感，讓人覺得這一切都可以延長自己的生命。耶穌警告我們憂慮並不能延長我們的生命（路十二25）。

雖然很多人害怕生命中的種種遭遇，但是，他們更害怕死亡。許多人怕生也怕死。聖人告訴我們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來看死亡。聖方濟說：「主啊，我為我的死亡姊妹讚美祢。」聖奧斯定哀悼自己好友內布提烏斯的死亡，說他已經與天主在一起了：

他現在生活在那裡。為這樣一個靈魂，能有其他更好的歸宿嗎？他生活在那裡；關於這個境界，他曾向渺小愚昧的我提出許多問題。現在他已不再側著耳朵靠近我的口邊了，現在他的超出凡塵的口舌盡情暢飲著祢的靈泉，吸取祢的智慧，度著永無止境的幸福生活。但我想他不會沈沈醉去而把我忘卻，因為他暢飲了祢，而祢是始終顧念著我們的。（《懺悔錄》卷九3）

令人驚訝真理便是，基督徒死於基督內，那便是我們救恩的光輝。每一名在督內獲得新生的信徒，都有參與主基督光榮復活的堅定希望。當世界末日來臨時，我們將要復活，就在眨眼之間，我們都要改變。

願我們以行為表達這種希望。願這希望在生命的黑暗時刻裡支持我們。願這希望照亮我

們的怨恨、痛苦及悲傷。願我們在主耶穌基督內保有這份希望，祂對我們說：「忍耐吧，我就要來了。」

街上的兒童

我們會院的隔壁，有一棟由一些我所見過最窮的人共同居住的破舊房屋。廣大的紐約市遠在他們的世界之外；他們所知道的就只有發生在鄰里間的暴力事件及犯罪行為。在我們的聖方濟中心開辦之前，孩子們都在街上玩耍，其中少數幾人的父母死於愛滋病。這些孩子們似乎不覺得自己很貧困，他們活在貧窮的邊緣上。當我由樓上看見他們在下面台階快樂的玩耍時，我感到這些兒童變成了人類的象徵。人的生命是在生與死、時間與永恆、天堂與地獄之間擺動著，我們都走在生命的旅途上。我們是否已經了解這一點了呢？

放下我們自己的資產，我們與這些兒童無異，不知道自己正處在窮苦的命運中，我們與他們一樣的無助，一樣的不安全。忙碌的工作占用了我們的時間，家中推滿了使自己快樂的器具或玩具，就如同街上的一景一物引起兒童高度的興趣一樣，而我們都忘了這一切都要過去。

教堂尖頂上的聖亞達伯 (St. Adalbert) 由高處俯瞰這群正在玩耍的孩子，幾乎有一百年之





久，這座殉道天主教的塑像一直矗立在這不斷改變的鄰里間。這座石像使我想起天主教在靜靜的觀察人的生命：喜樂與痛苦，幸福與失望，生命與死亡，誕生與謀殺。這是一條令人驚喜的街，花樣百出。但是，畢竟石像的雙眼，與靜靜注視人群，並進入人類生命的天主的雙眼，是有很大的區別的。若無天父的關愛，沒有一隻麻雀會掉落在地上。天主的真實性遠超越人的時間，誠如聖奧斯定所說，雖然我們看不見祂，但是祂卻關心我們每一個人。

假如天主流出眼淚，我們的右鄰左舍，我們的城市，甚至整個世界都將被洪水淹沒。天主沒有哭，因為祂氣定神閒；但是祂以憐憫之心，派遣祂的子來與我們一同哭泣，甚至拯救並醫治那些迷失的人。

這便是信仰與希望的奧祕。祂以自己聖子的誕生、在世的生活、受苦、死亡、復活及第二次的來臨召叫我們。祂在困難中鼓勵我們，在痛苦中堅強我們，在恐懼或失望中給予我們勇氣。

我看不出生命的意義，甚至也看不到這些在街頭玩耍的孩子們的命運將如何，我找不出自己的痛苦與失敗的意義何在，而有更多的人所受的苦比我更多更大；我能確定的是，死亡將是這一切的總結。但是，信仰的力量使我知道，天主不會遺忘我的。

我必須清理我自己的帳目，每天我必須決定自己是否要服從天主的律法，以及遵守耶穌的教導。或者我要順從自己的私慾，為所欲為。如此，我將遠離一切的真实與正義，遠離天

父之家的一切喜樂，進入黑暗之中，在那裡永遠無顏面見天主，永遠逃離天主的愛。

我深深感謝能認識天主對以色列的啟示，及天主在基督身上的啟示。我深深感謝自己屬於這個有缺點的天主教會。基督的聖事使我深受感動，它以純潔超性的光，觸碰這些街頭孩童以及我的生命。成為他們的司鐸及兄弟是何等令人感激！能被這些孩子，這些窮人中的最窮苦者稱為「神父」或「兄弟」，真令人心悅無比。

在面對罪惡時，我們都感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感覺自己面對極貧窮的一群人。至少在有些小事情上，天主使我有幸分享他們的貧窮，事實上，天主的恩寵都在我所愛的每一個人身上——我的家人，修會生活中的兄弟姊妹，我所服務的窮人。我對天主只有一個要求，即是，讓我們大家都得救吧！願我心愛的人及朋友，批評我的人及敵人，富翁和窮人，陌生人及一切在遠方的人都能得救。



主啊，請由天降下，把我們帶向祢。抑制我們的邪惡傾向，使我們的心能向美善、愛、





寬恕敞開，並完全實踐祢召叫我們逐漸相似祢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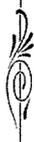
耶穌，我們的主，請以祢被鐵釘穿透受傷的手敲開我們緊閉的心門，把我們從生命的街道上喚回來。在迷惘中請指引方向，在這痛苦的旅途中，請照顧我們。主，請與我們一同留下來吧，因為夜已來到，黑暗已籠罩了大地。

願祢的聖神以天主的治癒之恩及超過我們所能獲得，或所能期盼的力量充滿世界，使我們自己、我們所愛的人及全世界都能得救。阿們。

跋 偉大的治癒

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一座幽美而有祈禱氣氛的本篤會修院完成這本書，當時，也在為文生會會士及一群窮人服務的熱心信徒講幾次避靜道理。在這些參加避靜的人中，我注意一位先天的禿頭青年，在他的光頭上有明顯的腦部手術留下的疤痕。早晨，我們兩人常在餐廳共飲一壺咖啡。

艾迪·波恩（Ed Bonn）是一位爽朗、外向、活力充沛的青年。在那幾天安靜的時日裡，他告訴我：十多年前，當時他還是青少年便得了惡性腦瘤，雖然他是名符其實的天主教徒；但是，他也是典型的世俗追逐者。當他得病之後，很快的，他的朋友都離他而去；頓時，他的未來似乎一片茫然，但是艾迪以深刻的信仰，建立一項以聖經及教會傳統為基礎的青年工作。他提出簡單而又具震撼力的信念，就是為青少年及成年人得救的真理，他將自己的信念





寫在一名名為《了解生命並活下去》的小冊子中。諷刺的是，這本小冊子竟出於一名患有腦瘤的青年之手，因為他的生命已面臨極大的困難。其實，艾迪的腦瘤去年又復發，並且接受化學治療，但是他仍然活力充沛。

當我們坐在清晨的餐廳裡時，艾迪以平靜、真誠的語調敘述他的故事，我發覺自己面對極大的痛苦與極深的信仰，心中充滿無比的驚訝！信仰的真理，以其慣常的、不可言喻的方式呈現眼前。痛苦是生命中的一個大問題。痛苦的本身只是生命的副產品，是脆弱的存在及受傷的本性留下的後果。但是，它卻成為培養信仰、希望及愛的好機會。每當痛苦出現時，我們會問「為什麼」，但是，我們必須準備著去聆聽如問題本身一樣奧祕的答案。對於痛苦的解釋一如暴風雨之後透過烏雲的遙遠陽光，給予我們一些答案，但仍然帶有奧祕的色彩。

艾迪對自己的狀況不存任何幻想。我們談到他將死，我將死，所有的人都將死的事實。假如今天他沒有得癌症，他可能比目前更有活力，他以全部的精神把福音帶給青年人，他不是把自己的生命而是基督的生命帶給他們。他告訴他們基督的傷痕如何神奇的治癒了我們，一如依撒意亞先知在基督去世前五百年所預言的。我也和無數跟隨基督的人一樣，曾試著以言語表達這項奧祕的真理，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言語是無法克盡此職的。

當痛苦出現在人類生命中時，我們需要轉向救恩的奧蹟，即是十字架的奧蹟。假如我們能有選擇的可能，我們會不斷的提出問題。誠如五傷畢奧神父（Padro Pio）所說：「不斷問

『為何』的這種習慣，已經摧毀了這世界。」或許，我們應該跪在耶穌的十字架前，瞻仰被釘的耶穌。

我的另一位朋友約翰·當斯（John Downs）十五歲時曾因運動傷害而造成四肢麻痺，他是一個信友組織的創始人。對一名活躍的青年而言，四肢的癱瘓無異於終生監禁。

然而，我觀察約翰坐在電動輪椅上督導一個在華盛頓國家禮拜堂所舉行為期一週，有千人參加的會議。日以繼夜，熱烈而虔誠的祈禱，我想，這一週的活動結束後，或許連天主自己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在一篇登載在一家家庭雜誌上的文章裡，約翰告訴我們，像他這樣的傷痕如何被治癒：

單單問為何慈善的天主要允許罪惡的發生，是不能使我們了解痛苦的意義的，而是要謙遜的接受一件事實，即是：不僅一位慈善愛人的天主允許痛苦的發生，而且，藉著痛苦這件禮物，人能真實的活著，敗壞墮落的人性也得以提昇。特別是，痛苦能幫助我們培養真正的人性，藉著知識及接受我們的受造性，擺脫罪惡的人性；由於天主是愛，我們也成為愛而被愛的人；度一個與天主結合，更屬靈、更具默觀性的生活，這是天堂的生活，是我們被造所要度的生活。

一個受苦的人能發現的事，便是他是受造的，並完全依靠天主；他不是自己命





運的主宰。藉著痛苦、依賴天主、自我克制，他學到自己是受造物，而不是天主。藉此，我們為靈性生活奠定穩固的基礎，即是與天主結合的生活，就是謙遜的生活。

誠如所有的啟示真理，救恩的真理必須藉天主的恩寵才能在靈魂上生根、成長。救恩的真理終究是一個奧蹟，我們必須在生活中予以實驗，而不僅在理性上去了解它而已。對救恩真理有興趣但卻不相信的人，心中的領悟如浮光掠影，轉瞬即逝，就如一個人觀賞一幅耶穌被釘十字架或復活的名畫時，心中可能激起短暫感動一樣。信仰膚淺的人，由於掛慮生活所需，只是表面接受救恩的真理，一旦面臨生命的困境和人生的苦痛時，或許才真正接受這真理。凡是以祈禱的精神追隨基督，願意成為祂的門徒的人，不論失敗及不斷地跌倒，將會在成功與失敗中，在喜樂與痛苦中，在生與死之中找到通往圓滿生活的真正道路。誠如聖奧斯定在其講道中所寫道的：

教會所宣講的基督不是有世間財富或頭戴金冠的基督，而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當基督的門徒首次把祂介紹給少數信徒時，祂受到眾人的辱罵。然而，藉著十字架的力量，瞎子看見，跛子行走，癲瘋病人痊癒，因此，所有的人都知道瞭即使在上世所有的威武強權中，沒有一種力量能勝過天主謙卑的力量。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癒我原傷／葛羅謝爾（Benedict J. Groeschel, CFR）著；
譚璧輝 譯

--初版--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5〔民94〕

面；公分

譯自：Healing the Original Wound: Reflections on The
Full Meaning of Salvation

ISBN 957-546-531-8(平裝)

1. 天主教——靈修

244.9

94006694

癒我原傷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葛羅謝爾（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譯者：譚璧輝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250 元

光啓書號 205272

ISBN 957-546-531-8

為什麼？為什麼我們不能生活在一個較為「平靜、無風暴」的世界上呢？
天主彰顯祂驚人的能力時，是否沒有想到或憐憫世上的居民呢？
天主能否以其他方式達到祂的目的呢？

關於生命的絕對意義，我們該問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我們能得救嗎？」從事實看來，你、我，這個世上的任何一個人，無不生活在痛苦之中，只是時間長短和程度上的差異罷了。單單問慈愛的天主為何允許罪惡的發生，是不能使我們了解何謂痛苦的，而是要謙遜地接受一件事實，即是：天主並不只單純地允許痛苦發生，更是藉著痛苦這件禮物，讓人類能活得更真實，受原罪之累的敗壞人性也得以提昇。更重要的是，痛苦能幫助我們培養真正的人性，藉著知識及接受我們是受造物的事實，脫離罪惡的人性。

很久以前，聖奧斯定便寫下：「啊，富人，你一無所缺，但你若沒有天主，你就一無所有。啊，窮人，你一無所有，但你有了天主，你便一無所缺。」我們都渴望更接近天主、更認識天主，也更希望知道我們得救的可能性。在本書中，作者分享了許多個人經驗，以及對救恩真理的看法。救恩的真理是一個奧蹟，我們必須在生活中予以實踐，而不僅僅在理性得到了解而已；一旦我們願意以祈禱的精神永遠追隨基督，願意成為祂的門徒，我們才能在成功與失敗中、在喜樂與痛苦中、在生與死中找到通往圓滿生活的真正道路。

ISBN 957-546-531-8 \$250



9 789575 465315 0 0 2 5 0

光啓書號 205272

定價 250元